



欧仁·鲍狄埃

北京人民出版社

K835.652/1

欧仁·鲍狄埃

《欧仁·鲍狄埃》编写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85306



北京人民出版社

685306

欧仁·鲍狄埃

《欧仁·鲍狄埃》编写组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0,000字

1978年7月第1版 197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102 定价：0.38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4)
(一) 贫困的家庭和苦难的童年	(4)
(二) 七月革命的小歌手	(8)
(三) 劳动群众的“少年诗神”	(12)
(四) 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18)
第二章 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26)
(一) 1848年革命的街垒战士	(26)
(二) 同敌人和病魔顽强搏斗	(30)
(三) 用诗歌作工具的宣传活动	(34)
(四) 迎着第一国际的曙光前进	(41)
第三章 为建立巴黎公社而斗争	(50)
(一) 参加伟大的3月18日起义	(50)
(二) 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	(60)
(三) 鞠躬尽瘁的人民勤务员	(66)
(四) 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70)
第四章 为保卫巴黎公社而战斗	(77)
(一) 参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77)
(二) 在公社保卫战中英勇奋战	(84)

(三) 《国际歌》在革命烈火中诞生	(91)
(四) 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 《国际歌》初稿	(99)
第五章 流亡国外,投身国际工人运动	(105)
(一) 在革命导师的关怀下	(105)
(二) 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	(112)
(三) 前进在巴黎公社的道路上	(119)
(四) 向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宣战	(127)
第六章 返回祖国,继续奋斗	(132)
(一) 用诗歌召唤革命的风暴	(132)
(二) 加入工人党,坚持革命路线	(138)
(三) 高举巴黎公社的红旗	(142)
(四) 暴风雨中的劲松	(147)
第七章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55)
(一) 《革命诗歌集》的出版	(155)
(二) 《国际歌》发表稿	(161)
(三)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67)
(四) 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73)
第八章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180)
(一) 给《国际歌》插上音乐的翅膀	(180)
(二) 《国际歌》传遍全球	(187)
(三) 神州大地的革命风雷	(195)
(四) 为捍卫《国际歌》而斗争	(200)

前 言

举世闻名的《国际歌》诞生一百多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歌》传遍了全球，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革命战歌，团结和鼓舞着亿万劳动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革命的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都十分重视和高度评价《国际歌》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列宁称《国际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毛主席指出，《国际歌》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亲自倡导和指挥我们学唱《国际歌》。1976年10月初，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10月22日，新华社重新发表《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三首革命歌曲。为了更好地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国际歌》的教导，了解《国际歌》的内容及其意义，并纪念《国际歌》作者、无产阶级的杰出战士、优秀诗人鲍狄埃逝世九十周年，我们编写了《欧仁·鲍狄埃》这本书，简要地介绍这位工人诗人、革命战士光辉战斗的一生，以及《国际歌》诞生、发表、谱曲和传播的历史。

《国际歌》是在欧洲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伟大时代诞生的。当时，马克思主义象一轮喷薄而出的红

日，照亮了无产阶级前进的道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国际的领导下，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迫切需要自己的战歌。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中，在5月的流血失败后的第二天，坚强的公社战士、优秀诗人鲍狄埃创作了《国际歌》，唱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强音。《国际歌》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然产物，它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反映了无产阶级必定战胜资产阶级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作为鲍狄埃的代表作，《国际歌》集中表现了他从事革命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表现了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鲍狄埃创作《国际歌》之所以获得成功，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穷苦朴实的工人，一位优秀的诗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一位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作为工人，鲍狄埃一生受尽了压迫和剥削，终年辛劳，不得温饱。他在生活的道路上与法国工人阶级同呼吸，共患难。苦难的生活，阶级的压榨，解放的要求，促使他和法国觉醒的工人群众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革命者，鲍狄埃一生坚持不懈地同封建复辟势力斗，同资产阶级斗，同机会主义斗。鲍狄埃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他成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作为诗人，鲍狄埃一生坚持为人民、为革命而创作，他的诗歌充满了时代的气息，革命的哲理，奋发的激情，斗争的波澜。他是十九世纪法国吟唱诗人的优秀代表，无产阶级的杰出诗人。他不愧“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今天，在深揭狠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重温革命导师关于《国际歌》的教导，纪念鲍狄埃，学唱《国际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赢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国际歌》是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有力武器。《国际歌》将继续鼓舞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巴黎公社的教导，参阅了巴黎公社时期的历史文献和鲍狄埃的自传、诗文以及国外有关鲍狄埃诗歌与生平的研究著作。本书大部分材料是由伍铁平同志提供的。先后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伍铁平、王伯熙、周绍珩、冯嘉芳、成立中、蔡富有、黄长著和林书武同志，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师傅冯有新、叶世冰、宋秀清和袁晓燕同志。本书所引鲍狄埃的诗句，一小部分国内已有译本，我们引用或参考了这些译文。其他部分是我们翻译的，经罗大冈先生校订过。对本书初稿，许多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在此一併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77年7月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 贫困的家庭和苦难的童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今天这个伟大革命的时代里，庄严雄伟的《国际歌》已响彻寰宇，传遍全球，激励着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而斗争。每当唱起《国际歌》，我们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我们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缅怀着无数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想起成千上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先驱，想起《国际歌》的作者……

《国际歌》歌词作者，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工人诗人欧仁·艾德姆·鲍狄埃。1816年10月4日，他诞生在巴黎一个贫苦工人的家庭里。

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极其反动的复辟王朝时期。十八世纪



Eugène Cabet

欧仁·鲍狄埃画像(像下的法文是鲍狄埃的亲笔签名)

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封建贵族的波旁王朝。可是，到了1814年，由于拿破仑一世被战败，以沙皇俄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军侵入法国，波旁王朝又在欧洲反动君主们的刺刀保护下复辟了。当沙皇的哥萨克骑兵把王朝余孽送回巴黎后，封建贵族的遗老遗少们便立刻麇集在路易十八的复辟旗帜下，怀着百倍增长的仇恨对法国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不顾连年的战祸已使法国民不聊生，竟悍然要人民偿还封建贵族在大革命中“损失”的财产，肆无忌惮地在穷苦工农身上敲骨吸髓，榨取法郎达几十亿之多。劳动群众在复辟王朝的专

制统治下，不但政治上毫无权利，而且在经济上还要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为了摆脱 1826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又把灾难转嫁给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他们抬高物价，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还大批解雇工人，使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鲍狄埃的家庭，也同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

鲍狄埃的祖父是个裁缝，原来住在凡尔赛，因家境贫寒，为寻求生计，迁居巴黎。祖父悲惨的一生，深深印在小欧仁的心灵里。后来在一首描写裁缝生活的诗中，鲍狄埃刻画了一个老裁缝的形象。这个裁缝终年劳累，为财主们卖命，结果仍然是骨瘦如柴，衣不蔽体。裁缝的遭遇，是鲍狄埃的家庭贫困生活的写照，是千千万万受尽剥削的劳动人民生活的缩影。

鲍狄埃的父亲以作包装箱为职业，还做过王宫里的仆人，母亲是朴实的家庭妇女。鲍狄埃出生时，他们住在巴黎市中心圣安娜街 60 号。离圣安娜街不远就是土伊勒里王宫和罗浮宫。那儿耸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同小欧仁一家所在的贫民窟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社会尖锐的贫富对立，引起了幼年鲍狄埃的愤懑不平。

父母最初把鲍狄埃送到一所收费比较便宜的教会学校学习，十岁后又转入一所初级学校。可是，那年月穷人哪来的钱供孩子上学呢！小欧仁在初级学校苦苦挣扎着念了两年书，就因生活窘迫而中途辍学，跟着父亲钉包装箱以减轻家庭负担。这时，他才十三岁，还没有成年，就要干笨重的劳动，帮助父亲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1884 年，鲍狄埃

在致拉法格^①的信中回忆起这段生活时写道：

在包装工的刨花堆中团团转，
我身子不灵巧，
沉溺于幻想，困顿疲倦。

鲍狄埃那时常常五点钟就得起床，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劳动时间长达十三、四小时。他腰上系着一块绿色麻布做的围裙，整日不停地锯木头、刨木板、钉木箱。在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就咀嚼着刨花。漫长的工作日，力不胜任的劳动，折磨着小欧仁。鲍狄埃的诗歌中有一些关于悲惨的童工生活的描绘，也是他自己童工生活的反映。在《赤贫的孩子》一诗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一条麻袋铺在刨花堆上，
可怜的孩子，这就是你的“绒毛床”。
快离开这“休息”的地方吧，
工厂的汽笛已经拉响。

苦难的童年生活，使鲍狄埃终身不能忘怀。他那些描写贫苦儿童的诗，字字句句都充满血泪，是对万恶的剥削制度最深沉的控诉。《开绽的鞋》是他晚年的作品。诗中写一个病弱的孩子在天还没亮时就顶风冒雪去上工，衣鞋全湿透了，一路咳嗽不止，可是下工回家后连更换的衣鞋都没有，直到深夜才躺下睡觉。童年的苦难生活使他爱憎分明，痛恨剥削者，

①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婿。

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正是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把小欧仁推向反抗压迫的斗争道路。

(二) 七月革命的小歌手

小欧仁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非常爱好诗歌。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诗歌作品，对有些作品他还能背诵。后来学木工，尽管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已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仍然挤时间坚持读诗和练习写诗。他穷得没钱买书，在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发了霉的柜子里，翻出一本旧语法书，从中刻苦地学习作诗的规则。他兴致勃勃地阅读各种不同形式的诗歌，并认真反复地练习写作。鲍狄埃一生写的诗都非常注重格律，这同他少年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鲍狄埃在学习写诗的过程中，第一个影响他的诗人是贝朗瑞。贝朗瑞(1780—1857年)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诗人。他以诗歌作为武器，猛烈抨击波旁王朝，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因而多次入狱。他同情劳苦人民，被马克思称为法国人民的不朽诗人^①。鲍狄埃最先接触的诗歌，就是贝朗瑞的三十二开本的小诗集。贝朗瑞为了使穷人买得起，经常用小开本出版他的诗集。可是，就连这种小册子，鲍狄埃也买不起。他只好从同学那儿借来一本，一丝不苟地从头到尾抄录下来。这本小诗集，鲍狄埃在十二岁时就能背诵如流。他非常热爱和敬佩不畏强暴的诗人贝朗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85页。

贝朗瑞诗的民歌形式及其民主革命的内容，给了不满现实、酷爱诗歌的鲍狄埃以直接的影响。

波旁复辟王朝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反抗。这个开历史倒车的封建贵族政权只维持了十六年，就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炮火声中崩溃了。七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是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拿起武器，涌上街头，筑起街垒，向反动的复辟王朝开火。他们高呼“打倒波旁王朝！”，“自由万岁！”的口号，同保皇军展开了三天激烈的战斗，终于在7月29日攻占了土伊勒里王宫。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反动的复辟王朝被推翻了。在这个黑暗王朝的血腥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鲍狄埃，胸中积压的满腔怒火，猛烈地迸发出来。他怀着对波旁王朝的深仇大恨，积极地要求参加巷战，可是由于年纪太小，被人劝阻了。他手里虽然没有枪，但心中有战斗的激情。街垒战士山呼海啸般的“自由万岁”的口号声，在他耳边震响，在他胸中激荡。他无比振奋，高兴得不顾枪林弹雨，爬上了路夫瓦广场上正在建筑教堂的脚手架，在守卫罗浮宫的卫队最后的、绝望的“枪声伴奏下”，吟诵着他创作的第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和叠唱词就取自七月革命的口号：“自由万岁！”在7月29日这一天，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敏捷地爬上了那高耸的烟囱，把一面法国大革命时代象征共和制的三色旗，插上一座宫殿，同攻入王宫的战士插在土伊勒里王宫尖顶上的三色旗遥相辉映。这是鲍狄埃一生中第一次亲身经历群众革命斗争。事隔五十四年之后，他还满怀激情地说：“1830年光辉的日子是唤醒我的第一阵战鼓声”。

就在这阵战鼓声中，鲍狄埃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把他的处女作献给了革命。鲍狄埃的第一首诗《自由万岁！》就产生在群众斗争的熊熊烈火中。列宁曾经提到过这首诗。^① 鲍狄埃在这首诗中写下的字字句句，是射向敌人的颗颗子弹，是激励人民斗志的声声鼓点：

人民把铁锁链打得粉碎，
自由在眼前闪耀着光辉；
你们在叛国皇室的桎梏下，
诅咒这万恶的政权早该摧毁！
勇士们，你们在战斗中牺牲，
但你们的英名将青史永垂！

在七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主力，但这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革命中还没有明确提出本阶级的要求。在这次反对封建贵族政权的斗争中，法国工人阶级仍然“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② 因此，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地为大资产阶级所攫取。那些在革命中被群众斗争的风暴吓得发抖的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大矿山主和大土地所有者，看见复辟王朝象破房子一样土崩瓦解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自由”、“平等”之类的虚伪口号欺骗群众，把肥头大耳的“钱袋”路易·菲力浦推上了国王的宝座，建立了大资产阶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页。

级专政的七月王朝的统治。此后，金融贵族取代了封建贵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通过七月革命掌握了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回过头来在经济上更加残酷地盘剥工人，在政治上凶狠地镇压积极参加革命的劳动群众，把大批工人投进监狱。七月革命胜利后，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他们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却又沦于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工人阶级逐渐觉醒和认清了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鲍狄埃在斗争中，也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他在七月革命的日子里咏唱“自由”的歌声还在耳边萦绕，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本质就开始暴露。革命后资产阶级给予无产者的所谓“自由”，只是被剥削、受压迫的“自由”，只是受苦受穷的“自由”。鲍狄埃写了一首赠贝朗瑞的诗，呼唤贝朗瑞“请再弹起你的七弦琴”，进行战斗。

你不见那帮卑鄙的家伙把我们欺骗，
他们阿谀谄媚，又重新出现在王室宫殿？
他们重新垒起了偏见的庙堂，
还想给我们套上枷锁铁链。

.....

你不见我们伟大日子^①的儿女，
依然没有工作、衣服和米面？

① 指七月革命英勇战斗的三天。

贝朗瑞收到这首诗后，立即给小欧仁写了回信。诗人在回信的开头就热情地写道：“感谢你献给我的这首十分美丽的诗。如果你才十五岁（其实鲍狄埃那时刚刚十四岁），这完全称得上是一篇卓越的作品。我非常感谢你把你的处女作献给了我。你利用学徒的空闲作诗是做得很对的。只是你不要因作诗而忘记：最卑微的工人对他的国家比大部分蹩脚诗人都更为有用。”后来，鲍狄埃一边做工，一边写诗，始终没有脱离过劳动。

鲍狄埃接到贝朗瑞的信以后，又写了一首《赠贝朗瑞先生》的短诗，进一步阐明他的志向。诗中说到他是一个贫苦的工人，已把诗歌的道路选定。他宁愿在简陋的茅屋里默默无闻，也不愿去追求荣华和名声。这首短诗表明鲍狄埃那时就与沽名钓誉的文人迥然不同，他是为穷人而歌唱的。

（三）劳动群众的“少年诗神”

鲍狄埃是用民歌形式开始诗歌创作的。他早年的诗歌主要是为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歌曲填新词。为了学写民歌，他经常到诗歌酒社去向群众学习。诗歌酒社是十九世纪法国所特有的一种民间的歌唱社团。社团的成员在酒店里吟诵诗歌，自编自唱。这种诗人在法国叫做“吟唱诗人”。工人们经常在下班后工作服都不换就径直跑去听吟唱诗人们吟诵诗歌。他们不理睬反动王朝“禁唱攻击国王或王室的诗歌”的反革命禁令，把酒社作为政治聚会的场所，在那儿贬责国事，进行革命的酝酿工作。这种诗歌酒社对于从舆论上准备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鲍狄埃在晚上做完木工以后也常去诗歌酒社。他去那儿不光是听，同时也吟诵自己的作品。那儿的诗歌吟唱晚会有时一直延续到子夜以后，而鲍狄埃第二天五点钟就得起床干活。年轻的鲍狄埃就是这样刻苦地向群众学习，热情地向群众宣传。少年诗人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和绘声绘色的吟唱，深深激动了听众的心，使他们感到振奋和鼓舞。他们把他称誉为“少年诗神”。

七月革命后，鲍狄埃在写诗的道路上刻苦学习，努力实践，继《自由万岁！》等篇之后又写了一些诗歌。在 1831 年，他的朋友把他写的诗歌汇编成册，付印出版，书名就叫《少年诗神》。这是鲍狄埃的第一本诗歌集，共收诗歌十六首，印了五百册。诗歌集的封面上写着：“十五岁的欧仁·鲍狄埃献给贝朗瑞的诗歌集”。在 1832 年再版时，封面上又加印了“订购处：巴黎，圣安娜街 60 号作者本人处……”在诗集的扉页上，他引了自己的四句诗作为题词，用来说明他写诗的崇高目的：

当春风吹拂法兰西的大地，
神圣的烈火将再次燃起。
继续前进吧，呵，小歌手，
为了高歌这美好的希冀。

（《继续前进吧！》）

在七月革命中群众斗争的胜利果实虽然被大资产阶级所窃取，但鲍狄埃并没有悲观消沉。相反，他对革命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小歌手要继续前进，要用他那高亢的战歌去促使

神圣的革命烈火再度燃起，把卑鄙的七月王朝彻底烧毁。

通过七月革命上台的资产阶级大亨们得意忘形，加紧了对人民的压迫和搜刮。鲍狄埃在诗集中狠狠鞭挞他们：

你们顶礼膜拜的国王，
正在宫殿里颤抖，万分恐慌；
死神已经站在他的背后，
镰刀^①在他的脑后闪闪发光。

（《顶楼》）

鲍狄埃在诗集中还正告七月王朝：人民不可欺侮。

大臣先生们，你们都忘记了，
忘记了人民和街垒的威胁，
忘记了三天内人民的怒火，
把你们的牛皮烧为灰屑。

（《这永远是一回事》）

艰苦的劳动，火热的斗争，使鲍狄埃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反抗精神。在他的第一本诗集中，少年诗人热爱祖国、反抗侵略、追求革命的思想跃然纸上。《少年诗神》问世的时候，正值沙皇俄国在欧洲横行霸道。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

① 欧洲人用扛着一把大镰刀的骷髅象征死神。

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①。

1815年，波兰遭到了第四次瓜分。沙皇在吞并了波兰十分之九的土地以后，便勾结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的君主，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是“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②。当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③。沙皇俄国起着“欧洲宪兵”的作用。法国最反动的封建贵族的波旁王朝，就是在沙皇的马刀保护下实现复辟的。法国革命人民深受沙俄这个反革命堡垒的祸害。鲍狄埃对俄国沙皇政府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恨之入骨。《少年诗神》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火一般反抗侵略的热情，充分表达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他们决不容许沙皇俄国和神圣同盟侵略军的铁蹄再来践踏法国的领土。鲍狄埃在《这永远是一回事》诗中有力地揭露了沙俄的侵略企图：

最可怕的灾祸，
在威胁着惊恐的法国。
沙皇在集结他的军队，
企图侵扰我们，进行掠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4页。

② 同上，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84页。

沙皇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威胁着法国。在《三色旗》一诗中，鲍狄埃表达了法国人民对敢于来犯的侵略者的警告：

如果国王们侵犯法兰西，
他们将很快遭到惩罚和回击，
全体法国人民都会团结一致，
迅速起来保卫祖国的土地。
警惕神圣同盟再逞凶狂，
我们宁可牺牲，决不失落三色旗。

鲍狄埃还以《我的命运》作为诗题，将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表示了他保卫祖国的决心，“为了保卫我的祖国，我将献出一切：臂膀和七弦琴。”

在沙皇俄国的侵略魔爪面前，法国人民英勇不屈，欧洲其它国家的人民也都在奋起反抗。就在《少年诗神》出版的前一年11月，波兰人民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勇起义，武装反抗沙皇俄国的长期统治。这次起义虽然被沙皇残酷镇压，但是它有力地支援了欧洲革命，动摇了反动的神圣同盟，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俄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①。对于波兰人民起义的这种伟大的历史意义，鲍狄埃用饱蘸热情的诗笔写下了激动人心的颂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0页。

你不见在那华沙的周围，
鹰国的保卫者已经生命垂危？
为了我们，他们曾不怕牺牲，
今天只有他们的鲜血在洒满城垒。

（《请再弹起你的七弦琴》）

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援的。“为了我们，他们曾不怕牺牲”，当时刚刚十四岁的鲍狄埃就有这样的认识，是十分可贵的。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使年轻的鲍狄埃十分激动。当波兰人民在流血的时候，他及时给“鹰国的保卫者”送去了热烈支持和尽情鼓励的诗篇：

呵，波兰人，你们要以万丈怒火，
烧断那头巨兽^①的侵略魔掌。
这巨兽虽然占领了华沙，
但要征服它却是痴心妄想。
对于这些侵略者，
每个爱国者都是座铁壁铜墙。

这首题为《最后的希望》的诗，配的曲调具有波兰舞曲的风格。在这首诗中，鲍狄埃怀着极大的愤怒，声讨沙皇俄国血腥镇压波兰人民的滔天罪行：

① 指沙皇俄国。

北方来的士兵在疯狂侵略，
他们陶醉于勇敢波兰人的血泊。
让他们为这卑鄙的胜利得意吧，
死神已勒紧了套在他们颈上的绞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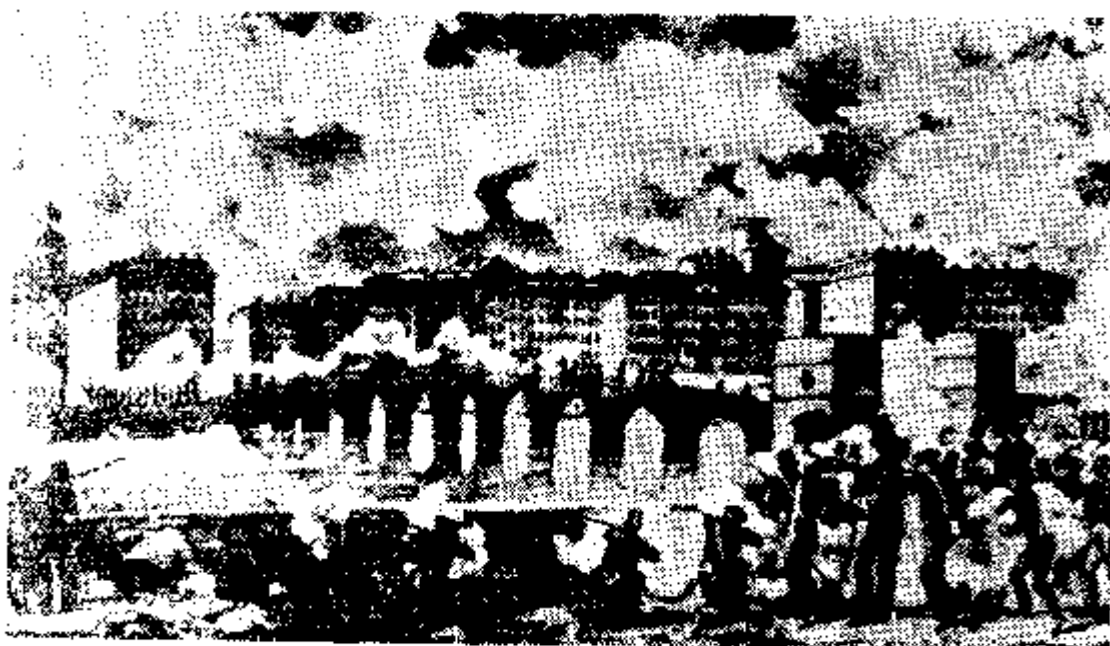
指挥他们的是那个沙皇恶魔，
他想埋葬高贵的自由，
他想在废墟上加固他的帝国。

少年鲍狄埃的创作实践表明，他写诗不是为了消遣取乐，也不是为了追求钱袋和诗人的桂冠。从他的第一本诗集便可以看出，小欧仁写诗是为了抒发胸中对黑暗社会的愤怒和不平，是为了警告和揭露反动统治者，是为了鼓动人民奋起斗争，追求崇高的理想，实现美好的希望。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使法国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日益成长壮大。大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越来越尖锐。尽管七月革命的硝烟还在巴黎上空弥漫，但工人阶级对这次革命所抱的希望却已烟消云散。工人阶级被激怒了，他们开始行动起来，愤怒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欺骗他们的资产阶级。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就是这一

伟大斗争的开始。里昂工人起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是欧洲阶级斗争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①。



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里昂工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却对整个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在“效法里昂工人”的口号下，纷纷集会结社，示威游行，举行罢工，响应和声援里昂工人的斗争。十五岁的鲍狄埃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后来在回忆中说到，每当他听见织布机的声音，就似乎听见里昂工人的革命召唤。他还说，正是这一起义唤醒了他，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后来写的诗歌中多次热烈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5页。

颂这次起义。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鲍狄埃更加刻苦地学习。但是由于贫穷，他没有钱买书，只好经常到书店去，站在柜台旁边看书。除了贝朗瑞的著作，他还注意阅读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他读过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对封建专制下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①的著作；读过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进行了“空前尖刻的”嘲笑，“空前辛辣的”讽刺^②的小说；还读过文艺复兴时代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批判教会和封建贵族的作品，以及司汤达的小说。这些作品对鲍狄埃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鲍狄埃不仅注意向进步作家学习，尤其注意向群众学习，向革命者学习。前面谈到的诗歌酒社就是他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场所。每逢星期天，鲍狄埃或者到巴黎的革命博物馆去呼吸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战斗气息，或者到公园去倾听革命者的宣传。他曾参加过共和派俱乐部“人民之友”的集会，在那儿第一次听到了布朗基^③的讲演。当时布朗基在讲演中对国王路易·菲力浦的无所畏惧的抨击，深深激动了不满现实的鲍狄埃。但是，布朗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鲍狄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实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3页。

③ 路易·布朗基(1805—1881年)：十九世纪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他主张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却不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而是企图通过少数人的秘密活动夺取政权，因而总是遭到失败。

七月革命时期，法国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参加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这时期，资产阶级进步诗人贝朗瑞曾给了年轻的鲍狄埃积极的影响。里昂工人起义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法国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法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的鲍狄埃，在新的历史时期就对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感到不满足了。里昂工人起义的鼓舞，同七月王朝进行的斗争，使鲍狄埃再也不能停留在贝朗瑞式的仅仅对穷人表示同情、对统治者表示不满的诗歌创作上了。他要求把诗歌作为唤醒人民、打击敌人的工具和武器，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在革命的道路上，鲍狄埃在不断地探求真理，寻找向人民进行宣传、同敌人进行战斗的思想武器。在青少年时代，他最先接触到的革命思想是巴贝夫主义。

巴贝夫（1760—1797年），法国十八世纪末代表社会最底层无产者利益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是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曾经设想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朴素然而空想的“平等共和国”；他主张通过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夺取政权，来实现平均共产主义的理想。1796年他组织领导了一个“平等派密谋团”，同法国督政府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由于他只依靠少数人进行密谋活动，所以很快就惨遭失败。他本人也在1797年5月被反动政府处死。巴贝夫的学说直到七月王朝时代，还是法国革命工人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指出，巴贝夫的思想超出了“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①。在《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52页。

产党宣言》中，巴贝夫的著作被称为“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

鲍狄埃在十三岁左右就读过巴贝夫派的《平等派密谋史》。巴贝夫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和斗争活动，曾深深激动了小欧仁的心。鲍狄埃二十五岁时，写了一首宣传巴贝夫主义的诗《该是各得其份的时候了》。当时他把这首诗的手稿送给了一位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朋友。这首诗被匿名付印，传播得很广，特别在南方和里昂的工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的作者鲍狄埃对这些却毫不知道，后来才从一份反动的小报上得悉了关于这首诗的消息：“这个蛊惑人心的火星在劳工阶级中造成了巨大的灾祸。这些人愚昧无知，盲从了万恶的煽动犯。”可是，被说成“煽动犯”的鲍狄埃却并没有料到他的诗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反动报纸的报导给鲍狄埃引来了一位著名的巴贝夫主义派的诗人的专程拜访，他特意来向匿名的煽动者热烈祝贺这首诗所获得的成功。

鲍狄埃不仅写了一首巴贝夫主义式的诗歌，而且还同一些巴贝夫主义者经常接触。因此，他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反动当局对他进行了监视。监视的警察还曾告密，说鲍狄埃参加了有许多巴贝夫主义者的秘密团体“新季社”。

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以后，鲍狄埃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锤炼，逐渐认清了巴贝夫主义的错误和空想实质，摆脱了它的影响，朝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理想迈进。

在前进的道路上，鲍狄埃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愈来愈强烈。1831年，他离开了木工作坊，到巴黎北城的工人区蒙马

特尔的一所寄宿小学里当上了学监^①。鲍狄埃在小学里特别关怀穷苦的学生。他曾经热心地教一个看门人的儿子写诗，还把自己写的诗读给那个比他小六岁的穷孩子听。

在这个小学校里，鲍狄埃挣的工资还不及宿舍女工的一半，他穷得衣衫褴褛，不得温饱。两年后，为生活所迫，他离开了小学，转到一家纸店当店员。当店员的鲍狄埃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他不仅酷爱诗歌，而且对戏剧也很入迷。他贪婪地阅读一些名作家的剧作，有时也观看一些名剧的演出。他经常挤时间给“儿童乐园”剧院创作优雅的喜剧和幽默的时事短剧。十七岁的鲍狄埃简直成了一个儿童剧作家，可惜他写的那些剧本没有保存下来。据鲍狄埃自己说，在“儿童乐园”的一次火灾中，他的剧作全部化为灰烬。

鲍狄埃后来离开了纸店，到一个“朋友”开设的制图社去当会计。可是，他不满意会计的工作，而想当一个绘图工人。鲍狄埃选择职业，当然不光是为了糊口，在《绘图工之歌》中，他阐述了自己选择绘图工职业的目的，是想要机器印制出物美价廉的印花布，好让穷人不再衣衫褴褛。这种良好的愿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无法实现，却驱使鲍狄埃学会了绘图。经过刻苦学习，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竟成了一名出色的印花布绘图工。绘图工鲍狄埃在工作的时候，既不用尺，也不用圆规，只凭着一根软木炭和一枝画笔无拘无束地绘制图样。为了不断创制出新颖美观的图样，他还经常对大自然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从牧场、森林、雪白的雏菊和碧绿的

^① 学监负责管理学生课后的生活。

草蛙摄取图案。他有无穷无尽的构思，想象力非常丰富。

当了绘图工以后，鲍狄埃的生活仍然十分贫苦。1838年前后，他迁居到巴黎第二区交易所附近的蒙锡尼街，住在只有穷人才借以栖身的顶楼里。他住的顶楼在六层楼上，面积狭小，室内没有任何家什。冬天，他没有钱买煤生火，一到夜里更显得冷风飕飕，寒气袭人。有多少个漫漫长夜，缺吃少穿的鲍狄埃冻饿难眠，而在附近交易所里却是灯火辉煌，那些脑满肠肥的魔影在彻夜摇晃，操纵金融，买空卖空，逼使千百万人倾家荡产。这边是人间地狱，那边是罪恶的渊薮，鲍狄埃对这不平的世界是多么愤恨呵。



巴黎穷人住的顶楼

鲍狄埃在制图社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后来随着法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的深入发展，他和老板在政治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鲍狄埃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追述在制图社的这段生活时曾愤怒地写道：“没想到老板竟借‘友谊’之名对我进行了残

酷的剥削。”为了坚持革命的政治原则，鲍狄埃毅然抛弃了固定的职业，离开了制图社。

第二章 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一) 1848年革命的街垒战士

在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在1845—1846年粮食歉收以后，饥荒的魔影笼罩着法兰西，贫苦工农无以度日，而投机商人却囤积居奇，加上从英国发源的经济危机的袭击，引起了1847年的物价暴涨。饥民走投无路，纷纷奋起反抗。民众的反抗遭到了保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王室的残酷镇压。安德尔省比桑歇的居民为饥饿所迫，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竟被处以极刑；而在巴黎，那些作恶多端、制造灾荒的剥削者、骗子手们却在王室的庇护下逍遥法外。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教育了工农大众，使他们认识到七月王朝是人民的死敌，必须起来同它斗争才有出路。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一场推翻七月王朝反动统治的革命终于爆发了。1848年2月，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巴黎人民举行了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他们经过浴血奋战，打垮了王室军队，冲进了王宫。起义人民愤怒地把国王“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七月革命柱下付之一炬，二月革命胜利了。

在二月革命的熊熊烈火刚刚燃起的日子，鲍狄埃便立



巴黎 1848 年 2 月革命的街垒

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斗争烈火中。当时他身体健壮，中等身材，两肩宽阔，双臂粗壮有力。作为工人武装的一名战士，当他领到一支钢枪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呵。他把枪擦得锃亮，紧握手中，昂首阔步，奔赴战场，决心要把工人的权利夺到手上。这是鲍狄埃第一次亲手拿起枪杆子参加武装斗争。在街垒战中，他打得勇猛顽强；在解除王朝军队武装的决战中，他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二月革命虽然焚毁了王座，把路易·菲力浦赶出了法国，但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农群众并没有得到任何权利。当政的工业资产阶级刚刚站稳脚跟，就回过头来立即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那些在二月革命中流血战斗的工农群众，依旧忍气受

辱，不得温饱。为革命付出了代价的穷哥儿们，更是在贫穷中受尽煎熬。

在二月革命期间，对革命满怀希望的鲍狄埃，为了支持革命，参加了一个募款运动，并且还写诗号召大家捐款：“我虽清贫，但仍要捐献，即使我将赤脚裸肩。”鲍狄埃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把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一只银杯献了出来。他写了一封信，后来发表在四月份的《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等报纸上。鲍狄埃在信中写道：

“我父亲是一个穷苦工人……他给我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只银杯，特此捐献。

你们忠诚的同胞，绘图工欧仁·鲍狄埃

于蒙托盖街 65 号”

然而，捐献并不能改变受苦受难的革命人民的命运。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千方百计地迫害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这就迫使工人阶级举行了 1848 年六月起义。马克思赞誉这次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当时几乎在整个欧洲，只有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坚定地支持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鲍狄埃又勇敢地参加了六月起义这个两大阶级的第一次大搏斗。起义的根据地是巴黎东郊的工人区圣安东区。这里的工人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和 1830 年七月革命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六月起义中继续发扬了同敌人决战的光荣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415 页。

统，从6月22日一直战斗到6月26日黄昏。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勇敢、多么巧妙地扼制了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别动队啊！面对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敌人，他们整整坚持了五天之久。鲍狄埃一直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天，参加了起义者在最后根据地圣安东区的保卫战。在一次激战中他险些牺牲。

在六月起义期间，鲍狄埃一面作战，一面吹响诗歌的号角，用火一般的诗句进行宣传鼓动，召唤人们勇敢地投入斗争：

街道上响起排枪声，
人民英勇地向那里飞奔，
快，去建筑街垒！

……

1 开火，不断开火，
我是霹雳，
我的热血在枪筒里沸腾。

（《消除烦恼》）

由于这次起义是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起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应当用武力去推翻资产阶级，而且当时也没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六月起义终于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立即开始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有一万一千多工人被屠杀，二万五千多人被监禁

或流放，其残忍程度是自罗马共和国内战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恩格斯在谈到这次起义时指出：“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①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使法国工人阶级痛切地感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即使是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都会招致资产阶级的疯狂镇压，只有用武力彻底推翻资产阶级才是人民获得自身解放的唯一出路。

（二）同敌人和病魔顽强搏斗

鲍狄埃目击了资产阶级对起义工人惨不忍睹的屠杀和镇压，但是，这位勇敢、坚强的工人战士，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六月起义被镇压后的第四天，他就拿起笔作刀枪，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写诗揭露六月暴行的杀人元凶，控诉资产阶级把穷苦人民迫害得连牛马都不如的滔天罪行。鲍狄埃在悲愤中奋起，满腔热情地展望未来，召唤人民继续战斗。

鲍狄埃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加紧了对他的迫害。鲍狄埃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1848年的失望和六月的暴行损害了我的健康，以致我二十年来一直病于神经官能症和脑充血。”敌人的追捕，六月起义失败的打击，严重摧残了鲍狄埃的健康，使他在巴黎无法居住下去了。他先是转移到凡尔赛附近的茹伊城，这是一个以生产茹伊印花布闻名的纺织城镇；以后又转到巴黎东南的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7页。

城市枫丹白露。枫丹白露有茂密的森林，既便于隐蔽，又利于养病。鲍狄埃在那里继续挥笔赋诗，进行战斗，揭露“有钱人靠吃人肉寻欢作乐”^①的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鲍狄埃不得不忍受着疾病的痛苦，经常改变住地。在1849年这一年，他辗转迁徙，远离巴黎，到了外省的许多地方。最初，他来到法国东南边境的姆瓦朗。在这里，他过着清贫的生活，啃着黑面包，日夜思念从小就在那儿生活、战斗的革命中心巴黎。可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正在粗暴地蹂躏着革命的巴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路易·波拿巴以欺骗的手段爬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个在历史上以擅长玩弄阴谋著称的野心家上台后，便立即联合代表大地主阶级的正统派，从镇压六月起义的大刽子手卡芬雅克那里接过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屠刀，撕破资产阶级共和派“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变本加厉地大肆逮捕、监禁和流放革命者。鲍狄埃这时不可能返回首都，还不得不长期漂泊。他在姆瓦朗没住多久，便沿着伊塞尔河溯流而上，到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位于法国和意大利边境的格勒诺布尔城。1834年4月，在这里曾经爆发过响应里昂工人第二次起义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格勒诺布尔，鲍狄埃寄居在朋友古皮尔家里，教他儿子学习数学、拉丁文、希腊文和写诗。为了锻炼身体和意志，鲍狄埃星期日带着他的学生去攀登格勒诺布尔城后巍峨挺拔的阿尔卑斯山。当他们攀巉岩、穿荆棘，登上了陡峭的险峰时，鲍狄埃俯瞰着瀑布一泻千丈

^① 没有注明出处的引号内的诗文引自鲍狄埃的作品，下同。

的壮丽景色，谆谆告诫孩子要象攀登高峰那样去追求真理，学习科学知识。

在格勒诺布尔住了一些日子，鲍狄埃又北上到了大修道院城。进入这座用修道院命名的城市，鲍狄埃深切地感到伪善的宗教和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窒息着蓬勃的生命。每当他听到教堂凄凉的合唱和如怨如诉的钟声，他就怒火填膺，丝毫不顾环境的险恶和重病的折磨，又拿起笔，从心底里高唱生命的赞歌，鼓励备受摧残的阶级兄弟起来战斗，冲破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宗教的束缚，去迎接初升的太阳，追求革命。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恢复君主制的反革命军事政变，1852年12月称帝，建立了代表一小撮金融寡头和大工业家利益的第二帝国的军事独裁统治。鲍狄埃激烈反对波拿巴，愤怒地称他为路易·菲力浦，并且写诗无情地揭露他搞的一系列极其卑鄙无耻的勾当，如造假币，用黄金收买罗马教皇使其承认他的政权等等。鲍狄埃对波拿巴的揭露和反对招致了反动当局的疯狂迫害，他们到处追缉鲍狄埃，只是因为他得了肺炎，才免遭流放。

敌人对鲍狄埃一连串的迫害，极不安定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鲍狄埃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他不但要坚持同敌人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还要同病魔顽强搏斗。他患了血管硬化症和高血压病，并伴有痉挛，还曾出现过栓塞。1849年左右的脑充血使他一度近乎瘫痪。为了战胜疾病，及早恢复身体健康，投入新的战斗，鲍狄埃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顽强地进行艰苦锻炼。他请朋友吉

雷伯克^①做他的保健操教练。他在赠给吉雷伯克的一首题为《体操》(1850年作)的诗中，指出“健康的身躯”中应有“健康的灵魂”。鲍狄埃进行体育锻炼不仅是要使他“海格立斯^②的血管中”血液流畅，而且还抱有为革命斗争的崇高目的。因此，尽管他一身病痛，但他仍然豪迈地高歌：“我有坍塌，我有火”，“要将人类重新铸造”。

敌人的迫害和病魔长期的纠缠并没有使鲍狄埃屈服，他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斗争。人们劝他休息，医生禁止他写诗，他都置之不顾。他象一个无法禁锢的战士，奋不顾身，继续战斗。正如他在《林中小径》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我大脑虽然有病疾，
但心情仍然舒畅。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恰似这林中小径，
穿过无数野生的蔷薇和蒺藜。

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鲍狄埃就是这样满怀革命豪情，在同敌人和病魔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用不倦的战斗去迎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

① 吉雷伯克（生卒年月不详），后来是巴黎公社的同情者。1873年，当鲍狄埃被反动当局缺席判处死刑，被迫流亡国外时，吉雷伯克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出版了鲍狄埃《体操》一诗的单行本，以此来抗议反动政府对鲍狄埃的判决。

②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为人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

（三）用诗歌作工具的宣传活动

鲍狄埃在革命斗争中不仅是一个战士，而且是一个用诗歌鼓动群众的宣传家。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高度评价鲍狄埃的诗歌创作和宣传活动：“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①可惜，从183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少年诗神》以后直到1846年，在这样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鲍狄埃的诗作几乎全部失散。鲍狄埃在小学工作时的一个学生在1845年写的一封信里曾谈到，鲍狄埃写了“两首新的、十分出色的诗歌”。可惜，连这两首诗也没有保存下来。鲍狄埃的诗歌是为了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而创作的。那时他进行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是诗歌酒社。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奥尔良王朝对诗歌酒社的迫害比复辟王朝更加厉害，这是鲍狄埃的作品失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1848年法国革命的新高潮激发了鲍狄埃高昂的创作热情。他一面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一面创作诗歌进行宣传鼓动。在这一年他创作的诗歌共有二十首，是他一生中诗歌创作最多的一年。在革命风暴席卷大地的日子里，鲍狄埃的诗歌好比战地黄花，开放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他的战斗诗歌，象进军的鼓点，冲锋的号角，和街垒战士的排枪声一同响起。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1848年2月，鲍狄埃置身群众武装斗争的滚滚洪流，怀着无法抑制的狂喜心情，歌唱人民“这个战斗的巨人”不可战胜的威力。当革命群众愤怒地把国王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烧毁时，鲍狄埃面对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高声吟诵二月革命胜利的凯歌：

最后的君主已经崩陷，
烈火焚毁了王座宝殿，
谁要再想登基即位，
必将冒烧鼻子的危险。

（《三色旗》）

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以后，鲍狄埃的创作热情并没有低落。他依然把诗歌酒社作为重要的阵地，不倦地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为了搞好宣传，他每天利用少得可怜的业余休息时间进行创作。在身体还健壮时，他精力过人，常常连续工作很长时间。为了更多地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并在群众中宣传，他还曾经迎着凛冽的寒风，或是顶着炎热的夏日，漫步在巴黎的十字路口广场，进行诗歌创作和街头吟诵。他的作品，除了口头吟诵外，往往还以活页小薄本的形式刊印成册，使贫苦工人能买得起，也便于吟诵和张贴。1848年3—4月间，鲍狄埃就这样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诗集《工场之歌》，共十二页，收了《自由之树》、《请为法国捐款吧》、《工人国民自卫军》等六首诗。同年，鲍狄埃还出版了另一本小诗集《共和之歌》，共八页，收了《普选》等诗。鲍狄埃的活页

诗多在巴黎工人聚居的圣马丁区出售，深受工人的欢迎。

1848年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以后，反动政府加紧了对革命者的迫害，使巴黎革命诗人不得不进一步利用诗歌酒社进行革命活动。虽然资产阶级豢养的密探不时潜入酒社进行监视和跟踪，但鲍狄埃和他的同志们根本不顾个人的安危，始终坚持在这块阵地上同敌人作斗争。当时，常去诗歌酒社的有进步诗人贝朗瑞，还有比埃·杜滂^①等一些活跃在1848年革命中的工人诗人和民间歌手。鲍狄埃在酒社的聚会上自编自唱，有时还即席赋诗。他极为重视这种用诗歌进行宣传的革命活动。在六月起义刚刚失败的恐怖岁月里，他抱着对革命的坚强信念，满怀胜利的信心，以《诗歌的宣传》为题，写诗呼唤“诗歌赶快开始战斗”。他号召诗人们和革命者为了彻底地改造世界，应该进到工人的顶楼和农民的茅舍里去展开宣传，闯到奸商的店铺和剥削者的蜗牛壳中去进行揭露，深入到军队的营房里去掀起革命的风暴。面对敌人还在滴血的屠刀，鲍狄埃以向刽子手们宣战的英雄气概，在一次酒社的聚会上吟诵了这首诗。对革命斗争的渴望，对胜利的憧憬，使他黑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他用激昂的声音开始朗诵：

世界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
社会将不再受贫穷的煎熬，

^① 比埃·杜滂（1821—1870年）：法国诗人，参加过1848年革命，他1848年作的《工人之歌》是1870年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和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无产者爱唱的一首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这首诗描绘那时法国人民的悲惨生活。

.....

背上你的行囊呵，带足弹药，
诗歌呀，快吹响你战斗的进军号。

脍炙人口的诗句，动人心弦的激情，深深感动了所有的听众。当时在座的一位有名的诗人听完鲍狄埃的朗诵后十分震惊。他情不自禁地走到比埃·杜滂身边交换看法。杜滂感慨万分地回答说：“他将超过我们两人。”后来的事实果然证实了杜滂的预言。不到半个世纪，鲍狄埃写的《国际歌》，就远远超过了杜滂的《工人之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1848年革命失败后，杜滂屈服于第二帝国的压力，丧失了革命气节。而鲍狄埃却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锤炼成了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无产阶级的伟大诗人。

鲍狄埃之所以渴望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并且对这种革命改造充满胜利的信心，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受尽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穷苦工人，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1848年，正当资产阶级大亨们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血泊中欢庆胜利的时候，鲍狄埃就写诗把资本主义社会比作一幢“该拆掉的老房子”，揭露它虽然表面华丽，但“早已外强中干，墙壁裂缝，地基下陷”，即使有可怜虫似的卫兵站岗守卫，“也保护不了老吸血鬼”。资本主义社会“这幢老房子，腐朽了，快垮了”，他大声疾呼，召唤人民起来“拆掉它，是时候了”。鲍狄埃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亲身参加了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斗争，他认识到人民这个“战斗巨人”的伟大力量，体会到革命斗争的巨大作用。因此，尽

管鲍狄埃被反动派迫害得贫病交加，但他依然乐观进取、精力旺盛地从事诗歌创作和宣传活动。1851年12月4日，就在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三天，鲍狄埃愤怒地写下了《谁将为她报仇？》一诗，激烈反对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坚信“后代将为父辈报仇”，总有一天“地球将分娩，铁锤将歌唱，劳动将繁荣，玫瑰将盛开”。1852年波拿巴称帝，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中一小撮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的利益。波拿巴对内实行空前残暴的专制统治，大肆摧残民主力量，完全取缔了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对外则疯狂进行侵略扩张，称帝不到二十年，几乎年年都要发动侵略战争。1856年到1860年，他和英国勾结，组成英法联军侵入我国北京，大肆烧杀抢掠，焚毁了圆明园。鲍狄埃始终是第二帝国的激烈反对者。他不断写诗猛烈抨击波拿巴的内外政策。在第二帝国时期，他共写了三十多首诗，其中《他们的好上帝》、《帝国的行列》、《言论冻结》等作品，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了波拿巴政权的反动统治；《战争》、《妇女的罢工》、《兵营和森林》等作品，则是有名的谴责侵略扩张政策的诗歌。鲍狄埃的这些战斗的诗作，在波拿巴的专制暴政下自然无法出版，但是通过手抄却长期地在革命者和工人中间秘密地流传，通过人们的吟唱，在诗歌酒社和街头传诵，起到了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鞭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作用。

波拿巴庞大臃肿的官僚军事机器和密布的特务网，尽管象地狱一般地阴森恐怖，但不能“给金翅雀戴上冰钳口”，倔强的鲍狄埃的战斗歌声照样在勇敢地翱翔。鲍狄埃的诗歌不

仅在法国的社会底层传诵，而且还经过侨居巴黎的外国革命者的介绍，跨越国境，飞向国外。1858年，当时的俄国革命杂志《同时代人》上就刊登过一篇关于鲍狄埃诗歌宣传活动的报导。这篇报导的作者米哈伊洛夫^①热情洋溢地向俄国人民介绍：他在巴黎非常高兴地到了一个诗歌酒社，那儿的人都靠诚实的劳动为生，因为观点相同、都热爱祖国而串连在一起。参加诗歌酒社的人中，有一位吟唱诗人鲍狄埃，他为人憨厚，说话声音柔和恬静，一对黑亮的大眼睛十分富于表情。那天晚上，他用那恬静的略带颤抖的声音吟诵了他的诗歌。鲍狄埃在那晚吟诵的诗歌有《该拆掉的老房子》、《言论冻结》和《她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特别是《她什么时候才能到来？》这首歌，用“一位姑娘”比喻革命，紧紧地攫住了所有听众的心：

我在等候一位姑娘，
一位心爱的美人。
我不断呼唤着她，
反复向路人打听。
哟，我在等，我在等，
还要等到什么时辰？……

我被出卖如同奴隶，
叫我拉车好比畜牲。
战争日益变得残酷，
高利贷者越逼越紧。

^① 米哈伊洛夫（1829—1865年）：俄国进步诗人，贝朗瑞诗歌的俄译者，因反对沙皇被流放，死于西伯利亚。

.....

这个喝我的鲜血，
那个把我的骨髓吸吮，
我贫困成这个样子，
因而也就横下了心。

.....

哦，姑娘，你快来呀，
快来解救你的爱人。

诗中那个缺吃少穿、濒临死亡的雇佣奴隶从心底发出的渴望革命快快到来的呼唤，就象烈日烤炙下的一阵清风，沁人肺腑，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当时在座的听众是多么激动呵。报导的作者赞叹不止地写道：“我听了这首歌以后真想再听一遍，大概听了第二遍以后还会想听第三遍”，“这首歌必定会深入民间，因为它完全可以同贝朗瑞和比埃·杜滂的最好的诗歌媲美。”那天晚上还有一个进步女演员在场。她在听了鲍狄埃的吟诵以后，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她带着深厚的感情，一遍又一遍地跟着吟唱诗中的叠唱词，激动得热泪盈眶。

鲍狄埃诗歌创作和宣传所获得的成功，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对吟唱诗人的诬蔑和攻击。同资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热情盛赞他们的革命的吟唱诗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对法国十九世纪吟唱诗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号召青年作家象他们那样密切反映当前的政治生活。鲍狄埃正是十九世纪法国吟唱诗人中最优秀的代表。

兰芬前年 0281 至年 8181 丁出区叫立又思京且，念以命

，非善罪 (四) 迎着第一国际的曙光前进 卡斐佩西

8181 以登亦量短魁冠美，册量思思的弟佩气天下高樊前大册

1848 年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二

月，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科学共产主义

纲领性的历史文献——《共产党宣言》。欧洲的 1848 年革

命大工人呼起佩气沃丁改册量，义主思京且受封魁冠美

，果册前年 88 年 区第其被不，益杯本册由

的“受制”，等年，由自“的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前色三册者第其册弟佩气完

卡站由由自册高册，全册小个一其册册弟佩气完，义主走册

佩人工丁男其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贵从，号口的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变的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金量五，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伊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中命第凡二第，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望共，永其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册弟佩气完，佩命第凡廿年 0281 的史册守册博体况其具况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ung im Februar 1848

Veröffentlichung im Februar 1848

Veröffentlichung im Februar 1848

命以后，马克思又立即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光辉著作，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鲍狄埃就是在经过1848年革命的洗礼以后，特别是参加第一国际以后，开始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在鲍狄埃的有些诗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共产党宣言》对他的影响。

鲍狄埃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他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刻苦学习，英勇斗争的结果。

1830年七月革命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象征共和政体的三色旗，还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鲍狄埃当时作为一个小战士，他高唱自由的战斗歌声和把三色旗插上高处的勇猛行动，出色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可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日起，便随着这个阶级政治历史地位的变化而日益暴露出其资产阶级的本质。七月革命后，正是金融贵族统治集团用权杖挑开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华丽外衣，露出了雇佣奴隶制的血淋淋的本相。在二月革命中，鲍狄埃作为工人国民自卫军的一名战士，明确反对君主政体，坚持工人阶级提出的建立“民主的社会共和国”的要求，并坚定地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英勇奋战。

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在武装工人的胁迫下，不得不相继建立“政府劳动委员会”和“国家工厂”这些表面上似乎是保障工人劳动权利，实质是用以应付和欺骗工人的机构。鲍狄埃和当时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法国无产者一样，曾经怀着一个贫苦工人的纯朴心愿，以为这些都是

无产阶级用血肉的高昂代价争来的权利。他欢呼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根本不是工人阶级所要求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怪物的脑袋”^①。狡猾凶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旦大权在握，便立即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君主派结成反革命联盟，疯狂地向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工人阶级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武器举行了六月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无产阶级第一次树起了自己革命的红旗。鲜艳的红旗在街垒的上空飘扬，上面金光闪闪地写着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全部企业社会化！”。这些革命的口号，说明了法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

资产阶级对六月起义的残酷镇压，使鲍狄埃对共和国的幻想破灭了，从此他停止了对三色旗的咏唱。但是，经过六月起义，他看到了刚刚升起的崭新的红旗。这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给了鲍狄埃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希望。在他眼前展现的，不是六月起义被残酷镇压的惨景，而是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的壮丽前程；塞纳河中起义者的鲜血，就象婴儿降世时那样，诞生了新的斗争任务和新的希望。鲍狄埃把它作为这次起义的真正成果来加以珍惜。他无限情深地写道：

人类，我的母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6页。

用我们的红旗，
盖上新生婴儿的摇篮。

(《分娩》)

在鲍狄埃的诗中，这是第一次讴歌红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①经过六月流血的战斗洗礼，鲍狄埃成了红旗的拥护者。

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不仅染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同时也荡涤着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影响。列宁说：“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②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法国工人中广泛流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导致工人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学说所宣扬的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以及和平途径等一系列谬论，使法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企图在共和政体下通过同资产阶级的“合作”来争得自身的权利。鲍狄埃在六月起义失败以前，也曾经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读过傅立叶的著作，傅立叶的著作猛烈“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③。这部份内容，曾对鲍狄埃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他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制度有一定的帮助。同时，鲍狄埃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581—5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3页。

受过傅立叶某些错误主张的影响。然而，鲍狄埃是一个穷苦的工人，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他经过了革命烈火的锻炼，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一些最根本最原则的问题上，他是不可能同意傅立叶的。傅立叶不反对私有制，但是鲍狄埃却对私有制深恶痛绝。他在诗歌中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使社会黑暗到“连天上都没有星星”。对于傅立叶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企图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的幻想，鲍狄埃越来越反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六月起义血与火的陶冶之后，鲍狄埃同空想社会主义宣扬的阶级调和论愈加对立了。他所处的阶级地位使他看到，“资产阶级嗜血鬼”同“压榨机下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能调和的。在六月悲痛的日子里，鲍狄埃目睹资产者“象杀戮野兽一样地杀戮工人”^①，难道这就是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合作”吗？“和平途径”又在哪里呢？血的教训使革命战士鲍狄埃猛醒了。起义刚刚失败，他就立即发出了“世界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的呐喊。但是，怎样彻底改造世界呢？鲍狄埃的回答是：武装斗争。由于鲍狄埃是从革命的血火里闯过来的，所以他最了解武装斗争的威力，也最清楚统治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军队的作用：“军队是统治者手中的螺丝帽，用来拧紧手无寸铁的人民颈上的锁套”。因此，他召唤人民：“我们要拔掉这螺丝帽。”

鲍狄埃对武装斗争的呼唤，同空想社会主义是针锋相对的。鲍狄埃说，他的革命的主张，好象炸药，总是在那些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146页。

立叶主义的“‘大师们’的粗腿下爆炸”。“对于那种温和的民主^①政治来说，我是太革命了。”革命的鲍狄埃自然不能同温和的民主派一道走。他一语道破了傅立叶主义的空想实质：这虽然好听，但不可能实现。表明他同傅立叶主义划清了界限。

鉴于在六月起义中法国无产阶级缺乏革命组织的坚强领导，法国无产者在起义失败后迫切要求组织起来。鲍狄埃在有些诗歌中也提出了法国工人运动的这一迫切要求。

但是，劳动者怎样组织起来呢？按照什么样的理论、路线和风格组织起来呢？对于这些，鲍狄埃当时还是模糊的。1864年的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在伦敦宣告成立。第一国际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它“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②，“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③。马克思参加了协会的领导机构，并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第一国际的成立，象一轮旭日喷薄而出，光焰四射，高照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征途上。

1865年初，法国成立了第一国际法国支部。装订工瓦尔兰^④是最早加入法国支部的成员。他是鲍狄埃的战友。鲍狄

① 1843—1851年间傅立叶派在巴黎的机关报，名为《温和的民主》。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4页。

③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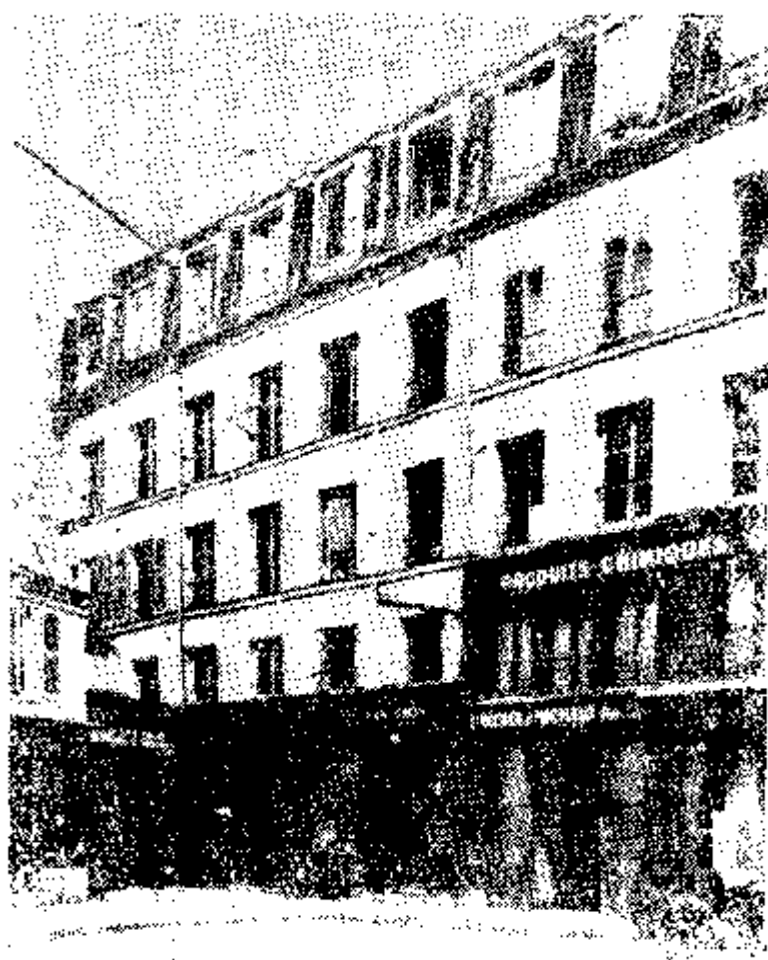
④ 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委员。

埃认真地学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有些重要条文他甚至能一字不差地长期牢记在心里，并且认真贯彻到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在这两个历史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如同雨露甘霖一样滋润着鲍狄埃久旱的心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伟大思想的夺目光辉，使长期摸索前进的鲍狄埃豁然开朗。直到这时，他才真正心明眼亮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①，这正是他在反复寻求的革命真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关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思想，关于反对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沙俄侵略的呼吁，都深深激动着鲍狄埃，在他心里掀起了奔腾汹涌的洪波巨浪。第一国际成立之后，鲍狄埃经过一段学习和了解，在1870年参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

鲍狄埃参加第一国际前后，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国际作了许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1869年，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倡议，巴黎四十多个工人团体联合成立了“工人协会总会”。这个总会在后来的法国工人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鲍狄埃是总会的发起人之一。那时，他仍然以绘制印花布图样为生，在巴黎森蒂热街29号的一间画室里工作。由于他画术高明，展览会经常展出他设计绘制的新图案。更由于他写过很多战斗的诗篇，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在工人群众中，尤其在绘图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鲍狄埃利用他的职业，以画室为基地，在工人中不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经过努力，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34、135页。

把巴黎的印花布、糊墙花纸、刺绣图样等各行业的绘图工人团结起来，于1870年3月30日组织了一个拥有五百余人的绘图工工会。他担任了这个工会的主席，并推动该工会集体加入了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森蒂热街29号成了这个工会经常聚会的场所。鲍狄埃因此遭到了绘图工老板的恶毒攻击和咒骂。但是，老板的攻击吓不倒革命的战士，鲍狄埃坚持继续战斗。1870年4月18日，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在瓦尔兰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联合会，鲍狄埃被选为联合会的委员。



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所在地——科尔德利广场6号

参加第一国际后，鲍狄埃的思想有了飞跃的发展。如果说在 1848 年革命后他有了用枪炮改造世界的思想，但把世界改造成什么样子还是朦胧抽象的，那末这时出现在他诗歌里的就已经是一个清晰明确的奋斗目标：“快成立起红色的公社”^①。如果说 1848 年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望促使他去追求新的道路，那末现在建立“工农共和国”^②的道路就摆在他的面前。鲍狄埃了解，无产阶级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他在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成立后的第三年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要进步就得为它献身，
分娩流血是为了新生，
要实现伟大的斗争目标，
就得担负艰辛的重任。

（《面包的话》）

因此，鲍狄埃以极大的热忱，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战斗着。正是千千万万象鲍狄埃一样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用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无畏的斗争，在酝酿和准备着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迎来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第一个盛大节日——巴黎公社的诞生。

① 《1870 年 10 月 31 日》中的诗句。

② 见 1870 年 11 月 26 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巴黎工人协会总会联名发表的宣言：《告城乡劳动者》。鲍狄埃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

第三章 为建立巴黎公社而斗争

(一) 参加伟大的3月18日起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专制政权在国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波拿巴的军事独裁统治下，一小撮银行巨头和交易所大王贪得无厌的金融诈骗，大工业资本家残暴的盘剥吞夺，大土地占有者无止境的土地兼并，把民脂民膏搜刮殆尽，使工人农民日益贫困；加上波拿巴连年发动侵略战争，耗尽了无数的人力财力，沉重的军费负担又完全落在劳苦大众的肩上，使法国劳动人民更是无法生活下去。人民对波拿巴的反动政权越来越憎恶，罢工和反抗的浪潮一个接一个，不断冲击着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波拿巴面对国内步步逼近的政治危机，决心对法国在欧洲争夺霸权的劲敌普鲁士发动一次冒险战争，企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民众的视线，借助煽起的民族仇恨来掩盖激烈的阶级矛盾，以稳住他风雨飘摇的皇位。

作为准备战争的一个步骤，波拿巴在1870年5月导演了一幕“全民投票”的丑剧，妄图以征询民意之名，行战争动员之实。这幕丑剧还没有开场，4月24日，鲍狄埃所在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人协会总会发表了《反对全民投票的宣言》，号召人民抵制投票，起来推翻君主制，成立民

主的社会共和国，并且指出，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革命行动，使波拿巴大为惊恐。他采取了疯狂的镇压措施，在投票前大肆逮捕国际会员，在投票后又对国际会员进行了审讯和判刑。鲍狄埃的战友瓦尔兰、若昂纳尔^①等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或被捕，或被迫流亡国外。作为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人协会总会委员的鲍狄埃，也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波拿巴对国际会员的仇视和迫害，更加激发了鲍狄埃反对王朝战争的斗志。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天，鲍狄埃和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同志们一道，签名发表了《告各国工人书》，指出导火线已在冒烟的争夺霸权的王朝战争“是犯罪的胡作非为”，呼吁各国工人阶级和国际会员不分国界，团结起来，反对这次迫在眉睫的非正义的战争。这个发表在1870年7月12日《觉醒报》上的宣言还特别向德国的工人兄弟说：“我们的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引用了《告各国工人书》中的几段，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带动下，法国所有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都起来抵制全民投票，坚决反对波拿巴的战争政策。

但是，当时法国的革命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这场可恶的争霸战争。波拿巴这个政治阴谋家和军事冒险家，不顾国际会

^① 若昂纳尔(1843—1888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石印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追随布朗基派。

员和法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终于在1870年7月19日悍然发动了普法战争。战争进行不到两个月，法军节节败退，路易·波拿巴所率部队全军覆没，波拿巴本人也当了俘虏。消息传到巴黎，全城哗然轰动。战争引起革命。愤怒至极的巴黎人民在9月4日发动革命，废除了帝制。资产阶级窃取了政权，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王朝统治的时代。

然而，结束了波拿巴的王朝统治并不等于结束了战争。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进行掠夺，命令普军继续推进，直逼巴黎，使战争对于普方已失去了防御的性质，而变成了反对法国人民的侵略战争。法国人民在强敌的进攻面前，坚决要求保卫祖国，实行抗战。可是，第三共和国政府的成员是些反动透顶的家伙。这个政府虽然挂着“国防政府”的骗人招牌，但是它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镇压革命和投降卖国当作它执政的既定方针。因此，马克思在9月6日至9日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号召法国工人一方面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奋起反抗侵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对“国防政府”抱有任何幻想，而要利用共和国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①。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会员和工人群众立即在巴黎各区建立了人民群众的独立政治组织“区警备委员会”，并由各区推选代表组成了“二十区中央委员会”^②。这两个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50页。

② 巴黎市共有二十个区，故名。

员会是同“国防政府”完全对立的。由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的推荐，鲍狄埃被选为第二区警备委员会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第二区群众运动的领导工作，同资产阶级的民族投降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时，人民抗战的群众武装“国民自卫军”扩建了一百九十四个营，总计约达三十万人。然而，由于“国防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投降活动，普军毫无阻挡地长驱直入，在9月19日完成了对巴黎的包围。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鲍狄埃投入了反抗普军的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他虽然已经五十四岁，还患有高血压症，右手已半瘫痪，但他仍然担任了国民自卫军第二团第181营第4连的副官，随军开赴尚皮尼同普军激战了三天。

当巴黎已经看得见普军前哨的硝烟时，鲍狄埃迅速写诗呼唤巴黎人民起来自卫。在《自卫吧，巴黎》这首诗中，他热情赞颂了巴黎人民建筑街垒抗御敌人的英雄气概：“妇女都拿起了熔化的松脂，勇敢的孩子为搬运石头奔忙”。人民在英勇无畏地保卫首都，而资产阶级却在阴谋出卖巴黎。鲍狄埃根据第一国际对形势的分析，觉察到了“国防政府”的叛卖行为。他在诗中号召巴黎人民和他的同志们“快拉动绳子把警钟敲响”，“赶走那些奴才和皇帝。我们的法兰西要用起义来缔造。”他提醒革命的人民对“国防政府”不要抱幻想，指出只有爆发革命的火山，建立革命的政权，才能拯救法兰西的危亡。

“国防政府”加紧投降活动，10月27日法军元帅巴赞带领十七万大军在麦茨要塞向普军不战而降。这一事件激起巴黎无产者举行了打倒“国防政府”的10月31日起义。国民自

卫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冲进巴黎市政厅，软禁了“国防政府”的首脑人物。鲍狄埃英勇地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防政府”、建立公社的斗争目标。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巴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却更加旺盛。鲍狄埃在参加战斗的同时，还用诗歌对这次起义作出了极其迅速的反映。就在举行起义的第二天，他写下了《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一诗，高呼“巴黎，你快宣布公社成立”。在诗中，他揭露“国防政府”“害怕群众超过害怕外国人”，“他们梦想的是赶快停战谈判”，“妄图把第二帝国的枷锁，重新套在革命的脖子上”，想把人民的革命“扼杀在他们肥胖的掌心”。因此，他大声疾呼：“饱尝辛酸、受尽欺压”的劳动群众“快起来造反”，“丢掉那些束缚



1870年10月31日起义

手脚的谋略，抛开那些泥塑纸糊的将军”，“快成立起红色的公社，象一轮旭日升入天空！”10月31日起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先声，而鲍狄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的战斗诗篇，则为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10月31日起义失败后，巴黎在普军的围困下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粮食，没有煤炭，饥饿和寒冷威胁着巴黎。资产阶级趁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民族仇、阶级恨，交织在巴黎无产者的心中，燃烧起更加炽烈的斗争火焰。革命的巴黎在顽强地战斗着，一场新的斗争正在酝酿中。鲍狄埃全力投入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中。1870年11月26日，鲍狄埃作为巴黎工人协会总会的发起人之一，代表总会在同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联名发表的《告城乡劳动者》的宣言书上签名，号召建立“工农共和国”。1871年1月22日，巴黎人民再次举行推翻“国防政府”的武装起义。鲍狄埃再次英勇地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次起义虽然也失败了，但它象一道耀眼的闪电，预示着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

鲍狄埃在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时期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抗战和革命斗争中。在《威廉和巴黎》一诗中，他不仅表现了巴黎人民抗战到底、决不投降的英雄气概，而且在诗题中还表达了把侵略者威廉和普鲁士人民严格区分的原则立场。在另一首诗《担架兵》中，鲍狄埃塑造了一个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白胡子老头的英雄形象，集中表达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斗争愈来愈尖锐、复

杂。决心为革命献出一切的鲍狄埃，于1870年写下了一首《自传》诗，在诗的最后一段中，诗人表示他已经预先写好了墓志铭，准备在即将来临的斗争风暴中英勇献身。

1月22日起义后，“国防政府”为了解除工人武装，镇压人民革命，加紧勾结普鲁士侵略军，加快了卖国投降的步伐，在1月28日迫不及待地同俾斯麦签订了“巴黎投降和全面停战协定”。2月，“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开场，选出了以梯也尔为头目的新政府。2月26日，梯也尔同俾斯麦签订了“和约草案”，以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卖国结束了普法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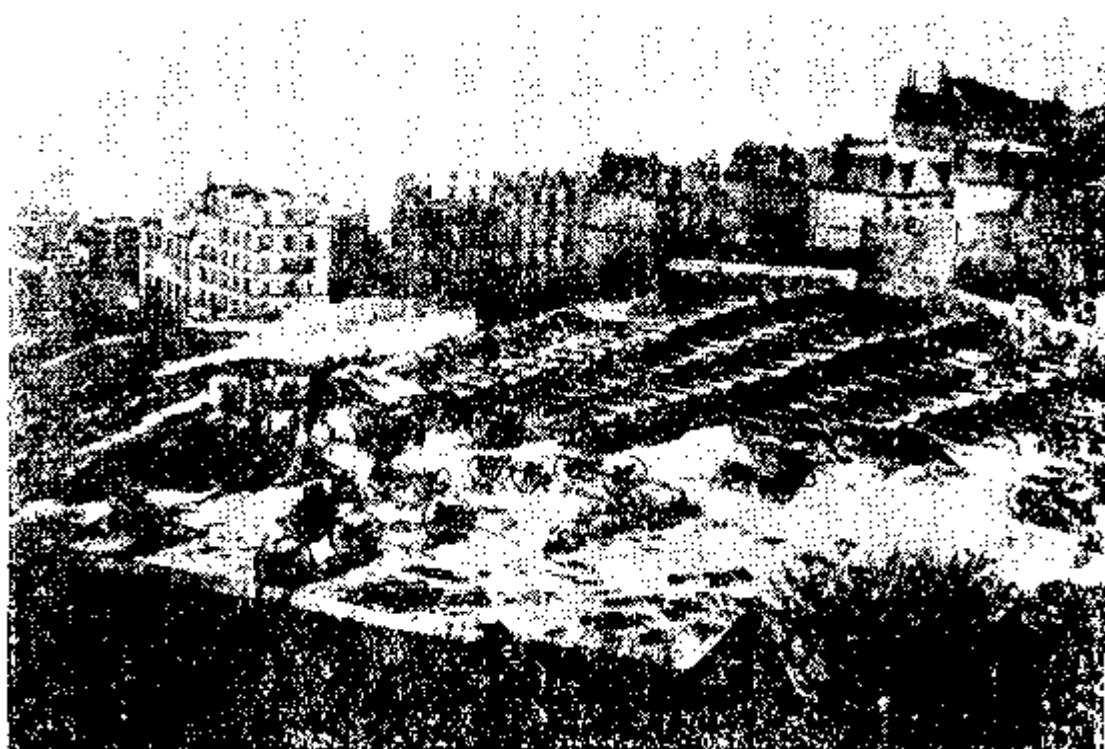
同卖国政府针锋相对，巴黎人民没有放下武器，决心同国内外反动派斗争到底。国民自卫军在二、三月间举行了全体代表大会，选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鲍狄埃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中央委员会是3月18日起义的领导中心，“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①中央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清除了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军官，任命坚定的工人战士担任指挥官，加强了国民自卫军的政治军事领导。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先后宣布，国民自卫军只承认自己选出的领导，反对任何解除武装的企图，必要时它将使用武力进行抵抗。

“和约草案”签订后，普鲁士军队侵占了巴黎的一个角落。国民自卫军抗战的决心坚如磐石，他们作好了保卫巴黎的战斗准备，决不让普鲁士军队再侵入一步。据守在蒙马特尔的营队的代表在罗捷街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巴黎有十个地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08页。

布置了大炮。城郊也武装起来了，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弹药库，垒壁炮已作好了射击的准备。当时右手几乎瘫痪了的鲍狄埃，坚韧不拔地用左手紧握枪杆子，誓与巴黎共存亡。这以前，他早在《担架兵》一诗中借一个白胡子老头的嘴，喊出了他誓死保卫巴黎的坚强决心：

毛奇^①就这样把我们蹂躏，
这野兽夺去了我的右手，
但是我举起左手怒吼：
“你们休想把巴黎夺走！”



蒙马特尔高地上巴黎工人武装——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阵地

^① 毛奇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参谋长。

英雄老人的豪言壮举，充分表现了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抗战到底的钢铁誓言和坚强决心。人民要抗战到底，梯也尔之流却死心塌地要投降。3月10日，梯也尔宣布不再以巴黎为首都，并把“国民议会”迁往凡尔赛。3月12日，他又派出马匹去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被国民自卫军严厉拒绝。这样，在法国极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一场内战势不可免。

3月18日凌晨3时，根据梯也尔预定的阴谋计划，凡尔赛反动军队六千人偷袭巴黎北城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出其不意地抢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解除工人的武装。工人群众义愤填膺，奋起反抗，保卫大炮。就这样，武装起来的巴黎工人，以大无畏的冲天英雄气概和献身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举行



1871年3月18日凌晨，巴黎工人及其家属奋起夺回大炮

了震撼世界的武装起义。这天上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命令瓦尔兰率领工人武装开进蒙马特尔，击溃了反动的政府军。国民自卫军乘胜进击，迅速控制了巴黎市区。工人营晚十时在鲍狄埃的战友埃德^①和里斯博纳^②等人率领下，占领了市政厅。革命的红旗在市政厅的屋顶上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市政厅广场被欣喜若狂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厅内凯歌高奏，巴黎全城欢声四起，人民群众在尽情欢呼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3月18日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节日。恩格斯说：“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③3月18日起义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巴黎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第一次夺得了政权，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光辉的革命榜样。

鲍狄埃作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最有影响的委员之一”，^④直接参加了3月18日的起义。普军对巴黎的长期围困，卖国贼梯也尔之流的不战而降，使鲍狄埃非常愤怒。在围困时期，特别是在起义的日子里，他完全忘掉了自己年老多病的身体，拚命地工作着，顽强地战斗着。他从3月18日起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

① 埃德（1843—1888年）：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的将军和巴黎公社委员。

② 里斯博纳（1839—1905年）：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保卫战中受伤。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31页。

④ 这是鲍狄埃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鲍狄埃的评语。

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①，他怀着无法抑制的狂喜，迅猛地投身于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的烈焰中。这时的鲍狄埃，正如他自己所描绘的那样：

我是工人、艺术家和诗人，
我投身于革命的烈焰，
坚信只有这创造新纪元的转折，
才能使人类永远摆脱贫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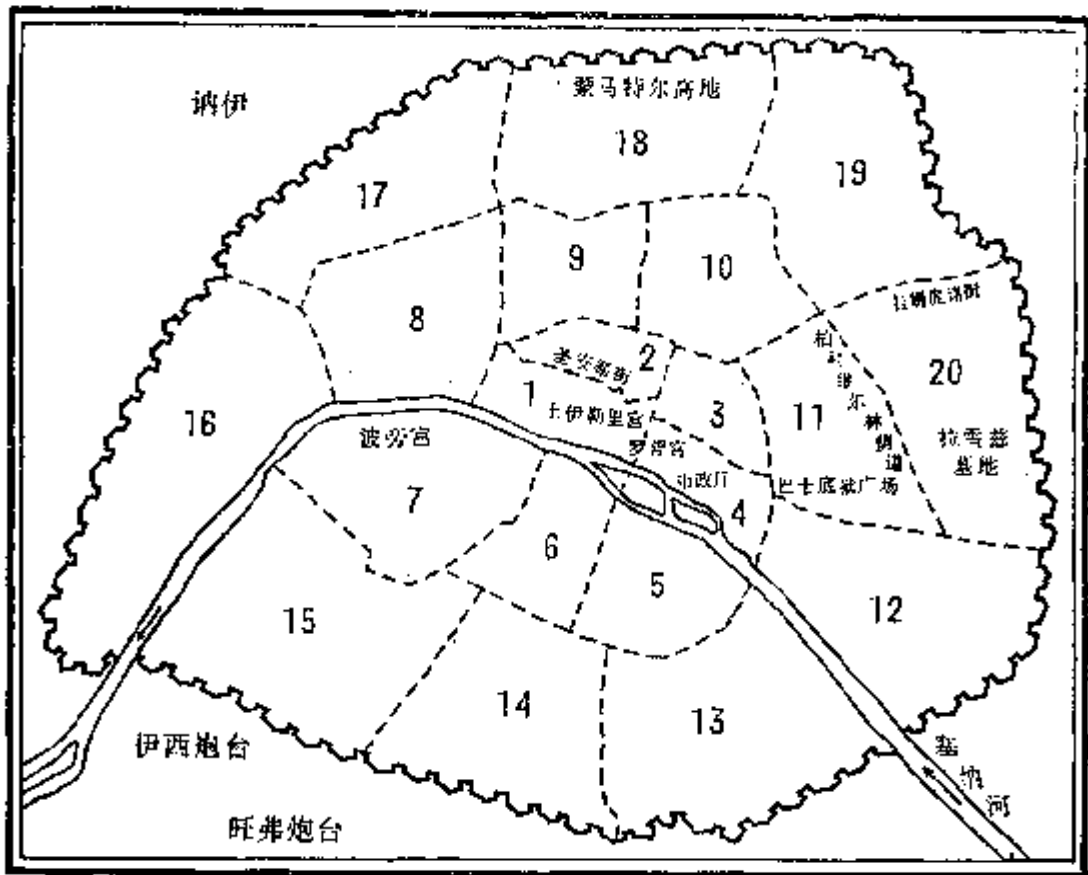
鲍狄埃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获得了对3月18日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这种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驱使他不顾一切地为革命而工作。他的一个朋友这样回忆3月18日起义时的鲍狄埃：“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巴黎已变得疯狂，由于被围而变得狂热；而他比别人更兴奋、更狂热。”鲍狄埃就以这样忘我的工作和无畏的斗争，为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而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二）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

3月18日起义的胜利，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成了革命的临时政府。中央委员会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豪迈地宣布巴黎无产阶级“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61页。

运”是巴黎无产者“必须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但是，它却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一权力，立即乘胜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梯也尔卖国政府盘踞的巢穴进军，以便一举歼灭梯也尔反动政府及其“地主议会”。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却急于进行正式的选举，急于把政权移交给全民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因而就犯了一个马克思所指出的“致命性的错误”，给了梯也尔匪帮以喘息的机会，并使留在巴黎的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能够利用选举再次同无产阶级较量。加之公社一些领导人受了阶级调和论的影响，坚持所谓



巴黎各区示意图
(包括几个与鲍狄埃生平有关的地名)

“全民”的选举，致使几个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区的斗争十分激烈。鲍狄埃所在的第二区就是这种情况。第二区位于巴黎市的中心，又名交易所区，是金融交易所的所在地。那儿资产阶级麇集，反动势力猖獗。但是，工人阶级在这个区的力量也很强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个区里从来就是尖锐复杂的。鲍狄埃、赛拉叶^①、杜朗^②和若昂纳尔等工人候选人，由于资产阶级的捣乱，在3月26日的选举中落选了。

尽管这样，在巴黎全市的选举中，工人阶级仍然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选出的86名公社委员中，只有第二区、第八区和第九区混进了二十一个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③公社委员会受到了巴黎人民的热烈拥护。

3月28日，巴黎公社成立大会在市政厅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天，大街小巷一片欢腾，市政厅广场红旗招展；巴黎这个古老城市，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塞纳河的上空显得格外晴朗。革命使巴黎感到特别高兴，英雄的人民给她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妇女和儿童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国民自卫

① 奥古斯特·赛拉叶（1840—1916年）：制植工人，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马克思的战友。

② 雅克—路易·杜朗（1817—1871年）：鞋样裁剪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5页。

军战士一个个装束得英姿飒爽。清晨，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纷纷走出家门，欢乐的人流挤满了街道，他们喜气洋洋地在谈笑着、歌唱着。国民自卫军整齐的队列最惹人注目。战士们昂首挺胸，荷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坚定豪迈的步伐。人们象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政厅的主会场，去参加庆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的盛典。下午四点，当宣布公社委员名单和公社成立时，广场上礼炮齐鸣，凯歌高奏，妇女舞动头巾，男人把帽子高高抛起，国民自卫军战士用枪刺举着军帽尽情地挥舞，“公社万岁！”的欢呼声震天撼地。成千上万的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跳跃着，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这样万众欢腾、群情振奋的雄伟场面，在巴黎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它给鲍狄埃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直到他逝世前半年，他还记忆犹新地歌唱这动人的情景：

欢腾的人群黑压压一片，
挤满了高奏凯歌的市政厅，
来到这里宣告公社成立，
巴黎象孩子一样高兴。
隆隆礼炮为人民的觉醒欢呼，
庆祝推翻资产阶级的胜利。
阳光灿烂，群情振奋，
到处充满了欢乐的诗意。

（《纪念 1871 年 3 月 18 日》）



1871年3月28日在巴黎市政厅前举行的巴黎公社成立大会

反革命分子是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正当巴黎的革命人民在欢欣鼓舞地庆祝公社成立时，逃往凡尔赛的梯也尔匪帮则在磨刀霍霍，准备向巴黎反扑了。4月2日梯也尔匪军开始向巴黎进攻。4月7日，匪军侵入巴黎西郊的讷伊，被英勇的公社战士击退，于是他们就用大炮不断地轰击城

区。在隆隆的炮声中，那些为了夺权而挤进公社委员会的资产阶级分子，趁机捣乱，退出了公社；在第二区当选为公社委员的那四名资产阶级的走卒，依仗着梯也尔的大炮为他们壮胆，竟然猖狂地向公社挑衅，拒绝接受委任状。对于阶级敌人的挑战，公社立即给予坚决的回击，宣布在4月16日进行补选。

补选以前，支持公社的报纸热情推荐鲍狄埃，称赞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刚毅战士。结果，鲍狄埃和他的三位战友赛拉叶、若昂纳尔、杜朗在补选中全部当选为公社委员。鲍狄埃得票最多。补选是在凡尔赛匪徒隆隆震耳的炮声伴奏下进行的。枪林逼，弹雨急，在敌人进攻的刀光剑影中，鲍狄埃和他的战友毫不动摇，英勇无畏地肩负起革命的重任。鲍狄埃当选时，有人曾挑衅地问他：“你指望公社能获胜吗？”鲍狄埃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并不以为公社会立即获胜，但是这事业是正义的，我没有权利犹豫。”鲍狄埃当选后立即奔赴第二区区长的战斗岗位，其他三位公社委员任第二区副区长。4月19日巴黎公社会议批准了补选的公社委员。从此，鲍狄埃“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①，为公社的事业忘我地做了许多的工作。在公社会议上，他三次被推选为主持会议的副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公社委员。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三）鞠躬尽瘁的人民勤务员

鲍狄埃是由第二区选出的公社委员，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第二区区政府的领导职务。第二区情况非常复杂，阶级斗争十分激烈，鲍狄埃的工作极为繁重。面对着这样一付千斤重担，年老多病的鲍狄埃没有丝毫犹豫，他满腔热忱地把担子挑了起来，成了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勤务员。当时有一位公社委员曾赞扬：“鲍狄埃是最得人心的公社委员之一。”他属于说话不多，但做事最勤的那种公社委员。鲍狄埃在公社时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爱戴，但他自己却只是谦虚地说：“由于这时我已年迈，右手残废，我把军事方面的工作交给了我的同事若昂纳尔，我的职务仅限于担任交易所区区政府的代表，行使区长的职权。”

在第二区区长的战斗岗位上，对公社事业无限忠诚的鲍狄埃，把坚决贯彻执行公社的纲领、政策和一切革命的决议、措施看作是他首要的任务，把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看作是他最重要的职责。在一份自传中，他自豪地写道：“我执行（第二区）区长的职务直到5月28日……我毫无保留地同意3月18日革命的纲领：……为工人的解放而奋斗。我相信在这整个阶段中我履行了我的职责。”

巴黎公社4月21日会议上，鲍狄埃当选为公社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负责邮政、电报、交通等方面的事务。在这个岗位上，鲍狄埃也卓有成效地贯彻了公社的纲领，实施了

公社一系列的决议和措施。他签署过命令，要铁路当局半价优待贫穷的乘客。在他作为会议副主席所主持的一次公社会议上，通过了废止面包工人的夜工等决议。这个被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为突出鲜明地表现了巴黎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决议，就是由鲍狄埃等人所领导的社会服务委员会去执行的。社会服务委员会在讨论决议、制订措施的时候，鲍狄埃总是根据他对巴黎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了解，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5月4日公社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征用逃往凡尔赛的资本家的工厂问题时，鲍狄埃积极地支持将这些工厂移交给工人协会（这一措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赞扬）；并建议立即另外开设工厂，为国民自卫军制作内衣，“以便立即为贫苦公民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

鲍狄埃是来自穷苦工人的公社委员。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无比憎恨，而对工人和劳动人民却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在他走上工人政府的领导岗位后，仍时刻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阶级兄弟在政治上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翻身而辛勤工作。公社革命以前，鲍狄埃对工人失业的痛苦深有体会。他在诗歌中曾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一主题。他担任公社委员以后，开列了一份希望公社分配工作的人员的名单，以便尽快地为他们安排工作。他非常清楚，在旧社会，失业工人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了解救燃眉之急，常常不得不把家中仅有的缝纫机、被褥、铁砧，甚至连铁钳、铁锤等细小工具都送去典当。在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穷人典当物品承受了多么大的挖肉补疮的痛楚呵。在《失业》一诗中，鲍狄埃悲愤地控诉道：

母亲给孩子们床上盖几件破衣裳，
但这对御寒有什么用处？
小家伙昨夜冷得发抖，
可怜那破被早已送去典当。

巴黎公社成立后，当然不能容许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痼疾继续存在。在3月29日，即公社成立后的第二天举行的公社会议上，便通过了关于典当的法令，规定抵押在当铺里的物品暂停出售。3月30日，鲍狄埃马上作出了反应，迅速地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拥护公社的这项法令和其他法令的声明上签了名。5月6日，公社会议决定无偿发还金额不超过二十法郎的典当物品，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畸形肿瘤刺去了锐利的一刀。鲍狄埃发言坚决支持公社的这一革命措施。



穷苦群众领回公社发还的典当物品

鲍狄埃不仅积极支持和坚决贯彻公社的决议和革命措施，而且还根据第二区的特殊情况，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发布了一些决议，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二区在革命前是资产阶级寻欢作乐的罪恶渊藪。这儿人口密度很大，集中了大批脑满肠肥的大资产者。他们终日为非作歹，灯红酒绿，荒淫无耻。因而这个区的妓院多得出奇。这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令人憎恶的毒疮。鲍狄埃早就对此恨之入骨，曾用锋利的诗句怒斥妓院是“肮脏情欲的陈尸场”。他在诗歌中对于那些被迫沦为妓女、备受资产阶级摧残的穷苦人家的女儿深表同情。所以，当他担任了第二区区长以后，就决心彻底割掉这个毒疮。他很快签署了第二区区政府的一项公告，宣布在全区取缔妓院，立即解放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凌辱的女性。正是在鲍狄埃这样的公社委员和英雄的巴黎工人阶级的努力下，“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①。

马克思说过：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②。鲍狄埃是在革命时期由一个普通的工人提升上来的领导者。他地位变了，但是工人本色没有变。他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民勤务员。他扎根在群众之中，从不脱离群众，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他身为公社委员，却只拿相当于法国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590页。

他作为一区之长，从来不摆架子，不指手划脚，无论什么工作，凡是对人民、对公社革命有益的，他都不辞辛苦地亲自抓，亲手干。他除抓大事外，还亲自处理了许多繁重的日常事务。他时而去商店为公社战地医院征集铁床，时而又跑到屠宰场为公社征集肉类，或不辞劳苦地为区政府购置木柴。他还曾不畏枪林弹雨，亲临战斗最激烈的第一线视察。由于凡尔赛匪徒销毁巴黎公社文献，保存下来的史料是很不完整的。然而，即使是通过这些一鳞半爪的史料，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鲍狄埃拖着病残的身体在忘我地为公社事业而日夜奔忙的动人形象。这个坚强的诗人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巴黎公社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又是一个扎根群众中的普通工人和战士，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民勤务员。

（四）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巴黎的无产阶级在 1871 年用暴力革命夺得了政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创立了巴黎公社最根本的一条革命原则。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①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社成立第二天，公社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三项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627—628 页。

他作为一区之长，从来不摆架子，不指手划脚，无论什么工作，凡是对人民、对公社革命有益的，他都不辞辛苦地亲自抓，亲手干。他除抓大事外，还亲自处理了许多繁重的日常事务。他时而去商店为公社战地医院征集铁床，时而又跑到屠宰场为公社征集肉类，或不辞劳苦地为区政府购置木柴。他还曾不畏枪林弹雨，亲临战斗最激烈的第一线视察。由于凡尔赛匪徒销毁巴黎公社文献，保存下来的史料是很不完整的。然而，即使是通过这些一鳞半爪的史料，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鲍狄埃拖着病残的身体在忘我地为公社事业而日夜奔忙的动人形象。这个坚强的诗人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巴黎公社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又是一个扎根群众中的普通工人和战士，一个兢兢业业的人民勤务员。

（四）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巴黎的无产阶级在 1871 年用暴力革命夺得了政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创立了巴黎公社最根本的一条革命原则。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①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社成立第二天，公社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三项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627—628 页。

室里对这批野兽进行了审讯。在临时审讯室的门上，鲍狄埃愤怒地写下了“为人民伸张正义，处死强盗”的标语。通过审讯和惩处反动教士，为被教会所害的无辜人民申了冤，报了仇。公社同时又允许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对于一般教士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不干预。鲍狄埃把第二区的一些教堂租给了一般的教士，供他们使用，并把所得租金用来作为公社或区政府的开支，以解决工人政府经费不足的困难。公社的这些革命行动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肯定。马克思说，公社成立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马克思接着还指出：“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的干涉”，从而使“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①

公社实行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是摧毁资产阶级精神压迫工具的极其重要的措施。在教育方面，公社不仅把教会势力从学校中赶了出去，而且还对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初步尝试。在这方面，鲍狄埃等人积极参与制订和发布了一些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文告，也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鲍狄埃参加签名的3月23日《告工人书》和3月27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宣言》，都提出了实行“免费的世俗的^②全面教育”的主张和“推广世俗的全面的职业教育”的任务。4月23日，鲍狄埃又同第二区的其他三位公社委员一道，签署了一份题为《世俗学校》的公告。公告严厉谴责了教会学校只是“为君主的利益服务”，其办学的原则“就是否定任何进步”；声明公社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5页。

^② 世俗教育指非宗教的教育。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SOLIDARITÉ

ÉCOLES LAIQUES

CITOYENS.

Apprenez les langues étrangères à nos enfant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istoire et la géographi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 moral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dessi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 musiqu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franç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ngl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spagnol,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tal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llemand,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lati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grec,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russ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arabe,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hébreu,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chino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indien,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Apprenez leur le japonais, car c'est la seule façon de leur donner un grand avenir.

LA DÉLÉGATION COMMUNALE DU 2^e ARRONDISSEMENT

ÉLÉSE BOFFIER A. VERGÈRE

JACQUES BELANTÉ J. ROUVARD

鲍狄埃参加签署的“世俗学校”的公告

能资助这种学校，而要代之以培养“健康的刚毅后代”的世俗的免费义务教育。公告最后强调要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每个男女儿童在学完初级课程之后，再在授予一两种手艺的学校兼车间里毕业”。

旧的教育制度只为培养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服务，而穷苦劳动人民的子女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鲍狄埃在十三岁时就因家庭贫穷而不能上学，他从小就深感不能入学的痛苦。鲍狄埃曾上过两年教会学校，他对教会学校厌恶至极。他感到在那种学校里充满了“令学生打瞌睡的荒诞”，“无

耻的教士”只会用“虚伪的教义充塞学生的头脑”；学生就好像是一群“小囚徒”。老师教育学生就如“用墨水在洁白的本子上胡写乱涂”。因此，他积极领导和参加了公社改革旧教育制度的斗争。

文艺同教育一样，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前它被剥削阶级盘踞着。为了对文艺进行革命的改造，把被资产阶级霸占的文艺阵地夺过来，使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公社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一些工作。

公社成立不久，就着手把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队伍，成立了艺术家协会等组织。鲍狄埃作为一个工人诗人、绘制印花布图样的工艺美术家，参加了艺术家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个协会是在4月13日成立的。鲍狄埃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主席，并代表筹备委员会向与会的四百多名艺术家作了报告。鲍狄埃在报告中，第一句话就庄重地宣告，该协会由支持公社原则的巴黎艺术家组成，明确规定了协会的革命性质。4月17日选出了协会的领导机构联合委员会，鲍狄埃被选为委员会委员。4月22日，由联合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鲍狄埃等十四人签署的协会的纲领，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上。纲领指出协会应积极支持巴黎公社，用自己的工作推动世界共和国的到来，同时还给协会提出了保护艺术遗产、举办艺术展览、出版艺术刊物、开办艺术学校等具体工作任务。

艺术家协会成立后，在公社教育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对文艺机关进行革命的改造工作。革命前，罗浮宫博物馆

是专供王室、贵族和资产阶级享用的。这个博物馆的官员在革命后仍然坚持其反动立场，拒不服从艺术家协会联合委员会的命令，并公然宣称不承认公社，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于是艺术家协会决定派鲍狄埃等人去公社请示。公社立即采取了革命措施，解除了罗浮宫博物馆及土伊勒里宫旧行政官员的职务，任命了艺术家协会联合委员会成员为临时负责人。新的领导在博物馆内同残余的反动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决定对劳动人民开放博物馆。同样，一些长期被资本家霸占的剧院也被革命人民夺了过来，交给演员协会管理，使这些过去专供王公贵族和资产者享乐的场所变成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文艺宣传活动的阵地。在博物馆，艺术家协会还举办艺术展览，使过去那些无权展出的革命的艺术作品得以展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供广大劳动人民参观欣赏。在剧院，也经常举行生气勃勃的音乐会和诗歌朗诵会，演出的节目密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群众把剧院挤得满满的，他们第一次成了剧院和文艺舞台的主人。那些同鲍狄埃一样在革命前只能到诗歌酒社去进行宣传演出的吟唱诗人和歌手，现在已能登上剧院舞台。他们那豪情满怀的革命歌声涤荡了充斥艺坛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靡靡之音。同时，鲍狄埃等革命文艺家以前所坚持的街头吟诵、诗歌传单等宣传形式，公社时期就被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采取这些形式，活跃在前线、战壕和街头巷尾，把文艺送到国民自卫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中去，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

志。在公社革命的短短时期内，巴黎文艺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大批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革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正是3月18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把第二帝国和资产阶级的卑鄙龌龊的巴黎砸得粉碎，“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①英雄的巴黎无产阶级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做出了值得效法的榜样。

巴黎公社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系列措施，象一把把尖刀深深刺入了旧制度的内脏。由于凡尔赛匪徒的进攻，虽然这些措施有许多都还来不及实现，但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4页。

第四章 为保卫巴黎公社而战斗

(一) 参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马克思在他的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①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府从它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处境十分困难。在城外，有十五万普鲁士侵略军压境，还有十多万凡尔赛反动军队的进攻；在城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不断地进行破坏捣乱，同凡尔赛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拼死地反抗，社会上的败类在趁火打劫，资产阶级反动报纸仍在进行反革命宣传，波拿巴党徒和过去镇压工人运动的阴谋家、刽子手还在为非作歹，投机商人也在囤积居奇。新生的工人政权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同凶恶的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公社强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迫在眉睫，十分艰巨。

对公社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无比热爱的鲍狄埃，十分关心这个工人政权的巩固和成长。他容不得任何损害公社利益的行为，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更是切齿痛恨。在保卫公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立场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定，行动果断。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①鲍狄埃对扩充和加强国民自卫军这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极为重视。1871年3月21日，他在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上发言，同意将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完全并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便统一和加强国民自卫军的领导。国民自卫军是工人的武装、人民的军队。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清除那些混进国民自卫军的资产阶级营队。鲍狄埃作为第二区的区长，在5月20日毫不迟疑地解除了被资产阶级把持的国民自卫军第八营和第十一营的武装，从而纯洁并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鲍狄埃积极动员工人参加国民自卫军、壮大公社的武装力量。他常常教育青壮年，鼓励他们参加国民自卫军，为公社革命献身。他还十分关心加强这支工人武装力量的装备。他曾指出，在圣芒戴炮台有一座24公分口径的大炮，应加以充分利用。他也非常关注这支工人部队保持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的本色。他提议用一定的标志代替国民自卫军军官的袖章，以免有人热衷于佩带袖章，涣散士气，影响革命。

在保卫公社的战斗中，对于动摇军心、瓦解战斗意志的叛卖行为，鲍狄埃是毫不留情的。当凡尔赛军队占领了从南方通往巴黎的要塞伊西炮台时，公社的军事代表罗谢尔擅自发布了失守消息，散布了惊慌情绪，并在报刊上发表了讨好凡尔赛分子的信件。罗谢尔的这一叛卖行为激起了鲍狄埃等公社委员的无比愤怒。5月10日公社开会讨论这一事件，鲍狄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43页。

坚决主张逮捕罗谢尔，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在公社诞生后的最初日子里，面对阶级敌人疯狂的反革命活动，公社采取了一些镇压反革命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维护巴黎的革命秩序，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新生的工人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随着凡尔赛匪帮对巴黎城的炮击，城内敌人的破坏捣乱活动又嚣张起来了。客观形势迫使公社采取措施，进一步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到4月底，公社决定成立公安委员会，以利集中权力，统一领导，来对付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但是，蒲鲁东派坚决反对这一措施。他们根据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反对任何权力的集中，认为在“‘公安委员会’的背后隐藏着专政”，攻击公安委员会是“独裁”。他们还反对公安委员会这个名称，因为它沿用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专政机构的名称。公社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同蒲鲁东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斗争。鲍狄埃在这场斗争中站在这些公社委员的一边，在5月1日表决时投了赞成票，并用书面形式申述了他的理由：“形势要求我们行动果断和一致，不管名称如何，我投票赞成。”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鲍狄埃观点明确，顾全大局，所以在公社委员中他被人称为“革命的专政派”。

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杜绝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侵蚀，保持公社干部的革命本色，防止他们蜕化变质，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鲍狄埃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十分重视。5月6日他和若昂纳尔联名向公社提出了一个提案，严厉规定：“一切文武公职人员，凡贪污受贿者，立即送交军事法庭，

并立即按人民法令论处。”公社在5月19日会议上通过了和这个提案的内容大致相同的法令。就在这天会议上，鲍狄埃还同另外两名公社委员提议成立最高审查委员会，“对公社所属机关的账目进行总审查”，以杜绝贪污舞弊。这一提案，经表决后通过。

镇压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反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鲍狄埃在领导第二区的工作中，先后下令逮捕了几个对抗公社的资本家。在这以前，鲍狄埃还写过一首诗《枪毙盗贼》，诗中提出，要把那些趁着生活物资供应困难行劫的坏分子、那些使一个鸡蛋卖五十七个苏^①的投机商和那些“把空气也投入了合股公司，把阳光也变成股份”的吸血鬼统统枪毙。无情地枪毙这些盗贼，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人民的“最高道德标准”。列宁说过：“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②巴黎公社在镇压反革命和坏分子方面，也有这种沉痛的教训。

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巴黎公社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当时，一些公社委员想要同外省建立联系，就是争取同外省农民联合所作的一种努力。马克思说过：“如果公社的巴黎

① 法国旧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17页。

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①

鲍狄埃是主张同外省建立联系的。他尤其希望巴黎工人同农民联合。1870年11月26日，鲍狄埃参加签署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巴黎工人协会总会联名发表的《告城乡劳动者》宣言，就曾提出建立“工农共和国”的主张，号召城乡劳动者即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鲍狄埃一直关注贫苦农民的解放，写过一些同情他们痛苦生活的诗，召唤他们起来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鲍狄埃在外地的漂泊生涯中，目睹农民终年劳累、死于冻饿的惨景，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工农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性。在《红色的雅克》^②一诗中，鲍狄埃用感人至深的诗句描写了弯腰驼背的农民的非人生活，大声疾呼农民起来斗争：

起来，起来，流尽血泪的平民，
复仇的时刻已经来临。

……

把谬误一扫而净，
使教皇和帝王都惶恐震惊。

1871年5月7日鲍狄埃参加发起组织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外省协会联合会”。这个协会的目的在于建立巴黎同外省的联系，向外省广泛宣传公社的革命原则，以期“建立巴黎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1—382页。

^② 雅克是法国农民的绰号。

外省的神圣同盟”^①，把公社革命扩展到整个法国。鲍狄埃是这个联合会发起委员会中唯一的公社委员，实际上是代表公社来领导这个组织的。鲍狄埃在影响和领导这个组织时，没有辜负公社委员会的委托。这个联合会发表的纲领，重申了公社政治宣言中的重要内容。它还发表了一份公告，呼吁外省人组织起来，迅速派遣代表来巴黎参加外省协会联合会。但是，由于梯也尔匪帮对巴黎进行严密封锁，加之联合会内部成分复杂，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鲍狄埃还注意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在公社的旗帜下。在这方面，他和其他一些公社委员争取共济会的工作成绩最著。法国的共济会是在十八世纪成立的。这是一个反映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观点的半宗教性组织。公社时期，巴黎的共济会对发动内战的梯也尔有过幻想。公社委员会为了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支持，做好团结共济会的工作，曾两次接见共济会会员。4月28日，公社委员会选派鲍狄埃、弗兰克尔^②等五名代表负责争取共济会的工作。4月29日，公社委员会继26日之后再次接见共济会。这一天早晨，五十五个共济会分会的一万多名共济会会员集合在罗浮宫附近的广场上。鲍狄埃等五人，代表公社委员会前往迎接。他们带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市政厅广场，举行公社委员会接见共济会的隆重仪式。接见会上共济会发表了支持公社的

① 《1871年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第165页。

② 弗兰克尔（1844—1896），首饰工人，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法国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声明。会后他们把队伍开到巴黎西北郊讷伊防区的前沿阵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把共济会的旗帜插在阵地工事上。鲍狄埃等五人代表团一直陪同游行队伍走到了最前线。共济会的这次示威游行受到了马克思的重视。他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提到这次游行，用以证明公社广泛的群众基础^①。然而，梯也尔拒绝了共济会提出和谈的要求，凡尔赛匪徒向共济会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子弹打在共济会的旗帜上。这就从反面教育了共济会，使他们抛弃了对梯也尔的幻想，站在公社的一边，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战斗。鲍狄埃等人争取共济会的工作获得了成功。5月5日，巴黎的共济会向法国和全世界的共济会发出呼吁，号召他们为公社的事业而斗争。

由于象鲍狄埃这样的公社委员们的努力，公社坚持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了革命专政的巨大威力，使斗争复杂、处境困难的巴黎，革命秩序井然，人民心情舒畅，斗志昂扬，过着进取向上、朝气蓬勃的革命生活。公社的巴黎，一派革命的新气象。

马克思的名字是同巴黎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给了公社战士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列宁说过：“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那些‘奋不顾身的’、‘决心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

^① 《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119页。

接步骤。”^①同鲍狄埃一起担任公社第二区领导职务的赛拉叶就是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派往法国的联络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驻巴黎的全权代表。同鲍狄埃一起对共济会进行争取工作的弗兰克尔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公社成立以前和公社时期，赛拉叶、弗兰克尔、瓦尔兰都同马克思有过通讯来往。鲍狄埃在公社期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显然和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在公社保卫战中英勇奋战

正当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满腔热忱地致力于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凡尔赛匪帮却“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②加紧了对巴黎的军事进攻。

梯也尔逃到凡尔赛之后，就竭尽全力拼凑反革命武装，准备杀回巴黎。经过一段喘息的时间，他将反革命武装从原有的一万多名残兵败将扩展到了十三万人，并在城外大修工事，广筑炮台，围攻革命。可是，这个反革命侏儒凭着手里这点杂牌军就想同公社的巴黎较量，当然不可能击败英勇的公社战士。因此，他不断奴颜卑膝地向欧洲各国反动政府求援。德国政府是梯也尔镇压公社革命的最卑鄙无耻的帮凶。俾斯麦表面上诡称在巴黎和凡尔赛中间恪守“中立”，实际上却和梯也尔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马克思曾经提醒公社领导人，叫他们千万不要轻信俾斯麦所谓保持“中立”的诺言。

① 《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02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236页。

事实果然不出马克思所料，俾斯麦和梯也尔为了共同对付巴黎的无产阶级，5月10日在法兰克福匆匆忙忙签订了正式和约。俾斯麦不仅允许凡尔赛扩军，而且立即释放了十万被俘法军，并将法国应付的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推延到“平定”巴黎以后。这就大大加强了梯也尔的反革命实力，使这个刽子手能够向巴黎猛扑过来。

鲍狄埃虽然没有担负公社的军事指挥工作，但他一直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从各方面全力支援前线。他尤其关心国民自卫军的士气。为了了解战士的情况，正确地估计战争的形势，他冒着敌人的炮火，亲自跑到战斗最激烈的前沿阵地进行调查。在4月28日的公社会议上，鲍狄埃在发言中介绍了他的一次战地调查的情况。他说：“我应当告诉公社，在旺弗^①和在这里，我们来开会以前都曾见到国民自卫军派到我们这儿来的代表。如果你们见到他们，你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情况很惨。但是我得告诉大家，我对遭受攻击最猛烈的据点——阿尼埃尔和勒瓦卢瓦^②作过十分认真的调查。我说，那儿的情况并不令人灰心，情况甚至并不坏，我们的兵力几乎是够多的了。他们情况良好，精神抖擞，服装好，武器好，虽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那么多大炮，但是营长们终究还是满意的……。”鲍狄埃就以这样的实地调查，有力地驳斥了悲观消极的论调，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同志的战斗意志。

从五月初开始，战斗越来越激烈。由于众寡悬殊，公社在战场上渐渐转入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公社战士纷纷求战，

① 地名，在巴黎城外西南方向，公社在这儿设有炮台。

② 这两个地方都在巴黎城外西北角。

迫切要求奔赴火线参加保卫公社的战斗。5月14日，鲍狄埃和赛拉叶、杜朗、若昂纳尔四人发表了《第二区公社委员告全区国民自卫军官兵书》，积极支持战士们申请参战的要求，宣布“第二区各营队都将应召参加实际的（作战）行动。他们将不必再去羡慕其他区的英勇兄弟了”。随后，第二区的战士全部投入了抗击凡尔赛匪军的战斗。

5月21日，梯也尔匪帮在城内奸细的指引下，趁虚而入，从城西南的圣克鲁门冲进市街。不久，在城北封锁巴黎的德国军队也撕破了“中立”的假面具，让凡尔赛军偷偷通过了他们所控制的禁区，向巴黎市区推进。这样，公社腹背受敌，震惊世界的“五月流血周”开始了。在凡尔赛匪帮手持屠刀进入巴黎的时候，梯也尔就恬不知耻地扬言，只要他们一登上城墙，公社战士便会马上溃逃。然而，英雄的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不仅没有溃逃，而且还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视死如归，挺身迎战，誓为不朽的伟业而英勇献身。巴黎的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是一座抗敌的壁垒；巴黎的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子，都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墓。革命的巴黎，在逐街逐屋地进行抵抗；公社的巴黎，在人自为战地同敌人进行肉搏。对于巴黎人民这种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伟大导师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赞扬说：“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①

在流血的一周中，鲍狄埃始终奋不顾身地转战在街垒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2页。

同时还和赛拉叶等三人代表第二区发布了一份鼓舞人心的公告，号召人民起来为保卫公社而战。公告用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写道：

图谋消灭巴黎的保皇党们自以为胜券在握，其实，他们不过是在自掘坟墓。
到街垒上去吧，弟兄们到街垒上去！
让街道的每个角落都变成堡垒！儿童们，
快搬运路石！妇女们，快去缝制沙袋！
公社的营队战士们，快拿起武器！……
起来，革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
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这份公告对于公社战士是冲锋的号角，对于敌人，是声讨的檄文。人民看到它精神振奋，敌人看到它胆颤心惊。进入第二区的凡尔赛匪徒企图用血的恐怖来抵销公告的影响，便象疯狗一样在交易所广场大批屠杀无辜的居民。然而，他们千方百计、耍尽花招，也抓不到公告的主要签署人鲍狄埃和赛拉叶，于是就胡乱枪杀了两个市民，造谣说他们已被枪决。

五月的最后一周，巴黎全城浓烟滚滚，炮火连天，到处都有英雄的公社战士在洒流鲜血。英勇顽强的巴黎人民，万众一心，誓与公社共存亡，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不管白天黑夜，始终奋战在街垒上。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一面持枪战斗，一面继续掀起铺路石，把家具、木桶从窗口扔出来，在大街小巷迅速筑起了五百多个抗击敌人的街垒。每个街垒都插上公社的红旗。妇女们一面坚持救护伤员的工作，一面又组织了“妇女营”，为保卫工人政权而战。孩子们接过倒下

的父兄的武器，冲上前去，英勇杀敌。老人看见儿女们的尸体，没有流泪，而是拿起枪来，誓为英雄儿女报仇。指挥员倒下了，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挥动红旗，召唤活着的战士赶快接替他的工作，继续战斗。初夏的巴黎，时常大雨滂沱，电闪雷鸣，雨水混着鲜血，染红了全城。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英勇奋战的壮烈场面。

5月23日，蒙马特尔制高点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失守了。这一天，著名的波兰革命家、巴黎城防司令兼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军长东布罗夫斯基（1836—1871年）将军，为了保卫公社事业，在街垒战中英勇牺牲。接着又有一些街区失陷。形势愈来愈紧迫，但鲍狄埃始终坚守在第二区的战斗岗位上，签署了最后一份公文。公文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号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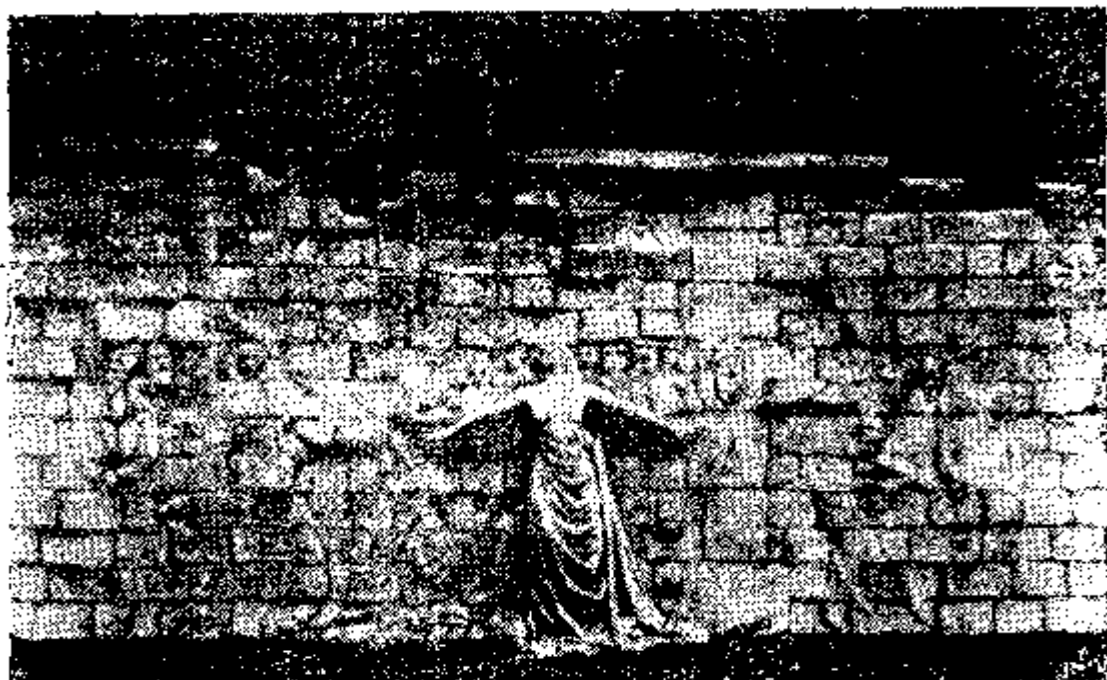
英勇保卫巴黎公社的一个街垒

所有的部队集合起来，继续战斗下去；听从最高领导机关公安委员会的命令，保卫公社。

5月24日，公社委员会从市政厅撤离，公社的所有领导机关都迁到第十一区区政府。第二区四分之三的街区已经陷落，但是鲍狄埃仍然和战士们一起顽强地坚守阵地，继续战斗。

5月2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攻占了第二区，只有一条街还在战斗。鲍狄埃奉命和其他公社战士撤离第二区，转移到第十一区。就在这一天，公社的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1809—1871年）在水塔广场的街垒战中英勇献身。鲍狄埃的战友杜朗也在激战中被敌人惨杀。

5月27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近二百人，在拉雪兹神甫墓地同二十五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才退到墓地的一堵墙边。这些宁死不屈的英雄



公社社员墙

战士，他们举起双拳，组成一道人墙，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迎着敌人的铅弹昂首挺立，全部壮烈牺牲。5月28日，瓦尔兰领导的最后一个街垒——拉姆庞诺街垒也被层层围攻的匪军吞噬了。

持续了八天的惊心动魄的街垒战结束了。鲍狄埃说：“我同费雷^①、……瓦扬^②、瓦尔兰和德勒克吕兹一起在十一区渡过了最后的战斗日子。”巷战结束后，梯也尔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公社的巴黎变成了一片血海。列宁指出：这是“一次巴黎空前未有的大屠杀。约3万巴黎人被野兽般的兵士杀死，约45000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后来被处死，被流放去作苦工和移民的数以千计。巴黎总共损失了约10万子弟，包括所有各行业的优秀工人。”^③梯也尔对优秀的工人代表、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创始人瓦尔兰的杀害是惨绝人寰的。瓦尔兰战斗到5月28日最后一个街垒陷落时被捕。他被穷凶极恶的凡尔赛强盗拖到蒙马特尔，在那儿游街达一小时之久。那些嗜血成性的匪徒们一路不停地残害这位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瓦尔兰头上“布满了佩刀砍的伤痕，转眼间就成了一个鲜血淋漓的肉球；眼珠也从眼窝里耷拉出来”^④。但是无产阶级优秀的儿子瓦尔兰，却始终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在敌人的枪

① 费雷（1846—1871年）：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被捕，1871年11月28日英勇就义。

② 瓦扬（1840—1915年）：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布朗基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③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124页。

④ 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346页。

口和刺刀面前，他气壮山河地高呼“公社万岁！”，英勇就义。鲍狄埃和一些幸存下来的公社委员迅速转入了地下，为继续公社的事业坚持战斗。公社英烈们为之献身的公社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①

（三）《国际歌》在革命烈火中诞生

五月流血周战斗的最后时刻，鲍狄埃向敌人射出了最后一颗仇恨的子弹，从被轰塌的街垒阵地撤退下来，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梯也尔匪帮对公社委员、第二区区长鲍狄埃，这个用笔杆子、枪杆子狠狠打击敌人的英雄战士，早就恨之人骨。他们千方百计地四处搜捕他，几次无耻地发布鲍狄埃“被捕和被处决”的消息，造谣惑众，以解其恨。然而公社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无限热爱公社的事业和公社委员。人民群众在刀光剑影中，冒着杀头的危险抢救和掩护公社委员。人民群众希望保留下革命的火种，积蓄革命力量，迎接更加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到来。鲍狄埃就是在工人群众机警的掩护下，安全转移到了蒙马特尔区，隐藏在一个工人的破旧不堪的顶楼里。

经过公社革命和最后一周血战的锤炼，鲍狄埃在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9页。

主义和第一国际的指导和培养下，已经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战士。这些日子，虽然繁重的工作、激烈的战斗和敌人的迫害又进一步加重了他的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但他的斗争意志却更加坚强，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在蒙马特尔那间穷苦工人的顶楼里，他日不安坐，夜不安眠。公社时期伟大的斗争生活，流血一周壮烈的奋战场面，一幕一幕地在他脑海里重现。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短短的七十二天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他们所从事的是惊天动地，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然而，这个事业才刚刚开头，便遭到了梯也尔、俾斯麦这些反革命势力的绞杀。现在，欣欣向荣的革命的巴黎已经看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只是人间的地狱，杀人的屠场。透过顶楼的秘密通风口，鲍狄埃看见运送尸体的车辆来往不绝，反动派把一车车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的尸体倒向蒙马特尔公墓的巨大墓穴。残暴的敌人在堆积如山的尸首上浇上煤油，烧起了噬人骨肉的绿色火焰。每当夜深人静，梯也尔匪帮杀害公社战士和无辜人民的一阵阵排枪声就不断传来，枪声落处便爆发出刽子手们得意的狂笑和兽性的嚎叫。面对着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鲍狄埃怒火中烧，仇恨满腔，他强忍着敌人的暴行和疾病带给他的巨大苦痛，抚摸着还在发热的枪筒，又拿起了战斗的诗笔。他要用诗歌作武器，歌颂公社的业绩，宣传公社的原则，继续战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他要向敌人讨还血债，用锐利的笔锋再次把狂暴而又腐朽的资产阶级杀个人仰马翻，让梯也尔之流在革命的战斗诗篇面前发抖！

鲍狄埃紧握笔杆，心潮澎湃，思绪万端。看着目前沉浸在血泊中的巴黎，一个严肃的问题明确地摆在鲍狄埃的面前：公社真的被梯也尔这帮刽子手绞杀了吗？伟大的公社革命事业真的被埋葬了吗？鲍狄埃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公社并没有死，“这是诞生，而不是葬礼”。公社英烈们在英勇就义时震天撼地的“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使鲍狄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事业满怀希望，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巴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下舍身掩护公社委员的非凡行动，给了鲍狄埃无穷无尽的力量。第一国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对公社革命的支持和声援，尤其给鲍狄埃以极大的鼓舞，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公社革命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透过先驱者的业绩，他看到了国际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透过笼罩巴黎的沉沉黑夜，他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明天。他更加坚定了为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在公社那些难忘的日子里，鲍狄埃通过他的亲密战友赛拉叶等，深刻领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对公社革命的伟大的指导作用。恩格斯称巴黎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①，鲍狄埃就把公社战士和公社的后代叫作“国际的儿女”。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影响下，鲍狄埃认识到公社的事业是国际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在他参与签署的一些公告和宣言中，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建立“世界共和国”的奋斗目标。现在，公社虽然被扼杀了，但是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国际还巍然屹立，正在领导着各国工人阶级为他们共同的解放事业而团结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279页。

斗。法国工人尽管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决不能气馁，应该抬起头来，在第一国际的领导下，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明天而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鲍狄埃彻夜不眠，握笔凝思，一个庄严雄伟的主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突出：唤起工人们团结起来，作一次最后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残暴，指出它的必然灭亡；颂扬工人阶级必将解放全人类，展示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这个伟大的主题把无产阶级诗人鲍狄埃的创作激情推向了高峰，象火山爆发，烈焰冲天，象大海涨潮，浪击千里。鲍狄埃迎着“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①的黎明，写下了献给第一国际的革命战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②。

国际歌(1871年6月初稿)^③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② 《国际歌》的“国际”是第一国际的简称。

③ 《国际歌》初稿和1887年发表稿（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发表稿的一、二、六段已有正式的中译文，即我国现在通用的《国际歌》三段歌词。这里的《国际歌》初稿译文，凡属初稿和发表稿一致的地方，且又有正式中译文的，我们一律采用正式的中译文，其余部分是我们根据原文试译的。

L'Internationale

C'est la lutte finale,
Grappes 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a guerre humaine.

Debout ! l'âme du prolétaire !
Travailleurs, grappe nous enfin.
Debout !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
Debout ! les forçats de la faim !
Pour vaincre la misère et l'ombre
D'une esclavage, debout ! debout !
C'est nous le droit, c'est nous le nombre.
Mais qui s'élève nous, braves tout

C'est la lutte finale,
grappe 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a guerre humaine.

Il n'en est pas de savants diplomates,
Ni dieu, ni César, ni tribuns,
Ni bourgeois, ni bourgeois ennemis,
Ni action au salut commun.
Pour que les voleurs rendent gorge,
Pour briser l'esprit de cachette,
Allumons notre grande forge !
Battre le fer quand il est chaud !

E. Pottier

鲍狄埃 1871 年 6 月写的《国际歌》初稿第一、二段及其登唱词的手迹。

最末一行是鲍狄埃自己的签名。

起来！无产者的灵魂！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紧。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为了战胜那黑暗和贫困，
奴隶们，起来，起来斗争！
我们有正义，我们有群众；
我们一无所有，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工人们，我们自己拯救自己，
为人类共同的解放斗争到底。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点燃我们巨大的熔炉！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王朝的混战已使我们厌烦，
我们之间要和平！向暴君们开战！
在反动军队里实行罢战，
枪刺向下！队伍解散！
强盗、君王、剥削者和教士，
都是些吃人的罪犯。
老板是我们的仇敌，
这个口号要永远铭记在心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旧的国家机器在绞杀我们：
资本家暂时获胜，洋洋得意；
机关枪维持着旧秩序，
血腥屠杀儿童和妇女。
残暴凶恶的高利贷者，
要烧焦我们的尸体，
将罢工的工人，
埋进死者的墓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莫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地球照样转动不停。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把旧世界彻底埋葬！
让面目全新的人类，
沐浴着正义的灿烂阳光，
和金黄的麦穗一起成长！
还有损害果木的蛀虫，
也不用害怕和惊慌。

劳动将在人类的家园里，
使红色的硕果结满树上。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四) 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 《国际歌》初稿

在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中，在巴黎公社发祥地蒙马特尔工人区光荣诞生的《国际歌》，是公社战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成的，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铸造成的，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凝结成的。它永远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

梯也尔匪帮血洗巴黎之后，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在狂呼滥饮中欢庆他们“正义、秩序、人道和文明”的“胜利”，英雄的巴黎无产阶级就已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又开始战斗了。在蒙马特尔的一间简陋狭小的顶楼里，鲍狄埃又响亮地喊出了无产者战斗的呼声。他在《国际歌》中大声疾呼“起来！无产者的灵魂！”“为了战胜那黑暗和贫困”，为了“夺回劳动果实”，他斗志高昂地号召奴隶们“起来斗争！”鲍狄埃把公社称为“无产者的灵魂”，呼唤再次掀起公社革命，同资产阶级作一次“最后的斗争”。经过巴黎公社革命，鲍狄埃把无产阶级同资

产阶级的斗争，称作“最后的斗争”，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是最终实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崇高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鲍狄埃在《国际歌》的叠唱词中，反复强调“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用富有感召力的艺术语言，表达了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的必胜信心。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是鲍狄埃诗歌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 鲍狄埃懂得了这一真理，在《国际歌》中他把资产阶级剥削者称作“吃尽了我们的血肉”的“毒蛇猛兽”，指出有朝一日要把它们通通消灭干净。针对法国资产阶级当时对革命人民所进行的疯狂反扑，鲍狄埃还明确地宣告，不要看“资本家暂时获胜，洋洋得意”，无产阶级一定要“把旧世界彻底埋葬”，使“面目全新的人类，沐浴着正义的灿烂阳光”。因而，《国际歌》就向人们有力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必定胜利，资产阶级必定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参加巴黎公社伟大的革命实践，鲍狄埃亲眼看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那些巴黎公社的优秀儿女，充满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历史、改造世界的英雄气概，“具有何等的灵活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① 鲍狄埃想起这些，在他心目中，1848年革命时他所讴歌的人民“这个战斗的巨人”就更高大、更不可战胜了。他在《国际歌》中无比自豪地向着梯也尔那群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的历史小丑庄严宣布：“我们有正义，我们有群众；我们一无所有，要做天下的主人。”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世界的创造者。早在公社革命以前，马克思于1864年就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② 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只是一小撮，而无产阶级则代表着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篇历史性文献中还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③ 的伟大思想。鲍狄埃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这一光辉思想：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工人们，我们自己拯救自己；
为人类共同的解放斗争到底。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文艺作品以来，是鲍狄埃的《国际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页。

② 同上，第二卷，第134页。

③ 同上，第136页。

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它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源泉，还在于他们坚不可摧的革命团结。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鲍狄埃在公社活动中十分注意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和劳动群众的联合。他不但领导了外省协会联合会的工作，而且在公社委员会出现分裂时，坚决主张顾全大局，要求公社委员们“行动果断和一致”。公社革命被凡尔赛匪帮残酷镇压以后，鲍狄埃更痛心地感到了公社内部不团结的严重危害。他用深沉的笔触把公社的这条重要经验教训写进了《国际歌》，在叠唱词中一再呼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号召他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联合起来，团结战斗。他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在《国际歌》第一段的开始就响亮地提出“工人们，我们要团结紧”。

巴黎公社革命是由普法战争引起的。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变王朝争霸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鲍狄埃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普法战争爆发前，他和法国无产阶级一起，向全世界的，特别是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联合起来制止王朝间可恶的掠夺战争。普法战争爆发后，他又英勇地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变资产阶级争夺霸权的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鲍狄埃在《国际歌》中，用了第

三段的前半阙来讴歌公社的这条经验：

王朝的混战已使我们厌烦，
我们之间要和平！向暴君们开战！
在反动军队里实行罢战，
枪刺向下！队伍解散！

列宁说过：“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供……。”^①因此，《国际歌》的这一段，意义特别重大。

无产阶级通过国内革命战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总结的公社革命的根本原则。《国际歌》的核心思想，正是体现了公社革命的这条根本原则。《国际歌》对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号召“奴隶们，起来，起来斗争”，打碎这旧的国家机器，“把旧世界彻底埋葬”，“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在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起来，走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公社革命道路。《国际歌》不仅宣布无产者和劳动群众“要做天下的主人”，而且还宣布要把一切剥削者、寄生虫这些毒蛇猛兽消灭干净。这庄严的宣告，形象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体现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质。

马克思曾经指出，公社在3月18日起义胜利后，本应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6页。

趁热打铁，向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彻底消灭梯也尔匪帮。可是，公社没有这样做，以致给了资产阶级政府以喘息和聚集反革命力量的时机。公社也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使经济大权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这是公社极其惨痛的教训。针对这一教训，鲍狄埃在《国际歌》中提出“点燃我们巨大的熔炉！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表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必须不断革命，不停顿地打击敌人，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无产阶级坚强的革命战士、杰出的革命诗人鲍狄埃，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白色恐怖里，没有被血与火所吓倒，又拿起笔作刀枪，继续斗争。他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回顾战斗的历程，展望新世界的远景，把诗歌作为匕首、投枪，在意识形态这条战线上向敌人——资产阶级，发起了新的重大攻势；并且“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国际歌》是鲍狄埃这一时期，也是他一生的不朽的代表作。《国际歌》的创作，标志着鲍狄埃作为无产阶级的杰出战士、优秀诗人，其思想发展和诗歌创作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国际歌》是无产阶级文艺时代光芒四射的里程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3页。

第五章 流亡国外，投身国际 工人运动

（一）在革命导师的关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血腥地镇压了。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哪里有血腥的镇压，革命的火种就在哪里燃烧。当巴黎公社最后的一个街垒拉姆庞诺街垒陷落的时候，最后一名公社战士仍在坚持战斗。他隐蔽在断垣后面，用冷枪射杀趾高气扬的刽子手，并三次将敌人插在街垒上的军旗旗杆打断。拉姆庞诺街这个英雄战士的枪声仿佛向全世界宣告：英勇的无产阶级决不会在资产阶级的暴力面前屈服，斗争没有终止，斗争还在继续。

5月30日，在巴黎上空乌云翻滚，市区内战斗的枪声还没有完全止息时，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的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愤怒地控诉了凡尔赛匪徒对公社战士的血腥镇压，有力地驳斥了敌人对巴黎无产者的无耻攻击和诬蔑，精辟地总结了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并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和英雄业绩。

剥削阶级的残暴，恰恰暴露了它虚弱的本质。梯也尔之流被公社战士顽强的战斗精神吓得心惊肉跳。为了维护资本

主义制度的“秩序”，他们开始对一切曾表示拥护公社的无辜人民肆意逮捕和杀戮，并组织了二十六个所谓的军事法庭，对被捕者审讯并判刑。事实上，这些法庭成了被捕者控诉反动派暴行的场所。怯懦而残暴的敌人，更加经常的是对公社战士不加审讯就秘密杀害。整个巴黎在白色恐怖下受着摧残，公社丧失了大约十万个优秀儿女。

鲍狄埃不能平静的胸膛里，怒火在燃烧，热血在沸腾，恰如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塞纳河水，日夜翻滚着红色的波涛。他写完不朽的诗篇《国际歌》后，日夜思索着，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烈火重新燃烧起来，为死难的战友复仇，为公社复仇。

1871年6月6日，梯也尔通知欧洲各国政府，要它们拒绝公社战士入境。凡是流亡入境的，都要作为政治犯引渡给法国。在梯也尔要求欧洲各国逮捕并引渡的公社活动家名单上，就有鲍狄埃的名字。梯也尔还把支持公社的国际看作洪水猛兽，要求各国严加防范。法国地主资产阶级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对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或承认它的原则的人，一律以罪犯论处。梯也尔政府派出的军警特务，巡行在巴黎市区的大街小巷，搜捕幸存的公社战士。

正当鲍狄埃和他的战友们十分危急的时候，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伸出了救援的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一个拯救流亡者委员会，对处境危险的公社战士全力进行营救。马克思、恩格斯为他们弄到出国护照，安排接头地点和住处，寄钱给他们，并请其他国家的国际支部参加援救工作。

6月下旬，恩格斯接到第一国际法国通讯书记欧仁·杜

邦^①介绍鲍狄埃的来信。信中写道：

鲍狄埃“和我们的赛拉叶同属一个区。^② 这里的人都熟悉鲍狄埃，他在森蒂热街 28 号^③”一个大的绘图室同将近 30 个绘图工一起工作。

6 月底，革命导师托人将出国护照送给隐藏在巴黎市区的公社战士。

革命导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对公社战士的真诚关怀和帮助，给鲍狄埃增添了新的信心和力量。他意识到：在革命遭受暂时挫折时，应作必要的退却和转移，以便聚积力量，准备新的战斗。1871 年 7 月初，他和有孕在身的妻子卡罗琳娜^④以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儿子十三岁，长女十岁，次女六岁），在工人群众的护送下，穿过梯也尔匪徒的重重封锁，秘密地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巴黎转移出来，取道比利时，渡过英伦海峡，来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英国伦敦，先后住在横贯伦敦东西的一条大街——奇普赛德街 117 号和伦敦附近的一个小商埠——格雷夫森德。公社委员赛拉叶、若昂纳尔、瓦扬、泰斯^⑤、弗兰克尔、库尔奈^⑥等，也先后来到伦敦。

① 欧仁·杜邦(1831—1881 年)：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② 指巴黎第二区。

③ 杜邦记忆的地址有误，应为森蒂热街 29 号。见本书第二章第 44 页。

④ 卡罗琳娜·帕蒂(1838—1917 年)：巴黎城市贫民出身。

⑤ 泰斯(1839—1881 年)：青铜雕刻工，第一国际会员，公社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

⑥ 库尔奈(1839—1885 年)：公社委员，布朗基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

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和梯也尔串通一气，公然宣称要把公社社员引渡给法国，对公社战士采取歧视政策。因此，鲍狄埃和他的战友们找不到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活极为艰难，只能依靠第一国际拯救流亡者委员会的资助维持生活。马克思尽管自己生活极度困难，却经常借钱帮助他们，他因此负债累累。马克思在1871年8月25日的一封信中谈到流亡英国的公社社员时说：“总委员会在此以前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但是近两个星期来，我们的经费快用光了，……他们的处境极为悲惨。”^①鲍狄埃全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能靠吃野菜度日。

马克思不仅在经济上尽力帮助流亡的公社战士，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对他们关怀备至。如鲍狄埃的战友、公社委员泰斯在流亡伦敦时，由于同马克思经常往来，在马克思的指导下认真攻读了《资本论》第一卷，改变了原来所持蒲鲁东主义的观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刚从凡尔赛匪帮屠刀下脱身的鲍狄埃，在伦敦得到革命导师和第一国际的亲切关怀，好象从冰封雪盖的严寒中走出来，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个别公社委员灰心丧气，悲观失望，放弃了斗争。鲍狄埃却丝毫没有气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梯也尔匪帮、剥削阶级的强烈仇恨，促使他继续革命，继续前进，投入新的战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84页。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巴黎公社进行了恶毒诬蔑，英国工联主义者也应声帮腔，致使许多人不了解巴黎公社的真实情况。那时侨居英国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1802—1885)，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反对梯也尔对公社的残酷镇压，但出于资产阶级的偏见，对公社革命又表示怀疑。针对这些情况，鲍狄埃写了一首回答雨果的诗《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诗中愤怒控诉凡尔赛匪帮屠杀公社战士滔天罪行，揭露敌人对幸存的公社战士的残酷迫害：公社战士被装进黑暗的囚船，送到遥远的荒岛，去受苦役的折磨；被关进阴森的监狱，遭到酷刑的残害；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了孤儿，活活地饿死。在这首诗里，鲍狄埃还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目的，表示了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定信念。公社虽然失败了，但他在诗中写道：“这是诞生，而不是葬礼”，有力地回答了雨果以及革命队伍中的落荒者和颓丧者，鼓舞了法国无产者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

与此同时，鲍狄埃还写了《白色恐怖》一诗。这首对反动派罪行进行血泪控诉的诗篇，用凡尔赛匪徒自白的口吻，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杀人凶相。在反动派的眼里，“婴儿未出娘胎，就已经是纵火犯。”老人和孕妇，也不能放过。鲍狄埃对杀人犯深刻的揭露，把梯也尔之流的“秩序、文明和正义”的丑恶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清楚知道，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资产阶级的疯狂暴戾竟达到了何种地步。

当凡尔赛反动政府要求各国引渡流亡的公社战士时，俄国沙皇再一次露出凶狠残忍的面孔。亚历山大二世在批阅外

交大臣有关这件事的报告时，摆出一副国际反动势力总后台的凶相，恶狠狠地说：“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对各国政府的未来都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鲍狄埃清楚地看到，在梯也尔出卖法国，勾结俾斯麦，屠杀巴黎劳动人民这幕丑剧后面，还有俄国沙皇在幕后支持。他在《白色恐怖》这首诗里，借反动派的口吻，对梯也尔的血腥暴行，对勾结在一起的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为了彻底铲除国际主义，
要用枪炮对付社会主义。
我们这些老板和食利者，
也能与俾斯麦一个鼻孔出气。
只有我们懂得什么是“爱国主义”。
沙皇给我们制定的方针是：
把人民通通枪毙！

.....

鲍狄埃在贫困中坚持战斗，度过了艰难的第一个月，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帮助下，才找到一个绘制图案的工作，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后来他在一次去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的旅途中得了重病。过了不久，当他身体健康稍稍恢复时，他又立即开始工作，全力去救济那些比他更加贫困的难友。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亲自组织了一个支持流亡的公社战士的特别委员会。鲍狄埃担任了委员会的助理工作。他不顾自己初愈的病体仍旧十分虚弱，整日为拯救难

友而奔波。他创作了《让·列布拉》等诗，对遭受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欧洲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他还写了题为《压榨机》的诗篇，表达了他对被流放的公社战友的思念和对幸福未来的向往。这首诗深受群众喜爱，被谱成歌曲。

在公社委员流亡英国期间，他们中某些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常在流亡者中挑起争端，制造内讧。1873年，布朗基分子德雷尔根据投机革命的勒穆修提供的假情况，指责赛拉叶和鲍狄埃在公社期间出租教堂，营利肥私。革命导师恩格斯对于这种无耻的诽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在1873年5月3日给左尔格^①的信中写道：“德雷尔说的话纯粹是一派胡言。教士事件的经过如下：第二区（赛拉叶曾被派往那里工作）的公社代表鲍狄埃把教堂租给了教士……。鲍狄埃得到了全部款项，把它用作公社或区的开支，然后把这些开支列入公社的账目。赛拉叶从来没有拿过这笔款项中的一文钱。一听‘教士’一词就暴跳如雷的勒穆修，打算拘留鲍狄埃和赛拉叶，因为照他的说法，‘这是一宗不道德的交易’。如果这里说的是平庸的俏皮话，那我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说的俏皮话更拙劣，是勒穆修还是鲍狄埃和赛拉叶。”^②

1873年春夏之交，梯也尔反动政府还嫌对公社战士屠杀、流放不能扼杀无产者的革命精神，竟玩弄骗人的法律，对流亡在外的公社战士缺席判处死刑。

① 左尔格（1828—1906年）：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580—581页。

正当凡尔赛匪帮上演这场卑鄙无耻的滑稽剧的时候，鲍狄埃穿过敌人的封锁，避开特务的侦缉，秘密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巴黎。5月17日，反动派第四军事法庭对鲍狄埃宣布缺席判处死刑。但就在这前一天，鲍狄埃在法国历代王朝的巢穴波旁宫附近，从容地写了一首愤怒谴责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诗篇：《奴才先生》。鲍狄埃在诗中把梯也尔这个卖国贼勾结俾斯麦和俄国沙皇残害人民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这是对反动派搞缺席判处死刑的绝妙讽刺。

1872年末到1873年间，国际总委员会为了摆脱欧洲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的影响，依靠迅速壮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展开斗争，按1872年9月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迁到纽约。一些目光短浅的不坚定分子，其中包括和鲍狄埃一同流亡英国的库尔奈等人，因为反对这个决定竟退出了国际。鲍狄埃怀着对国际的深厚感情，决定跟随国际，转移纽约，继续战斗。

（二）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

1873年，鲍狄埃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从英国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同一时期到达的还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通讯书记欧仁·杜邦等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已经从昔日殖民主义者竞争角逐的“乐园”，发展成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资本家拼命搜刮劳动人民的血汗，榨取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开始形成垄断企业；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

虚假的经济繁荣的后面，工人阶级的贫困日益加深，失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在纽约繁华的闹市，到处可以见到穷苦人白天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充饥，夜晚躲在屋檐下避风。美国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不过是大垄断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伪装。面对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美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不断地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鲍狄埃来到工人斗争风起云涌的美国，先在波士顿住了两年，后来迁居国际总委员会所在地纽约。他以绘画和教书为生，有时为生活所迫，还不得不拖着多病的身体出卖苦力。亲身遭受的痛苦和周围劳动人民的悲惨景象，使他深深感到：不管是古老的欧洲还是新兴的美洲，不管是法国式的“共和”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到处都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天下的工人阶级都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天下的劳动人民都是苦难的弟兄。强烈的阶级仇恨在他胸中燃烧。他奔走于纽约、纽瓦克、帕特森等城市，广泛联系流亡美国的公社战士，密切接触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经常出席工人群众的集会，参加纪念公社的活动。所到之处，他都激动地向人们介绍巴黎公社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的凶狠残暴，沉痛地追述巴黎公社的血的教训，并用他那燃烧着强烈阶级爱憎的诗篇，去点燃劳动人民的斗争火焰。

国际总委员会迁到纽约，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工人的革命斗争。1874年1月13日，纽约汤普金斯广场举行了失业工人示威大会。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反饥饿斗争，使美国资产阶级惊惶不安。他们撕下假民主的伪装，派来大批军警，狂

暴地驱散示威者，打伤了许多工人。芝加哥等其它大城市的无产者，也闻讯而起，组织示威。在这场斗争风暴中的鲍狄埃，写了题为《腹中空空》的诗篇，对统治者愤怒地抗议道：

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一样，
靠吃我们的血肉养得肥胖，
把劳动的成果掠夺精光，
将利润建筑在我们的饥饿之上！

在这首诗里，鲍狄埃还怒斥牧师和教会，揭露他们用天堂福音麻醉人民的说教，并用讽刺的笔调一针见血地指出：饥饿和死亡，这就是“基督教”对人民的“拯救”。

正如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所指出的：“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欧洲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建立。美国工人运动也进入了建立政党的阶段。

1874年7月4日，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纽约、纽瓦克、费城等地一些进步的劳工组织的代表在纽约聚会，组成了“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1876年7月19日，在费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该党和马克思的战友左尔格所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等组织合并，组成了“美国工人党”。

美国工人党的建立，表明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它迎来了更加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风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6页。

就在党成立的第二年七月，美国匹兹堡的铁路工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反动政府调来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工人被迫和军警展开激烈的战斗。他们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并在一天之内，毁坏1600节车厢和120辆机车。罢工浪潮如汹涌澎湃的海涛，迅速展开。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主要铁路干线全部瘫痪。这次罢工，形成了一次局部内战，武装起来的工人一度占领了几个城市。美国工人党的党员，参加并领导了这场斗争。严酷的阶级搏斗，检验了工人党的组织力量，提出了政治斗争的任务。

经历过巴黎公社战火洗礼的鲍狄埃，满腔热情地支持美国工人党在匹兹堡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革命行动。他以《工人党》为题，写了一首长诗献给美国工人党。长诗的第一句就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的诞生而纵情欢呼：

工人党迎着朝阳诞生！

这首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欧美大陆乌烟瘴气的总根源，并揭露美国统治者交替使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只手”以掠夺劳动人民的虚伪本质，同时也点出了资产阶级在匹兹堡大罢工后惊魂未定的怯懦心理，并戳穿反动派随时准备按麦克马洪^①的口令屠杀人民的险恶用心。诗人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决不甘心被打倒。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说明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是：“只要稍有反抗，就开火，开火，向人群射击。”

^① 凡尔赛匪军的元帅，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因此，无产者必须“准备好刀枪”，“去夺取胜利”，去建立无产者自己的政权。最后，诗人用高昂激越的诗段，表达了自己加入革命无产者的行列，向吃人社会宣战的坚定决心：

如果给穷乡僻壤送去光明，
如果向吃人魔王宣战，
宣布权利和义务对等，
就都成了共产党，那么好，
我们全都是共产党人！

1877年12月26日，在纽瓦克召开了工人党代表大会。大会修改了工人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纠正了1876年代表大会上仅仅强调经济斗争的偏向。党的名称也改为北美社会主义工党，突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政治斗争的目的。鲍狄埃写了《工人代表大会》一诗，欢呼大会的胜利。他看到党的纲领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基本上体现了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原则，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社会主义工党，并参与了一些支部的创建工作。

鲍狄埃和美国无产者并肩奋战整整五年，成为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把美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看作自己的斗争。他密切注视着美国和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动向，随时用诗歌作武器投入战斗。

1877年，沙皇俄国和土耳其为争夺势力范围发生战争。1878年在柏林召开会议，重申他们在战后为划分势力范围所

签订的“和约”。鲍狄埃怀着对俄国沙皇的强烈仇恨，写了题为《和平》的诗篇，对这次柏林分赃会议进行猛烈抨击。他写道：

他们屠杀了許多人，
燒毀了庄稼、城市和森林，
耗費了數不清的錢財，
卻又來開會把條約簽訂。

但是，人民群眾已經覺醒，他們揮舞着拳頭，憤怒抗議：“流血沒有停，你們欺騙人民！”銳利的鐵筆，揭露了沙皇俄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爭霸和掠奪的本質。

鮑狄埃看到美國工人群眾中，還有不少人受着宗教的束縛，幻想死後的“天堂”，寧可安分守己，忍受剝削和壓迫，便抓住這個主題，先後寫了《蜘蛛網》等六篇十四行詩，向上帝、教會、牧師投去他那銳利的匕首，抹掉他們頭上“神聖”的靈光，揭露他們丑惡的原形，讓美國人民知道，教堂不過是“上帝”開設的店鋪，它只崇拜美金這個上帝，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將有錢階級的情欲和惡習加以聖化，給偷盜和欺詐開放綠燈，使屠殺人民的罪犯變成神靈。在一首十四行詩《夏娃》中，詩人還宣傳了關於人類起源的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出猿才是“夏娃”，是人類的“母親”，上帝完全是人們臆造出來的。

鮑狄埃在美國的最後兩年，是在帕特森度過的。在這裡，他除了寫詩外，還多次參加帕特森社會主義工黨支部大會，並在會上暢談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制、建立共產主義新世紀的宏偉目標，介紹巴黎公社的革命鬥爭和

经验教训。他说：“在我们这里，不分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解放劳动是一项全球的事业。这支大军的战士就是你、我、我们大家。”“这是一支日益壮大的大军，在他们的血管中流的是同样的血液——在劳动中创造自己的新的人类的血液。”他预感到新的斗争风暴日益临近，兴奋地向战友们大声疾呼：“当德国、俄国和挪威已经组织起来，当社会革命火药的引线已经准备好，将要在全世界点燃的时候，让我们热忱地加入这个行列吧！”

鲍狄埃在帕特森的社会主义工党支部的成立大会上还批判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指出了它的虚伪本质。他说：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无限权利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所谓“博爱”，不过是“吸尽生产者的血汗”，使他们陷于极度的贫困；至于“平等”，资产阶级认为是损害他们特权的灾祸，早已用巴黎公社战士的鲜血，“从他们的旗帜上抹掉了平等一词”。宣布这个迷人口号的《人权宣言》，没有给予劳动人民享受平等权利的条件，它象是将“行走的权利”，给予“不会用腿走路的瘫痪病人”一样，不过是一纸空文。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批判，表明鲍狄埃的思想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次大会上，鲍狄埃还豪情满怀地宣称：“我所知道的唯一事业，就是劳动的事业。解放劳动者，摧毁最后一种形式的奴役制——工资奴役制，这就是创造一种新人，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应推翻的，不仅是一些人，而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组织，是劳动和资本间延续百年之久的谬误关系。”“这

是一切被压迫者组织起来，为争取最后解放而进行持久斗争的宏伟事业。”无产阶级革命诗人鲍狄埃，正是为了这一宏伟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三）前进在巴黎公社的道路上

在流亡国外期间，鲍狄埃沿着巴黎公社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从未动摇。他在英国时，就曾写诗作歌，揭露梯也尔匪帮的暴行，歌颂公社的伟大创举。来到美国之后，他更加积极地宣传公社英勇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鼓舞美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

这时，法国工人群众正在展开斗争，要求法国反动政府对公社战士实行大赦，停止对他们的残酷迫害。斗争的消息传到美国，鲍狄埃立即热烈响应。他写了题为《不大赦就没有欢乐》的诗篇，赠给工人作曲家、公社战士穆尼耶。^①穆尼耶将它谱成歌曲。这支歌得到拉法格的重视，传到法国后，工人群众在游行集会时高唱这支歌，展开规模更大的争取大赦公社战士的斗争。

鲍狄埃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也经常教育子女热爱公社的事业，继承革命的传统。1877年，他在给五岁女儿玛格丽特的十四行诗中写道：“公社啊，她热爱你的旗帜，你那鲜艳的红旗。”

^① 穆尼耶：出生年月不详，1875年死于美国。鲍狄埃1875年在他墓前吟诗，称颂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战斗，因此公社战士用公社的红旗覆盖他的遗体。

鲍狄埃在有关公社的诗作中，不仅揭露屠杀公社的刽子手的滔天罪行，勇敢捍卫公社原则，而且按照革命导师有关公社的教导，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在这些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876年所写的长诗《巴黎公社》。它成功地体现了《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中的一些光辉思想。

《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文献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它“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① 马克思通过历史的描述，论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② 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 马克思还热情赞颂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举，赞颂巴黎工人手执武器所开辟的武装革命的道路，把法国无产阶级带有朦胧意识的革命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来进行总结。鲍狄埃对此有特别亲切的体会，他在《巴黎公社》这首长诗中，将革命导师的一些精辟论述化为诗歌的语言。

巴黎公社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以人民自己的武装代替了镇压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军队和警察，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5—326页。

② 同上，第376页。

③ 同上，第372页。

放的权利。”^①诗人放声讴歌巴黎无产者英勇的战斗精神，

胜利！欢呼声从人群中响起，
展现了新的前景，灿烂辉煌。
驱散帝国的迷雾，洗雪耻辱，
人民重见阳光。

……

人人都积极投入战斗，
公社的战士奋不顾身。
古老郊区的工人拿起武器，
勇敢前进，不怕牺牲！

公社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她扎根于劳动人民的心中。在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严峻时刻，“老人走上严酷的前线”，“妇女象母亲一样勇敢地把她捍卫。”公社是人类新世纪的曙光。不管敌人怎样咒骂，巴黎公社的红旗，永远光芒四射，灿烂无比！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巴黎公社的正义事业的深刻理解，充满了他对这一事业的坚强信念，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

鲍狄埃学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法兰西内战》和其它文献中对公社的经验教训所作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精辟的论述如同透过乌云的阳光，使他振奋起来。他冷静地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完全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公社某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468页。

错误所作的批评，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把公社的教训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传达给广大的劳动人民。

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占据统治地位。尽管无产阶级从本阶级的正义要求出发，冲破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局限，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在他们还不完全自觉的行动中，还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作指导，因此在以下两个基本方面犯了错误，导致了公社的失败。

错误之一是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进程中没有彻底地实行“剥夺剥夺者”。由于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的错误理论的干扰，公社没有夺取法兰西银行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支柱，致使它成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据点，容许它从容不迫地为凡尔赛匪帮提供了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郎的巨额资金。

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覆灭的一部分原因。”^①在《巴黎公社》这首长诗中，鲍狄埃用诗句沉痛地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指出的这一教训：

这是多大的错误啊，你没有夺取银行！

你应该将它彻底改造。

你们难道不知道，要想让敌人屈服，

就必须解除它的武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27页。

公社的第二个错误是对敌人过于宽大，没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由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公社委员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公社发表的公告中，曾经错误地提出“博爱”是公社的“行动口号”。公社在成立公安委员会时曾遭到某些人的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专政与自由、民主的原则不符。公社对逃往凡尔赛的反革命武装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对潜伏市内的反革命势力也没有坚决镇压；致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终于纠集了黑暗势力，将公社扼杀在摇篮里。公社失败前，马克思就已经发现公社的这一错误，并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①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又提到了这个“致命性的错误”。鲍狄埃在《巴黎公社》这首长诗中，比《国际歌》初稿更具体地叙述了没有趁热打铁的沉痛教训：

我们本应摧毁毒蛇的窝，
3月18日夜，我们没有这样作。
我们不懂得憎恨敌人，
宽容了虎豹豺狼，这是多大的过错！
啊，努美阿、卡晏和萨多利的刑场，^②
请原谅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07页。

② 努美阿是太平洋上新喀里多尼亚岛的首府。卡晏是当时法属圭亚那的首府。两地都是流放公社战士的地方。萨多利在凡尔赛附近，是匪徒们杀害公社战士的场所。

后来，弹光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城墙上枪弹纷飞，碉堡上炮声隆隆，
受伤的雄狮又跌进了陷阱，
巴黎重新陷入被围攻的恐怖之中。

巴黎公社这两方面的教训，都表明当时公社委员会中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资产阶级反动、残暴的本性，还没有彻底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然而，梯也尔匪帮血洗巴黎城，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虚伪口号掩盖下的凶狠、残暴的本质。巴黎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认识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梯也尔狂妄地叫嚣：“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对此，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指出所谓的“正义”和“文明”不过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不过是在“手持法律”，口喊“文明”的同时，用多管炮大批杀人。而所谓“秩序”，不过是一批维护“秩序”的嗜血的恶狗，将公社的巴黎“变成了一个魔窟”。^①鲍狄埃在《巴黎公社》这首长诗中，对梯也尔所谓的“秩序、正义和文明”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资本家跟着他们的庇护者返回巴黎后，继续搜刮劳动人民血汗。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丑行又在巴黎出现。劳动人民重新戴上雇佣劳动制的枷锁，又在死亡线上挣扎。诗人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394页。

这样的资本主义秩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肉的筵席。只有两个阵营，吃人者和被吃的人”。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如下精辟的结论：“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问的。”^①梯也尔政府的血腥镇压，激起了法国无产者的强烈仇恨。在依靠刺刀、多管炮建立的“秩序”里，包含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酝酿着新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和劳动人民的怒火，使鲍狄埃增添了必胜的信念，他满怀信心地宣告：“警钟将扰乱恐怖的夜晚”，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高枕无忧”，“整个大地孕育着怒火”，“就是把大海汲干，也不能将它扑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先后诞生，它们如同初生的新芽，茁壮地成长在烈士鲜血染红的泥土上。这些工人政党已经把公社的原则，用自己的语言，写进了党纲。劳动人民迅速觉醒，新的斗争高潮逐渐临近。鲍狄埃的必胜的信念，随着历史的推移，愈来愈明确，愈来愈坚定。他在《公社走过的道路》一诗中，兴奋地欢呼公社原则所获得的胜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8页。

未来在阳光下成长，
没有国界能把它挡住。
全世界人民只有一个纲领……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眼前！”
贫民窟里的人们齐声高呼。
这就是他们日夜盼望的红旗！
公社走过这条道路！

1878年2月，流亡伦敦的公社战士发起一次彩票募捐，救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新喀里多尼亚岛的流放者。担任北美社会主义工党财务秘书长的鲍狄埃立即写信给伦敦组织彩票募捐的委员会表示响应。他不顾自己的疾病，为发动这场募捐四出奔跑。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在开展募捐活动的同时，宣传公社的正义事业，愤怒控诉资产阶级的凶狠残暴，用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鼓舞美国劳动人民奋起战斗。

1878年3月18日，是伟大的巴黎公社七周年纪念日。帕特森的工人群众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鲍狄埃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邀请发表演说。当他迈步走上讲台，对资产阶级仇恨的怒火立即从心头燃起。他努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用缓慢有力的声音，开始了讲话：

“我是受双重委托到这里来的：一方面是受生者，即社会主义工党的委托；另一方面是受死者，即巴黎公社的委托。

让我首先代表死者讲几句话。然而难道公社当真死了

吗？”

燃烧着火一般的革命激情的语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接着，他悲愤地追叙公社战士被凡尔赛匪徒活埋时的情景：星光下，匪徒们悄悄地杀害着公社战士。然而，被活埋的战士的手伸出地面，仿佛是抗议，又象是召唤。诗人激动地说：“不！公社并没有死，她鲜红的血液在我们的心脏里流动！”“公社所实践的是国际的原则，社会主义工党就是国际的继承者！”诗人说，如果能把全世界纪念3月18日的欢呼声汇集在一起，它将成为震耳欲聋的雷鸣，“将使吃人社会的墙壁顷刻倒塌！”诗人振臂高呼：“公社万岁！”这时，全场沸腾，“公社万岁！”的呼声，如雷鸣般地爆发。这呼声仿佛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消灭的英勇先锋队后面，屹立着声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军。”^①

（四）向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宣战

1876年7月15日，第一国际在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鲍狄埃来到费城，会见了法国工人代表。这时，资产阶级为了炫耀他们的“进步”和“繁荣”，借纪念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机会，正在费城举办世界工业博览会。鲍狄埃也去看了这个“赫赫气派”的博览会。但他透过“进步”“繁荣”的假象，看到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本质。7月17日他回到纽瓦克，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61页。

繁荣和罪恶本质，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

长诗写完的当天，美国的无产者在纽瓦克举行酒会，欢迎来自各国出席费城会议的工人代表团。鲍狄埃赶去参加了这次酒会，并在美国反动统治者派来的秘密警察监视下，朗诵了这首战斗的诗篇。“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已经暴露出“多得无数”的“社会问题”。诗人满怀信心地呼喊：“暴风雨即将来临”！

贫苦的人们一旦觉醒，
宏亮的声音将响彻大会。
许多问题就会提出，
好象一声声惊雷。
天空阴沉，暴风雨即将来临……

接着，诗人用讽刺的语调，描绘了资产阶级在博览会上“布置的场面”，然后挑开他们装饰“进步”的帷幕，让人们看到吃人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迫害：起义者遭到血腥屠杀；人民群众在剥削和捐税压榨下忍受饥饿；在巴士底狱般的工场里劳动的苦工，终年“看不见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儿童们忍受疾病和饥饿折磨；工人被“机器压死”，矿工被“深井吞没”；死后还留下“贫穷困苦的孤儿寡母”。诗人愤怒地向吃人社会提出质问：“这一切你们可愿意展览？”诗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繁荣”，指出老板们作威作福，“全靠资本授给他们神权”。诗人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行动起来，将剥夺资本的法案大规模地加以实施。”

鲍狄埃从自己的贫困生活和巴黎公社惨遭敌人镇压的经历中，对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残暴和反动，有切身的体验。“从穷人嘴里夺下面包，供游手好闲的富人饱餐，天下竟有这样的逻辑！”“现实成为一片混乱！”诗人运用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思想武器，用精炼的诗的语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能为所欲为，“全靠绞刑架来支撑！”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整个上层建筑：“飞扬跋扈、昏庸顽固的政府官僚机构”；由资本家豢养的屠杀人民、“无恶不作的军队”；要劳动人民“信仰上帝”、“安分守己”的教会；帮助资本家“制造谣言”、“捞取财富”的舆论工具；“将穷人当作坏蛋判刑，却赦免有钱有势的强盗”的法官和法典；残害人民，“手段毒辣”，“花样翻新”的警察……。所有这些，诗人称之为“全套马利机^①的活塞和轴承”。

你们看吧，工具完备，应有尽有！
报纸、法院、兵营、银行、

① 马利机是法国的一种引塞纳河水供凡尔赛宫廷使用的机器。鲍狄埃用以比喻压榨人民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教会、密探。这一切工具
都操纵在支配人类的金融家手中。

所有这些，不管叫做“共和国”还是“君主国”，都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它体现资本的意志，“把整个地球装在菜筐里，……奉献给凯撒君王”^①；它维护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秩序”，劳动人民如果反抗，就会被“投入烈火”，打进“地狱”。因此，“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②诗人用简短明确的诗句，表达了这一光辉的思想：对于“残害人们灵魂”、“屠杀人们肉体”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把它彻底摧毁！”

最后，诗人用热情奔放的诗段，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走巴黎公社武装革命的道路，去争取自己的胜利：

公社啊！你曾站起来打倒这个妖怪，
你在哪里，还有那些保卫你的人们？
在哪里啊，你的红旗和那些火热的心？
快来担负起你尚未完成的重任！

工人们，公社的纲领就是我们的纲领！
要把这世界交还到劳动者手里，
使它成为实现光荣任务的工场，

① 凯撒是古代罗马君王。这里指专横残暴的资产阶级统治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让游手好闲的阶级全都滚出去！

在多少个悲惨世纪过去之后，
各国人民的团结一定会实现，
自由的人类按照他们的理想，
一百年后要将巨大无比的公社在全球展览！

这首长诗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了如此全面深刻的分析，这在人类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上，也是难得的光辉诗作。

这首长诗，给新诞生的美国工人党，给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罢工斗争的美国工人群众，给全世界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和胜利信心。1876年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将它印成单行本广泛发行。这首长诗，打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使美国反动政府手足无措。他们慌忙地将鲍狄埃在欢迎酒会上朗诵长诗的情况，写成秘密报告，送到法国巴黎警察总署。

第六章 返回祖国，继续奋斗

(一) 用诗歌召唤革命的风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进入积蓄力量、整顿队伍的阶段。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相继建立，并在工人群众中展开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879年，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马赛，召开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宣告法国工人党成立。1880年5月，法国工人党的创立人之一盖德^①来到伦敦，和拉法格一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指导下，拟定了法国工人党的纲领。导言部分是马克思亲自口授的。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在导言中指出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必要性，而这一目标，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在夺取政权后才能实现。

工人党的成立，标志着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标榜自由民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仍然不肯放

^① 盖德（1845—1922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也曾同机会主义进行过斗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松对巴黎公社战士的迫害，有一万五千多人还流亡在外。法国工人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出了立即宣布大赦的强烈要求，开展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集会上，游行队伍中，工人们高唱鲍狄埃写的《不大赦就没有欢乐》以及其他公社诗人写的战斗歌曲。1880年7月，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了保住它那最后一片“民主”，“自由”的遮羞布，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大赦。在国外颠沛流离九年之久的公社战士，这时才得以返回自己的祖国。

年已六十四岁的鲍狄埃，在美国得到大赦的消息后，怀着胜利的喜悦，立即整理行装，登上远洋轮“美利坚”号，横跨大西洋，驶向阔别九年的祖国。他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海，思潮滚滚，浮想联翩。他想到：工人有了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烈士的鲜血一定不会白流，革命胜利的日子终究会到来。如今他将回到巴黎无产者浴血奋战的地方。他要用更加勇猛的战斗，去迎接这一胜利。

他登上祖国的大地，立即看到大腹便便的资本家，依然衣着豪华，脑满肠肥；扛着沉重货物的码头工人，仍旧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再向巴黎市区看去，在高高矗立的烟囱旁，工人住宅区的房舍还是那样低矮、破旧、肮脏；而昔日的凡尔赛匪徒们，却趾高气扬地荷枪走过，还在践踏祖国的大地。眼前的情景使他想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资本家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胜利的日子还需要经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才会到来。曾经参加巴黎公社斗争的无产者，不能消沉，不能停步，要担当起革命的重任，继续前进。他回到巴黎不久，便写了一首题为《一切都没有变》的诗，赠给从苦役

场归来的战友里斯博纳。

不！一切都没有变！

英勇的起义者，

我们有重任在肩！

.....

还是那一帮政客，

那些抢劫蜂房的黄蜂。

.....

看那受尽苦难的人们，

仍然在破屋里栖身，

.....

不得休息，没有面包，

无产者就是他们的姓名。

.....

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革命的爆发，

将使大地翻身。

这首诗也是向所有的公社起义者发出的革命的召唤。当时，还有一些公社战士流亡在外。鲍狄埃热切地盼望他们全都回来，参加无产者的战斗行列，迅速掀起革命的风暴。为此他写了一首题为《1871年的流放者之歌》的诗篇，赠给仍旧漂泊在外的战友：

回来吧！科学的太阳正在升起，
我们要用思想和武力给予敌人准确的打击。

.....

战斗中你应该猛冲猛打，
别放过贪婪的老板和财阀。
社会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
无畏的流放者之歌，回来吧！

为革命英勇奋战的鲍狄埃，经过九年的流亡生涯，已经鬓发苍苍，年老体弱。他迈着艰难步履，想寻找一个绘图工作。但是，不顾工人死活的资本家，嫌他年已老迈，拒绝录用。他气愤地写了一首题为《太老了》的诗，表达了他对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

这时，他的儿女，有的已经长大成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后代，他们同样一无所有。大女儿以替人洗衣为生。女婿也是公社战士，和鲍狄埃一样，曾被反动政府缺席判处死刑。当时在法国，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正式工作的。他只能干些苦力活，挣点微薄的工资。鲍狄埃和他们相依为命，勉强度日。但是，贫困和失业没有使他屈服，衰老和疾病也不能使他消沉。阶级的仇恨，胜利的希望，以及周围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使他感到胸中沸腾着革命者的热血。他经常拄着拐杖，拖着半瘫痪的身子，出席并主持工人集会，走访幸存的公社战士和失业工人的家庭，并用他那无比犀利的笔，写下战斗的诗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号召无产阶级奋起斗争。

这时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袭击欧洲，鲍狄埃对

这个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憎恨。他在回国后这一年内所写的诗篇，从各个侧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他通过《捕鼠》、《失业》、《滞销》等诗篇，对准资本主义这头吃人怪兽的脓疮和痈疽，射出一支又一支利箭。

处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鲍狄埃，早就对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对资本家、神甫、法官身上散发出来的铜臭味深恶痛绝。他看到资产阶级的凶狠残暴、屈辱卖国、尔虞我诈的罪恶行径，都在受着金钱的支配。他看到在这个“把黄金当作圣杯”^①的吃人社会里，骗子手可以成为贵族，盗窃犯可以得到法律的庇护，而劳动人民只能忍受压迫和剥削。因此，唯一的出路是消灭私有制。诗人写了《钱包》一诗，对资本的罪恶本质，作了形象而深刻的剖析：

一个灰布的钱包，
装满一百个苏的硬币；
它统治着世人，
使人们神魂颠倒。

诗人愤怒地喊出：要想平等地生活，快撕碎这钱包！

鲍狄埃和千百万劳动者一样，在贫困、失业、饥饿中挣扎着。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在千千万万失业大军中，有昔日的公社战士和未来的革命英雄。在法兰西的穷苦劳动人民身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13—114页。

上，燃烧着斗争的火焰，寄托着未来的希望；因此，他坚信：“这世道终究会变！”每当他见到骨瘦如柴，发着高烧，病倒在小巷里的失业者；见到无家可归，露宿郊野的孤儿；见到在资本主义国家争霸的战争中失去子女的可怜老人；见到遭匪徒抢劫，有冤无处申诉的受害者，他都忍不住满怀悲愤，从心底发出抗议的呼声：“不！我看这世道终究会变！”

诗人就所见到的这些情景，塑造了一个法国劳动者的典型形象，写成了感人的诗篇《贫苦的让^①》。这是一个从小为人缝制衣衫，老来却衣不蔽体的裁缝。诗人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法国普通劳动者的苦难，突出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下渴望解放的纯朴要求、斗争精神和坚定信念：

记得那一天，天空晴朗，
我住的地窖也射进阳光；
我紧跟着红旗向前进，
手握着公社战士的钢枪。

……

我们成千被杀，尸骨成堆，
月儿也泻下阴森的青辉；
我被人从尸堆里拖了出来，
还连声高呼：“公社万岁！”

这首诗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无限热爱，对革命事业的无

① “让”是法国人常用的一个名字的译音。

比忠诚，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出了“这世道终究会变”的愤怒呼声。这呼声，随着为这首诗所谱的曲，传到工厂、矿山、村镇和田野，召唤千百万穷苦劳动者起来战斗。

（二）加入工人党，坚持革命路线

鲍狄埃返回祖国后，立即加入了法国工人党，更加热情，更加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①法国工人党从成立时起，党内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法国机会主义的头子布鲁斯和马隆反对革命斗争，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把工人阶级的活动局限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而可能办到的范围内，所以被称为可能派。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代表是盖德和拉法格，他们主张武装夺取政权，由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所以被称作“集产主义者”，或者叫盖德派。

鲍狄埃参加工人党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盖德派一边。他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学习工人党的纲领，并用诗歌作武器，同可能派进行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4页。

法国工人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沿着胜利的道路迅猛前进，工人群众纷纷觉醒，起来支持工人党的活动。1880年，党在巴黎市政选举中获得第一次胜利，赢得了一万五千张选票。鲍狄埃为巴黎无产者的觉醒和胜利欢欣鼓舞。但他更清楚地看到，可能派极力夸大选举的作用，引诱工人群众放弃夺取政权和剥夺剥夺者的斗争目标。他写了题为《为一万五千张选票欢呼》的诗篇，指出选举的胜利不过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废除雇佣劳动制，让大自然的富饶资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把艺术、科学和诗歌，从绝境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工人阶级，向前进！》这首诗，针对可能派散布的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指出剥削者决不肯把劳动人民的负担减轻。无产者要彻底肃清“软弱的妥协”，抛开“裹足不前的”可能派，用“火药库爆炸”般的武装起义，去回答“疯人政权”的血腥镇压，坚定不移地走巴黎公社的道路。

这首诗，用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真理，说明剥夺剥夺者的正义性。

挨饿的人们，世界是我们的。
由于我们长期劳动，
多少世纪才积累了
今天被剥夺的财富。
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闹翻身，
劳动的果实不容别人夺去。

这首诗以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鲜明观点，鼓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老板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的枪炮已经千百次证明。
面对资产阶级营垒，
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阵营。
艺术家和学者，跟随我们前进！
我们的铁锤将锻造出光明！

这首诗后来经狄盖特谱曲，在工人群众中广为传唱。

鲍狄埃在盖德所领导的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平等报》和《社会主义者》周报^①上发表诗作，赠给盖德派的同志，给予了他们有力的鼓励和支持。1881年，他将《为兄弟们的健康干杯》一诗赠给了盖德派的一位领导人。1882年又将《八号》一诗赠给盖德派的领导人拉法格。

1882年9月25日，法国工人党在圣亚田召开例行的代表大会。这时，可能派人多势众，他们在代表资格证上又要尽阴谋，因而篡夺了大会领导权，公然提出修改马克思参加制订的党纲，使之变成替议会竞选服务的机会主义纲领。盖德派坚决反对，退出大会，并于第二天在罗昂召开盖德派的代表大会——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召开后，法国工人党公开分裂为盖德派的法国工人党和可能派

^① 恩格斯在这两种报纸上都发表过论文。

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由于马隆和布鲁斯放弃阶级斗争，只求“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恩格斯还指出：“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①

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无限忠诚的鲍狄埃，正是按照革命导师的教导来对待这场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的。他和马隆本是战友，在硝烟弥漫的巴黎公社保卫战中，他们一起担任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鲍狄埃曾将1849年写的一首诗赠给马隆。但是，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他毅然决然地和马隆决裂，同滑向可能派一边的人决裂。

1884年，经过对机会主义的批判斗争，盖德派所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团结了法国的产业工人，使可能派控制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日益陷于孤立。新的斗争高潮即将到来。在越来越好的革命形势下，鲍狄埃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了一首题为《铁匠的梦》的诗赠给盖德。这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诗章，集中表达了诗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他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的威武高大的形象，把他比作身披红色斗篷的海格立斯，并借这位巨人的口豪迈地宣称：只有劳动者是历史的主人。诗人愤怒地斥责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尖锐地揭露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号召人们为推翻这个社会而战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3—434页。

这个社会残害成年人和儿童，
为什么不赶快把它彻底埋葬？
我唯一的拯救者，就是我自己，
我一定能战胜恶魔，叫它灭亡。

诗人用简炼的语言，怒斥机会主义者，并号召广大劳动人民和他们彻底决裂，走无产阶级革命的路，走巴黎公社的路：

我再也不需要犹大^①充当我的代理人，
我为议会的耻辱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
我对资本说：我们必须把账算清！
你既然是我所创造，就应当属于我。

诗人展望光辉未来，发出响亮的战斗号召：“团结一致，为了一个目标”，“挥舞红旗，让它在全世界插遍。”到那时，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美好社会将要来临，“啊！劳动者，你要成为全人类！”

（三）高举巴黎公社的红旗

尽管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权的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②公社失败以后，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巴

^① 圣经中的叛徒。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9页。

黎的无产阶级深深怀念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每逢3月18日和红五月到来，他们都举行集会和游行，高唱巴黎公社时的战歌，重温昔日解放的巨大欢乐，沉痛地悼念为革命而献身的战友。

严酷的阶级斗争考验着人们，革命的洪流经常将那些动摇分子冲刷出去。在昔日的公社委员中，确实有人被反动派的镇压所吓倒，他们或向统治者屈膝弯腰，求得一官半职；或滑入可能派的机会主义泥坑，去分享剥削阶级杯盘中的残羹剩汤。但是，“哪里鲜血染红了泥土，哪里就有种子发芽”。绝大多数公社战士，把血的教训记在心里，把悲恸的眼泪咽在肚里，他们努力进行着广泛深入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鲍狄埃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从1880年返回祖国以后，每当人们举行巴黎公社的纪念活动时，鲍狄埃都拄着拐杖，拖着半身不遂的病体，参加集会或游行。他从表情沉痛的人群，看到“失败者在等待报仇的时机”，嗅到空气中还弥漫着的革命的火药味，他坚定地相信：“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这光明的日子，终究要来到的。

1883年春，5月的最后一周来临。鲍狄埃随着成千上万的凭吊者，来到公社社员墙前。他默默悼念着死去的战友，回想起凡尔赛匪徒的暴行，心头激起无限悲愤。他想到，应当在这里建立一座公社战士纪念碑，刻上烈士的姓名和死难的日期。这座碑将象起义者的街垒，向杀人犯射出复仇的子弹；将作为永久的见证，控诉资产阶级剥削、掠夺、屠杀的残暴统治。他挥笔成诗：

它将象警钟怒鸣，唤起饥寒交迫的人们，
团结成愤怒的队伍，使地动山摇。
愿这座公社战士纪念碑，
成为我们复仇的号召！

鲍狄埃这首题为《公社战士纪念碑》的诗，和其它纪念公社的诗篇一样，在号召人们向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讨还血债。这些燃烧着强烈阶级仇恨的诗章，在巴黎无产者的心中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正当法国北部矿工们的罢工斗争已成燎原之势的时候，巴黎人们悼念公社烈士的纪念活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第三共和国的统治者，吓得心惊胆颤。1885年，他们终于摘下“自由”、“民主”的假面，重操梯也尔的故伎，又向巴黎人民开刀了。

5月24日，成千上万的巴黎工人群众举行集会，纪念公社革命十四周年。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布置了大批军警。当纪念会开完，群众游行队伍来到公社社员墙前，向烈士献花致哀时，军队和警察冲入人群，挥舞军刀和警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群众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进行了残暴的镇压。

反动派的暴行，使鲍狄埃愤恨在胸、怒不可遏。他立即写了一首题为《十四周年》的诗，刊登在盖德派的《社会问题》月刊第六期上。在这首诗里，诗人愤怒地高呼：“抓住杀人犯！”他怒斥策划这次无耻暴行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号召无产者要不畏强暴，高举巴黎公社的红旗，战斗到胜利。他高歌公社的红旗：

这面红旗是全世界人民的旗，
在那繁荣、自由、平等的世纪，
在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纪，
将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

这面红旗在战斗的黑夜中闪耀，
妄图把它拔掉那是徒劳。
受压迫的人们，我们一定要保卫它，
我们很快将胜利，一定要把它举得更高。

巴黎公社血的教训，又一次的五月暴行，使鲍狄埃深深体验到，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肆意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是因为他们握有镇压人民的工具——政权。无恶不作的官府，貌似公正的法律，手执军刀的大兵，挥舞警棍的警察，都是束缚人民手脚的镣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巴士底狱。这一切如果不彻底砸碎，劳动人民便没有翻身的时日。在这一年，他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煽动失业工人从货架上抢夺面包的行径，写了《烤火吧！这是你自己的木柴！》一诗。这首诗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实质，号召无产阶级夺过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

加里费^①躲在阴暗的角落，
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

①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再一次把五月的大屠杀发动。
快把资产阶级的武器夺过来！

诗人指出：抢夺面包店货架上的食物是毫无用处的。无产阶级“应当高瞻远瞩：要成为国家，掌握政权，将法律和制度彻底变革”。

这首诗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光辉思想。诗中号召无产阶级“要成为国家”，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

革命人民杀不绝，革命烈火扑不灭。尽管梯也尔之流狂叫公社已经死亡，尽管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小仲马、杜刚之流对公社进行恶毒诬蔑，鲍狄埃却坚定不移地相信，鲜红的太阳必将照遍全球，公社的红旗终将插遍全世界。1886年，他通过《她并没有死亡》这首诗，响亮而坚定地回答了敌人的叫嚣，把必胜的信念，传达给法国的无产者：

象从枝头打掉苹果，
象用镰刀割平草场，
那些残暴的凡尔赛分子，
使十万人民丧命遭殃！
看！十万人都被杀害了，
最后的结果又是怎样？
尽管这样，……
公社并没有死亡！

在这首诗中，诗人满怀信心地宣告：达摩克利斯的斧头^①，已在资产阶级的头上高悬。用不了多少时光，他们就会明白：巴黎公社并没有死亡。那时，觉醒的人们将用公社的血衣作为红旗，奋起斗争，把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埋葬。

（四）暴风雨中的劲松

随着法国工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展开，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对压迫和剥削他们的统治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1884年前后一系列的罢工斗争，显示了法国无产者新的觉醒和成长。鲍狄埃在亲身参加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从与他并肩战斗的广大工人群众的身上，看到觉醒了的无产者的宝贵品质。这正是鲍狄埃殷切期望的革命的种子。诗人满腔热情地讴歌一代新人的成长。1884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起义者》的诗歌，塑造了一个有觉悟、有理想的革命无产者的光辉形象。

起义者！……
他不再是当牛作马的奴隶。
他只服从真理，
奋勇前进，坚定不移。

① 据古希腊传说：国王迪奥尼修斯在宴席上，用马鬃悬一利剑在觊觎君位的廷臣达摩克利斯头顶上，令其色变。从此“达摩克利斯剑”成为典故，喻指“岌岌可危”。诗人用斧头取代利剑，表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就要埋葬资产阶级。

因为科学的红太阳，
已经从天边升起。

诗中的起义者不再是仅有朦胧的阶级意识和自发反抗的一般工人，而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①

诗人在这首诗里，写进了“剥夺剥夺者”，消灭寄生虫的彻底革命思想；写进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诗人号召无产阶级奋起斗争：

起义者子弹上膛，
毅然挺身，
反抗沉重的奴役，
挣脱野蛮的贫困。

这首诗被狄盖特和另一位作曲家两次谱曲，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它深刻的思想和强有力的号召，在工人群众中激起了汹涌的波涛。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甘心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起来斗争了。工人们走出了阴湿黑暗的矿井和空气齜齜的厂房，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罢工斗争，如海如潮，奔腾而起。

这次斗争高潮的前奏，是昂赞矿工的罢工。

位于法国北部的昂赞，是最大的煤矿中心之一。镇压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24页。

黎公社的刽子手，臭名昭著的梯也尔就曾是昂赞煤矿的大股东。煤矿股东对矿工们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使他们过着囚犯般的生活。他们和妻子儿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贪婪成性的资本家，每年都把超过投资数十倍的利润装入腰包。1884年2月，这个人间地狱，终于如同火山爆发，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两千多名矿工涌出矿井，和矿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消息如同迅雷闪电，震动了法兰西辽阔的大地。全国的无产者从四面八方伸来了支援的手。

六十八岁的鲍狄埃得到昂赞矿工罢工的消息，一颗火热的心立刻燃烧起来。尽管这时候，衰老和疾病夺去了他的体力，但他仍象挺拔的劲松，矗立在斗争的风暴中。尽管他行动已经十分困难，连写诗也要妻子代笔，但他朗诵的声音仍是那样高亢响亮，吟出的诗句仍然充满活力。他将一首题为《罢工》的诗篇，赠给昂赞矿工罢工斗争的领导人，鼓舞他们坚持斗争，并号召全国的无产者起来支援：

支援去！斗争必须胜利，
矿工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虽然贫困，也要紧衣缩食，
昂赞矿区的工人正在罢工。

……

深重的灾难不会白白过去，
痛苦永远孕育着新生！
渴望那伟大的日子来到，
我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悲惨的饥饿在工人区，
正掀起狂风暴雨一场。
深深的黑暗的矿井里，
正迸发出火山的岩浆！

昂赞矿工罢工斗争的崛起，是对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那些贵族老爷们手足无措，来不及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再加上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支援运动，资本家吓得胆战心惊。到1884年4月，他们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终于暴露出反动派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被迫接受了矿工们提出的正义要求。

恩格斯十分关心这次罢工斗争。胜利的消息使他欢欣鼓舞。他立即写信告诉了倍倍尔^①。

1884年的春风，传送着昂赞矿工胜利的喜讯，同时也把《罢工》这首诗，送到全国各地：

一旦他们在胸前交叉起
黝黑健壮的臂膀，
多少机器都得停止转动，
生产的心脏会立即死亡。
……

① 倍倍尔（1840—1913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职业是旋工。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晚年犯过一些错误。

“武装起来！”警钟已经敲响，
愤怒的情绪传遍了全矿。
受尽寡头压榨的奴隶，
定将获得斗争的胜利。

.....

昂赞矿工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着法国的无产者。他们在“武装起来”的召唤声中，掀起了一场真正的狂风暴雨。各地的罢工斗争，一浪接一浪，越涌越高。

1886年1月，法国工人群众的斗争，由于德卡兹维耳矿区大罢工的爆发而达到了高峰。在这个位于法国南部的大矿区，矿工们长期忍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过着奴隶般的痛苦生活。矿工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吃人的社会夺去生命，象无辜的羔羊，成群地被恶狼吃掉。鲍狄埃这样描写矿工们的生活：

为了挣得微薄的收入，
我们象活人埋在墓中；
在永恒的黑夜中爬行，
应得的收入也常落空。
他们用饥饿卡我们的脖子，
罚金把我们推向坟墓。

(《羊群的复仇》)

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这年年初再次压低

工资。矿工们忍无可忍，一声汽笛长鸣，都扔下挖煤镐，开始了罢工。矿工们提出的各项要求，遭到矿主的无理拒绝。压抑在人们胸中的仇恨，立即迸发，势不可挡，顿时将贪婪的矿主打死。反动政府立刻派来大批军队，荷枪实弹，强占矿区，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但是，矿工们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推选出新的领导，向全国各地派出求援的代表，把这场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德卡兹维耳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象暴风雨席卷全国，波澜壮阔的声援运动，在各个大城市轰轰烈烈地展开。

恩格斯密切注视并积极支持德卡兹维耳的罢工。他在1886年写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①的信中谈到：“德卡兹维耳事件发生得再及时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发生在外地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教权主义最厉害的角落里，这实在是好极了。”^②

1886年2月7日，盖德派的《人民呼声报》为支援德卡兹维耳的罢工斗争，在巴黎的水塔剧院，召开了一个四千人的群众大会。一位来自德卡兹维耳罢工前线的老矿工说：“现在是轮到羊吃狼的时候了！”这句简短而朴实的话，反映了这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性质，说出了被压迫、被剥削、被残害者渴望复仇的强烈愿望。密切关心这场斗争的鲍狄埃，听见这句话后，兴奋得拍掌叫好，他恨不能立即将那些吃尽人民血肉的豺狼拉到群众面前接受审判。他随即写了题为《羊群

① 劳拉·拉法格（1845—1911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452页。

的复仇»的诗篇，赠给被捕入狱的罢工领导人，表示对罢工者的有力声援和对反动政府的强烈抗议：

是的，要把牙齿和镰刀磨利，
拿这群恶狼填腹充饥。
特别是那些伪装的豺狼，
它们还披着牧人的外衣。

2月10日，这首诗在《人民呼声报》上发表，它鼓舞着德卡兹维耳的矿工，鼓舞着各地参加声援运动的工人。

5月9日，《人民呼声报》又刊登了鲍狄埃的诗《慷慨捐献》。诗人呼吁人人每天捐一个苏，以粉碎矿主对罢工者的饥饿制裁。他在这首诗中，明确指出罢工斗争只是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哨战”，“是一个开端”，号召无产者向着革命的大目标前进。终生在贫困中挣扎的鲍狄埃，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贫困，将他仅有的一点买面包的钱，都捐献出来了。

德卡兹维耳的罢工斗争，在全国无产者的支援下，持续了六个多月。随着这场斗争的展开，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空前壮大；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接踵而起。弗兰德纺织工人的罢工，维埃尔宗冶金工人的罢工，势如排山倒海，波及全国。正如鲍狄埃所写的那样：

黑暗的苦役场处处燃起火焰，
大火熊熊正在迅速蔓延！

（《慷慨捐献》）

斗争的浪潮，席卷欧洲。在柏林、伦敦、维也纳、罗马，千百万无产者都在罢工。鲍狄埃——这位无产阶级的诗人，在罢工斗争的风暴中兴奋地呼喊：“向资产阶级清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十万》）。

第七章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一) 《革命诗歌集》的出版

鲍狄埃返回祖国后，在诗歌创作上，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一生留下的诗篇共 252 首^①(其中有一首是诗剧)，而回国后创作的就有 73 首。这 73 首诗，都洋溢着火一般的革命激情，不少优秀作品，更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灿烂光辉。这些诗表明，鲍狄埃已经是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是一位能够紧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诗人，鲍狄埃首先是英勇奋战在革命斗争第一线的战斗员。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在斗争中写诗，用诗歌从事战斗。他经常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革命报刊上，有时亲自向工人群众朗诵，有时张贴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鼓动群众。他用诗歌对法国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迅速作出反应，用以揭露和鞭笞资产阶级，号召无产者团结战斗。但是，忙于战斗和生活贫困的鲍狄埃，未能将他的诗歌编辑成册，出版发行；波拿巴帝国

^① 有五首仅知诗题，诗文没有流传下来，不包括在内。鲍狄埃常发表诗作的报刊上，有些匿名诗，据研究者推测，可能出自鲍狄埃手，也没有包括在这个数字之中。鲍狄埃的诗近几十年来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个数字截止至 1977 年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的记载。

的言论冻结，第三共和国对公社战士的长期迫害，使他战斗性极强的诗歌也无法出版。因此，自从他早年的《少年诗神》、《工场之歌》、《共和之歌》等小诗集出版后，在将近四十年中，没有再出过一本他的诗集。

1881年，鲍狄埃在再次访问英国的途中，瘫痪病严重发作，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在死亡威胁着生命的时候，他迫切感到，应该设法出版他在战斗中写成的那些诗稿，使它们能在自己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继续发挥战斗作用。1882年2月13日，他在曼彻斯特的一个旅馆里给妻子留下了遗嘱，要她保存诗稿，并在适当的时候出版。但他经过治疗，病情好转。他返回法国后，又立即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

1883年8月22日，主要是由巴黎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所组织的“诗歌竞赛会”，发起了一次诗歌比赛。鲍狄埃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打进资产阶级的“蜗牛壳”里，再作一次诗歌的宣传。他拄着拐杖，拖着半瘫痪的身子，来到赛诗会上，对着大约三百位参加比赛的诗人（其中也有巴黎公社诗人），按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曲调，吟唱了他的新作《人人都靠他的职业生活》。这是一首笔锋锐利的讽刺诗，通过一个殡仪馆老板的自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丑态。这个靠死人发财的资本家，和药店老板一样，盼望瘟疫流行的季节来临，抱怨死人太少，抱怨在贫苦工人的身上捞不到油水。这首短歌，包含着尖利而机智的讽刺，采用诙谐而深刻的形象比喻，使人在笑声中感到悲愤。诗人的笔下，没有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惯用的浮词艳句，而是用朴实的劳动人民的语言说明真理。诗人继承了贝朗瑞吟唱诗的优良传统，而韵律优

美，朗朗上口，又远远超出了前人。鲍狄埃的光辉诗作，一反世俗浊流，如同异军突起，使歪曲现实的自然主义派、无病呻吟的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蹈派^①黯然失色。尽管有人极力贬低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歌手，说他的诗作不能使人在茶余酒后得到欢乐，但多数人都承认，在参加比赛的三百篇诗作中，鲍狄埃的诗最优秀，同意评为第一名。

鲍狄埃在诗歌竞赛会上的胜利，表明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艺已经衰败，将由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取代。诗歌竞赛会的主席、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谢布鲁^②，出于对胜利者的尊敬，偕同另一位诗人，前来访问鲍狄埃，并邀请他参加宴会。宴会上，那位诗人谈起三十八年前在诗歌酒社中，听到鲍狄埃吟诵《诗歌的宣传》的情景^③，并请老诗人再一次即席吟唱。鲍狄埃没有推辞，立即用高亢坚定的声音吟诵了这首诗，借以向宾主表明，他终生从事诗歌创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唤醒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作拼死的斗争。

第二天，谢布鲁和那位诗人再次拜访鲍狄埃。他们对老诗人贫困多病的晚年表示同情，并问他是否愿意发起一次募捐以解救他的贫困。鲍狄埃坚定地回答道：“出版我的作品吧，我即使饿死也不要紧！”这简短有力的回答，表明了诗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持用诗歌作战的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两位客人为之感动。他们答应帮助鲍狄埃实现他久久蕴

①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

② 谢布鲁(1840—?年)：法国作家，鲍狄埃写过两首诗赠他。

③ 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第33页至34页。

藏在心里的宿愿。

1884年，鲍狄埃第一本篇幅较大的短歌集，以其中一首诗的标题《谁是疯子》^①为书名，由出版过《资本论》法文译本的盖德派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个共计一百八十页的十八开本的诗集，主要收入了鲍狄埃在巴黎公社以前的作品，中心内容是揭露和鞭笞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

同年，该出版社还出版了鲍狄埃的仅有三十二页的小诗集，书名为《社会经济诗·十四行诗》。鲍狄埃特意用“社会经济诗”这个书名表明他同高蹈派针锋相对的立场，突出他一贯遵循的诗歌创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明确方针。因为高蹈派一向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反对诗歌为政治服务。

诗集《谁是疯子》的出版，在当时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人为它拍手叫好。盖德派的作家称鲍狄埃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认为他的诗作“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而以崭新的思想使人震惊。”但是，鲍狄埃并没有在赞美声中陶醉。他清楚地看到，主编这个诗集的谢布鲁出于保守观点，害怕触怒反动统治阶级，主要是收编了他在巴黎公社前创作的诗篇，公社后的作品收录极少。公社前的这些诗还没有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对凡尔赛杀人匪帮的血泪控诉，没有无产阶级建立专政的明确目标。而这些，正是他流亡国外和返回祖国后经常考虑的创作主题。因此，他更希望能够出版一本战斗性更强的诗集。

① 《谁是疯子》这首诗作于1849年。由于鲍狄埃无情地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被资产阶级文人诬蔑为疯子，诗人于是愤怒地以此诗进行回击，指出疯癫、怪诞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

1884年，欧洲工人运动新高潮已经到来，战斗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革命的诗歌。鲍狄埃的战友们立即着手筹措出版他的新诗集所需要的费用。这些生活在饥饿和贫困中的战友们，每个月凑几个法郎，直到1887年才攒足所需款项。

在战友们开始筹集款项时，鲍狄埃取出那些未得机会公开发表的诗稿，一有时间，就反复思考、琢磨，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和润色。特别是那首在巴黎公社战火中诞生的《国际歌》，诗人花费了更多的心血。

1887年春天，充满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战斗豪情的《革命诗歌集》出版了。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象征武装革命的利剑和一行小字：“本书承蒙欧仁·鲍狄埃巴黎公社时期的老战友的关怀得以出版。”气势磅礴、庄严雄伟的《国际歌》在这个诗集中第一次公开发表。

《革命诗歌集》的出版，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这些充满革命豪情的诗篇，如同战地山花，迎春怒放，受到了工人群众的衷心喜爱。在工厂，在矿山，在工人的集会上，在破旧的茅舍里，人们兴奋地朗诵着鲍狄埃的战斗诗篇。这些诗，说出了在剥削、压迫下忍受煎熬的劳动人民的心里话；把资产阶级的贪婪、残暴、虚伪、狡诈揭露得淋漓尽致；把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真理传达给渴望解放的人们，给他们描绘出幸福美好的未来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使战斗着的无产者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广大工人群众把鲍狄埃的诗亲切地称作“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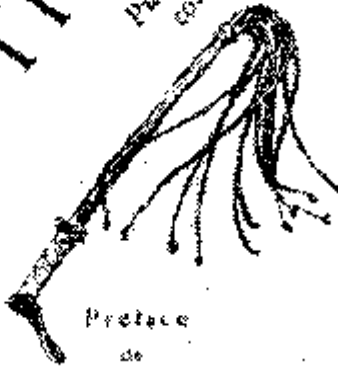
《革命诗歌集》出版后，1887年6月18日，法国工人党（盖德派）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发表了盖德亲自执笔的编辑部

EUGENE POTTIER.



CHANTS RÉVOLUTIONNAIRES

Publiés par les soins des auteurs
collègues de Eugène Pottier
à la Commune
de Paris



Préface
de

HENRI ROCHFORD

PARIS

DENTU ET C^e, ÉDITEURS

CASERNE DE LA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PALAIS-ROYAL, 15-17-19, QUAI DES ORFÈVRES

1887

《革命诗歌集》第一版封面，《国际歌》是在这本诗集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的

文章：《欧仁·鲍狄埃》。这篇文章称颂鲍狄埃“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是“无产阶级的迪尔台”^①。文章指出，《革命诗歌集》是一本为穷苦的劳动人民所写的书，“在这本书里，艺术将刽子手阶级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革命诗歌集》出版后，很快被俄国的革命者带到彼得堡。1887年6月24日，沙皇的一个书报检查官见到后，立即惊恐万状地向主子报告：“至今尚无人知晓的欧仁·鲍狄埃（参加过巴黎公社）所著《革命诗歌集》一书，浸透了对现存经济制度的深刻仇恨，意在煽动贫苦阶级用暴力推翻整个社会，……鉴于此书之倾向，应予严厉谴责，无疑理当查禁。”但是，反动统治者的封锁，岂能阻挡无产者战斗歌声的传播！鲍狄埃的诗歌，还是在全世界逐渐传播开了。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十分喜爱《革命诗歌集》。他在1913年写的《欧仁·鲍狄埃》一文中，专门提到这本诗集。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列宁办公室的书橱里，在靠近座椅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摆着1887年出版的法文版的《革命诗歌集》。

（二）《国际歌》发表稿

列宁之所以喜爱《革命诗歌集》，不仅在于整个诗集是革命的诗集，战斗的诗集，而且更在于诗集里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下面是1887年首次在《革命诗歌集》中发表的《国际歌》：

^① 迪尔台：纪元前七世纪的古希腊诗人，曾热情歌颂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

《国际歌》^①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① 《国际歌》发表稿除前后四句叠唱词外，共有六段诗。我国现在唱的《国际歌》歌词是其中的一、二、六段（外加副歌）。这里的《国际歌》发表稿译文，一、二、六段和叠唱词采用我国现在通用的歌词，三、四、五段是我们根据原文试译的。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国家压迫，法律欺诈，
苛捐杂税把民脂搜刮。
有钱人不尽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
长期监管，我们已难忍受，
要平等，就得有新的法度：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①

那些矿山老板和铁路大王，
卑鄙无耻，涂上“神圣”的灵光。
他们除了窃取劳动果实，
不劳而获，还有什么用场？
在这帮匪徒的保险箱里，
劳动创造的财富全被铸成金币。
命令他们将一切归还劳动者，
这不过是人民应得的权利。

王朝的混战已使我们厌烦，
我们之间要和平，向暴君们开战！

① 这两句话引自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37页。

在反动军队里实行罢战，
枪刺向下，队伍解散！
如果这群吃人的魔王，
再逼我们为他们卖命，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我们的子弹将射向他们的将军。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1871年6月于巴黎

《国际歌》从初稿到发表，经过了整整十六年（1871—1887年）。在这一段时间中，世界形势大变，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战胜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获得了

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同时，在这期间鲍狄埃进一步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英国、美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思想更加成熟。因此，在《国际歌》首次发表时，鲍狄埃对他的这一光辉代表作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使这首国际无产者的战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异彩。

《国际歌》初稿是在凡尔赛匪徒血腥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白色恐怖中写成的。置身于那样极度残酷的环境中，鲍狄埃满腔仇恨的怒火在燃烧，很自然地在初稿中写下了一些针对当时法国具体情况的诗句和诗段。十六年之后，由于进一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锻炼，他站在新的高度，对这些诗句和诗段作了删改。他删去了初稿第一段只号召巴黎公社战士起来团结战斗的开头一句（“起来，无产者的灵魂！”）而把呼唤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斗争的第三、四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作为发表稿第一段的开头，这样就使《国际歌》一开始就放眼全球，面向世界，同初稿相比，立足更高，气魄更大。后面，鲍狄埃把初稿的第四段改写后作为发表稿的第三段，把对法国资产阶级利用军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战士这一滔天大罪的血泪控诉，改为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的无情揭露，从而使《国际歌》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动实质的揭露更全面、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意义。

鲍狄埃在写《国际歌》初稿时，还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光辉巨著《法兰西内战》，在发表时，鲍狄埃就把马克思在这本著

作中所论述的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光辉思想写进了《国际歌》，把“为了战胜那黑暗和贫困”一句改为“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而更加突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思想，突出了彻底革命的精神。

发表稿的第四段是初稿中所没有的。鲍狄埃增添了这一段，用以表达“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这一光辉思想。“在这帮匪徒的保险箱里，劳动创造的财富全被铸成金币。命令他们将一切归还劳动者，这不过是人民应得的权利。”这四句诗形象地揭露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有力地揭示了劳动人民有充分权利夺回自己创造的一切财富。这表明鲍狄埃吸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对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剥夺剥夺者的错误主张，采取明确的批判态度。

发表稿的第五段的前半阙仍采用了初稿第三段的前半阙，但是删去了初稿的后半阙，而用新写的四句诗取代。这四句诗继续前半阙的中心思想，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变国外争霸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光辉思想。

鲍狄埃还删去了初稿第六段，将其第五段作为发表稿的最后一段，并将最后一句“地球照样转动不停”改为“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鲍狄埃晚期的诗作中，常用“太阳”一词喻指共产主义。全诗的这一结尾，同叠唱词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相呼应，有力地揭示了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更加突出了无产阶级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强信念。

《国际歌》的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首歌，以形象的语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无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响亮的颂歌，是向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宣战的革命檄文。这首歌，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无产阶级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鼓舞全世界劳动人民投入最后的斗争的进军号角。这首歌在巴黎公社的革命烈火中诞生，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成熟，是一首具有无限生命力的革命战歌。它由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工人诗人写成，凝结着这个战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切身体验，因此，这首歌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创作的光辉典范，它给无产阶级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887年，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鲍狄埃瘫痪病日益加重，他被疾病困在床上。生活上的一切，几乎全靠妻子卡罗琳娜和女儿照料。但是，他那火热的心，仍然随着劳动人民痛苦的呼声而颤抖；他那起伏的脉搏，仍然随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而跳动。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密切关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动向。他的右手，已经不能提笔写字，但他不愿放下诗歌这个作战的武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时时给他提出新的诗题。他便让卡罗琳娜代笔，随时记录下他那苍劲雄健的诗篇。

春寒料峭的二月，围绕《人民呼声报》展开了一场路线斗争。这个原来在巴黎公社时期出版的报纸，1883年复刊后，坚持正确的路线，成为劳动人民的喉舌和盖德派的舆论阵地。

1885年由塞维琳娜^①接任主编。这个曾经建议鲍狄埃写《被掩盖的墙》的塞维琳娜，倒向了无政府主义一边，竟然借一个趁火行窃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死刑的事件为题，在《人民呼声报》上攻击盖德派，攻击马克思主义，说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鼓动下产生的行动。盖德等人对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谬论予以坚决回击，并率领原编辑部大多数同志，退出《人民呼声报》，另创《人民之路》报。年老病重的鲍狄埃立即投入这场斗争。他给《人民之路》报创刊号送去了自己的诗作《人民之路》，为盖德派的果断措施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行动放声讴歌：

人民走在自己的大路上，
从此勇往直前。
把蠢贼扫荡，
前进！
人民走在自己的大路上，
前进吧，在《人民之路》的大道上！

在这首诗里，鲍狄埃再一次阐明了“无产者要成为国家与法律，要夺取工具和土地”这一远大目标，号召革命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线；同时还表明了通过斗争，清除恶棍，加强团结的坚定信念：

^① 塞维琳娜(1855—1929年)：法国女作家和新闻记者卡洛林娜·莱梅的笔名，八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八十年代末是布朗热分子；1918年起是社会党党员，1920年起是法国共产党党员。

觉悟的无产阶级，
团结起来，向前进！
象激浪扬波的海潮，
淹没冥顽的围堤。

在早春天气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也象不畏严寒的幼树，绽出了生机勃勃的新芽：盖德派所领导的无产者文艺团体芽月小组成立了。这消息激起老诗人的炽烈的战斗热情，他立即吟诗赞颂，并申请加入这个战斗行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小组的实际名称应是“革命”，并表达他誓为革命献身的豪情壮志：

我，鲍鲍^①，为了社会共和国，
为了平等，
愿奋发我衰老的余生。
啊，为正义的未来而战的人们！
我是你们当中的一员，
愿同你们生死与共。

3月18日，巴黎公社诞生十六周年来到，巴黎的工人群众，冒着反动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危险，带着妻子儿女，纷纷走上街头，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当人们开始在街上聚集的时候，老诗人坚决要求卡罗琳娜和女儿，把他从床上扶起，和人们一起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① 鲍狄埃战友对他的亲昵的称呼。

这位胸中革命烈火永不熄灭的老人，由妻子和女儿搀扶着，拖着完全麻木的双腿，缓慢地，坚定地，走进了庆祝者的行列。这时，他又想起十六年前3月18日的情景：起义者冲向市政大厅，把红旗插上楼顶；人们载歌载舞，“公社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朝阳映着红旗，劳动人民的粗布衣服上，也染上一层金光。他禁不住高声朗诵起火热的诗句：

这是无名战士的节日，
人民群众从四处汇集。
赤臂的工人建立了专政，
他们的名字震动巴黎。
庄严的中央委员会，
就是无产者的集体。
坚决反对那帮国会议员，
唯一的权威是无产阶级。

这首题为《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光辉诗篇，很快就在芽月小组的《赤贫者报》上登出。在人类诗歌史上，是鲍狄埃第一次用诗的语言，提出了“工人建立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号召。

春去夏来，鲍狄埃的病情时好时坏。战友们来看望他，劝他暂时停止作诗，安心静养，但他只是报以感激的微笑。对于自己的疾病和衰老，他丝毫也不曾放在心上，一心只想将自己有限的余生，完全贡献给无限的革命事业。这时候，老诗人经常想到幼年一代的成长。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

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远景，革命的红旗需要代代相传，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新生一代的身上。然而，吃人的社会，却在摧残着儿童。他躺在病床上，日夜为这个问题感到痛苦和不安。他决心通过自己的诗篇，提出这个尚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问题。他连续写了《开绽的鞋》和《赤贫的孩子》两首诗，发表在《赤贫者报》上。在这两首诗里，他通过对童工悲惨生活的描述，愤怒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残酷剥削、压榨幼小童工的罪行，揭露雇佣劳动制的吃人本质。这两首诗概括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后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共同的悲惨命运，表现出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子女痛切关怀的拳拳之心，引起了广大读者强烈的悲愤。

1887年10月初，已经是深秋的季节，巴黎街上黄叶落尽的梧桐树，傲然挺立在萧瑟的秋风里。住在蒙马特尔区贫民窟夏特勒街二号一座六层楼的顶楼上的鲍狄埃，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昏迷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手足也发生抽搐。妻子卡罗琳娜含着悲痛的眼泪，日夜守护在病床旁边。

蒙马特尔区是巴黎公社最先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人区，在这里，鲍狄埃创作了不朽的《国际歌》，并度过了贫困的，却是战斗的晚年。他辛勤劳动一生，为人们不知作了多少包装食品和衣物的木箱，绘制了多少奇妙的花布图案，却终生遭受剥削，忍受饥寒，在年老病危的时候，仍然住着十分简陋的顶楼。这里夏遭暴晒，冬被风吹，院子里散发着熏人的恶臭。只有劳动人民不曾忘记他那英勇奋战的一生和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他病重的时候，战友们经常来看望他。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也给老诗人带来了最大的安慰，她亲临病榻，面对临终的诗人，答应将他的诗译成英文，介绍给国外读者。

战友们的亲切关怀，使垂危的老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曾为摧毁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浴血奋战；曾用诗歌作武器，斗争不息。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启开了他智慧的门扉。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仍象一台杀人的机器，残害着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阶级的深仇大恨，在他那微弱跳动的肝脏里燃烧。他张开轻微颤动的双唇，用低微的，但是坚定的声音，念出了他最后的诗作：《摩洛赫神》；^①

打倒可恶的偶像！
打倒摩洛赫神！
打倒这令人窒息的机械文明的上帝！
这恶魔，它吞噬妇女，吞噬儿童。

……

但是，今天人们已经觉醒，
他们拿起武器，奋勇斗争。
罢工的号角已经吹响，
伙伴们，打倒摩洛赫神！
我们不愿再作无谓的祭品，
在它那人肉祭祀里丧生。
高举起团结的旗帜吧，
打倒这可恶的偶像，把祭坛占领！

^① 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由于它以活人为祭品，被视为残忍的象征。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以此比喻资本主义制度。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诗人、宣传家鲍狄埃，向资本主义社会掷出最后一支投枪之后，于1887年11月6日停止呼吸，与世长辞了。

(四) 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鲍狄埃逝世的噩耗，震动了巴黎，人们为失去一位无产阶级的忠实战士、劳动人民所热爱的革命歌手而感到无限悲痛。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夏特勒街，向鲍狄埃的遗体告别，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德亲自担任鲍狄埃的遗嘱执行人，他同拉法格、瓦扬、埃德将军、古皮尔^①，以及公社诗人于格^②，马克思的女婿龙格^③等，都相继来到这里。

11月7日是鲍狄埃入殓的日子。为表彰他对巴黎公社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赞颂他对公社原则的无限忠心，人们用巴黎公社的红旗复盖他的遗体，并将他在公社任职时挂在肩上的公社委员的标志——红绶带放在灵柩上。

战友们还将一本载有《国际歌》的《革命诗歌集》放在棺内，并在棺木上放了许多红蜡菊。^④

一切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默默地表达着悼念者共同的哀思：鲍狄埃，安息吧！您和您那充满革命精神的诗歌，

① 埃德蒙·古皮尔是个医生，1838年生。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曾被选为公社委员，一度任教育委员会委员。4月初退出了公社。

② 于格（1851—1907年）：1871年3月法国马赛公社起义的参加者。

③ 沙尔·龙格（1833—1903年）：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鲍狄埃曾写过一首诗赠他。

④ 法文蜡菊一词，系由“不”“朽”两个词素组成，故用以表示“永垂不朽”的意思。

永垂不朽!

鲍狄埃的生前战友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这天，战友们在巴黎报纸上发表讣告，号召工人前来参加和保护鲍狄埃的葬仪，并“向这位将毕生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战士和革命诗人致以最后的敬礼。”

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早就对这位革命诗人怀恨在心。他们看到这个讣告后，更吓得魂不附体，立即派了三、四百名警察，在警官的指挥下，来到夏特勒街，在鲍狄埃住所附近严密地监视着，阴谋进行破坏和镇压。

11月8日下午一时，巴黎的人民群众和鲍狄埃的家属，开始将他的遗体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安葬。法国工人党领导人，前公社委员，以及一万多名群众，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①人们高举红旗，跟随载着灵柩的旧马车，不顾全付武装的反动军警的监视，默默地、悲痛地，向墓地徐徐行进。

送葬的队伍来到柏利维尔林荫道。这里曾经是巴黎公社战士和凡尔赛匪徒激烈争夺的地方。一批公社的保卫者在这里英勇战斗到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公社烈士洒过鲜血的地方，激起了送葬者不可抑制的悲愤。“公社万岁！”的口号声，悲壮激昂，此伏彼起。沉痛悲伤的送葬行列，变成了愤怒的抗议和示威的进军。

三点半钟，送葬队伍抵达拉雪兹墓地。在鲍狄埃的墓穴旁，公社委员和群众代表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和鲍狄埃诀别。一位工人代表说道：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贫苦的让倒在街角，发出最后的诅咒：‘这世道难道永远不会变？’永远？那太远了！人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鲍狄埃，人民向你保证：这世道很快就会变！”

接着，送葬的队伍又来到公社社员墙。这座曾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墙，向人民控诉着资产阶级的伪善和残暴。送葬的人群中，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不断高呼“公社万岁！”“鲍狄埃永垂不朽！”

这震天撼地的口号声吓得反动统治者心惊肉跳，他们终于按捺不住，下令武装警察动手。暴虐的警察冲进人群，挥舞马刀、警棍，抢夺红旗，殴打送葬的群众。参加送葬的瓦扬、龙格和公社诗人于格都遭到毒打。许多妇女被踩在脚下，老人孩子被马刀砍伤。人群中响起了瓦扬的愤怒斥责声：“你们看，当年凡尔赛分子就是这样屠杀人民的。”赤手空拳的群众，忍无可忍，他们高呼“鲍狄埃永垂不朽！”和警察展开了搏斗。

反动派的暴行，不能动摇人们的斗争决心，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人们组织集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利用议会的讲坛，对反动派破坏鲍狄埃葬礼的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尽管反动议会开动表决机器，否决了惩办凶手的提案，但“鲍狄埃永垂不朽！”的呼声，从巴黎的上空，飞向全国各地。

11月10日，法国工人党机关刊物《社会主义者》，发表了由盖德亲自执笔的社论，向这位“工人党的伟大的迪尔台致以哀悼”。社论指出：“没有谁能象鲍狄埃那样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一直奋战在最前线，直到最后一天。”“他把社会

主义科学的思想铸造成光辉的诗篇”，他的不朽的诗作，“必将随着席卷全球、所向披靡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变得越来越伟大。”在这些伟大的诗作里，“他不仅鼓舞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而且为这一解放行动，描绘出唯一的胜利的道路。”同时，《社会主义者》还刊登了鲍狄埃临终前的遗作：《摩洛哥赫神》。

1889年11月，劳拉为了纪念鲍狄埃逝世两周年，正在翻译鲍狄埃的诗歌。为此她写信给恩格斯：“我正在翻译鲍狄埃的一些短歌。多么希望您能在这儿帮助我啊！因为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鲍狄埃的诗歌是我们这一代法国人可引以为骄傲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革命诗歌。……”^①由劳拉译成英文的鲍狄埃的诗：《吃人魔王》、《唐·吉珂德》、《丰收》等，刊登在1889和1890年各期的《公益》^②杂志上。

1905年，巴黎的工人群众将鲍狄埃简陋的坟墓，改建成石墓，并在墓上树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这座由鲍狄埃生前战友、公社委员、建筑工程师阿尔诺德^③设计的墓碑，是由劳动人民自己捐款，由工人自己动手建成的。拉法格夫妇以及伦敦、洛杉矶的革命者都参加了筹款。墓碑底座是一块灰色的花岗石，上面刻着“欧仁·鲍狄埃 1816—1887”，底座上面是一本用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启开的书。书的左面刻着：“纪念欧仁·鲍狄埃 巴黎公社委员 1816—1871—1887 鲍

① 《恩格斯同拉法格夫妇通信集》，1956年巴黎版，第二卷，第3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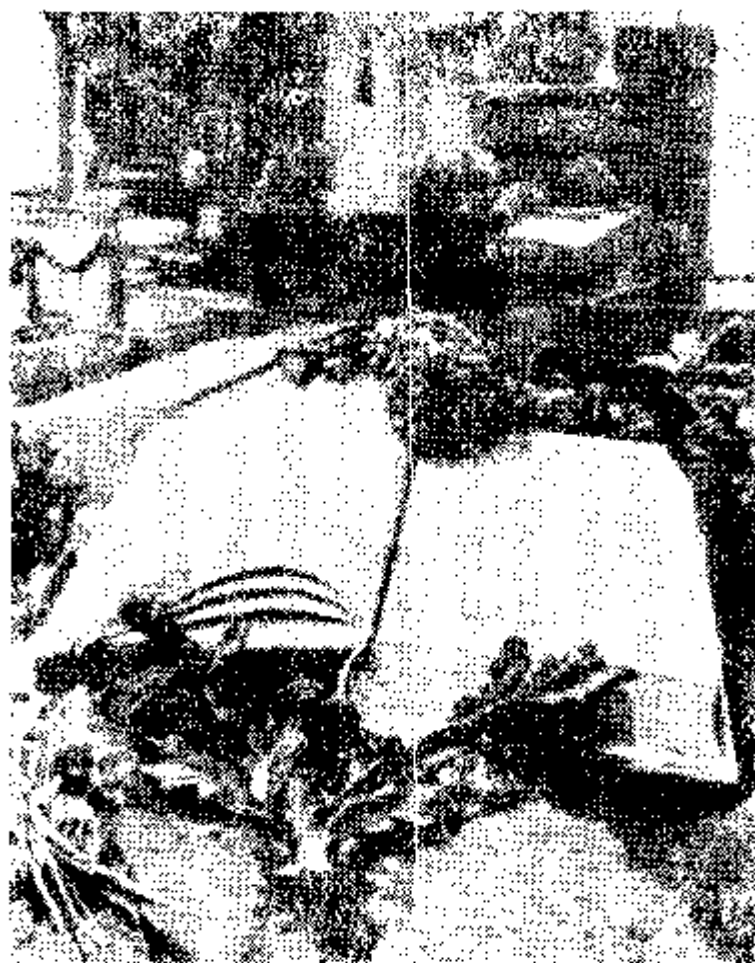
② 《公益》杂志是当时的进步周刊。恩格斯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③ 阿尔诺德（1839—1912年）：巴黎公社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失败后被流放，1880年回国。



鲍狄埃墓

狄埃的友人和敬仰者立 1905”；书的右面刻着《起义者》、《贫苦的让》、《蜘蛛网》、《面包的话》、《地球的死亡》、《国际歌》六首诗的诗题。这六首诗是鲍狄埃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书的上端是一朵用青铜雕成的永开不败的花朵，象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书下面衬垫着一枝也是用青铜雕刻的橡树枝，象征诗人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鲍狄埃墓上的一本启开的书

1908年5月24日，鲍狄埃墓碑的落成典礼和公社社员墙上的纪念牌的落成典礼，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隆重举行。虽然，这时距公社五月流血周已经三十七年，距鲍狄埃逝世也已二十一年，但一万五千多群众仍怀着对巴黎公社先烈们的无限敬仰，怀着对公社诗人鲍狄埃的深切怀念，参加了这个落成典礼。同一年，鲍狄埃的《革命诗歌集》第二版出版，它向人们表明，鲍狄埃活在人民的心里，鲍狄埃在继续战斗。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

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①他创作的《国际歌》，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国，正鼓舞和团结着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被侵略、被蹂躏的人们，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激励着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战。

“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鲍狄埃永垂不朽！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第八章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一) 给《国际歌》插上音乐的翅膀

《国际歌》于1888年6月，由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谱成歌曲。这首庄严雄伟、气势磅礴的无产阶级战



狄盖特画像

歌，从此如同战斗的号角，报春的雷鸣，随着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发展，响彻云霄，传遍全球。

1913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写了一篇纪念鲍狄埃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对《国际歌》的世界影响，作过精确生动的描绘：“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国际歌》的战斗力量，他老人家在1930年7月所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国际歌》在革命斗争中的鼓舞作用：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胜利斗争中，《国际歌》的歌声更加宏亮，更加雄壮。

为《国际歌》谱曲的狄盖特，1848年10月8日诞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市。他父亲是个工人，当过纺织工和旋工。全家靠他一点微薄的工资，实在无法生活，只好在1855年，即小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4页。

彼埃尔七岁时，迁居法国北部的里尔。

在资产阶级吸血鬼盘踞的里尔，哪里有劳动人民的活路？老狄盖特拚死拚活干上一天，也只能挣得两个半法郎。全家十一口人分摊下来，每人只合四个半苏。这点钱全部用来买面包都不够吃。老狄盖特不得不让小彼埃尔七岁时就进一家纺织厂去当穿线工和络纱工。一天九小时繁重的劳动，摧残着彼埃尔幼小的身体，而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所换来的，仅仅是一天两个苏的工资。

彼埃尔从小就对音乐有强烈的爱好。十二岁后，他上工人夜校，开始学识乐谱，学习各种乐器。十六岁时，他上里尔市立艺术学校的夜班学习，在那里学习绘图和音乐。

纺织工彼埃尔在十七岁上就被解雇失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指纺织——引者），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①这就是狄盖特早在十七岁时就被无理解雇的原因。

狄盖特并没有被失业的痛苦所压倒。他帮父亲干活，学会了旋工，并坚持不懈地在夜校学习。十八岁时，他以学习成绩优异，获得里尔艺术学校一等音乐奖。这时他已开始创作歌曲，并为一些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好诗谱曲。每逢周末他就去郊区的诗歌酒社为劳动人民演唱。

1870年，二十二岁的狄盖特由于家庭贫困，无钱赎免兵役，被迫当兵。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27页。

青少年时期的狄盖特，受尽了剥削、压迫和各种苦难，他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日益加深。他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一样，盼望着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风暴。

1871年春天，武装起义的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正在服兵役的狄盖特，由衷地为巴黎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欢呼。当梯也尔匪帮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消息传来时，狄盖特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他和几个觉醒的士兵一起，冲向巴黎，去救援遭到血腥屠杀的阶级弟兄。但是，他们遭到凡尔赛匪徒的逮捕。满怀悲愤的狄盖特未能参加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但牢牢记下了这笔血债。

后来，凡尔赛匪徒把狄盖特遣送回里尔。他当了模型工，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在十九世纪末叶工人运动的洪流中，狄盖特参加了法国工人党，站在盖德派的正确路线一边。他用自己的歌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地进行革命的宣传，迎接革命的风暴。他和几个同志一道，组织了“工人七弦琴”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成了法国工人党里尔支部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合唱团经常举行革命的音乐会。狄盖特为工人谱写大家喜爱的歌曲，或用工人喜爱的曲调填写新词。他常常带着弟弟阿多尔夫和妹夫卡索雷，用小车推着他仅有的一架旧风琴，走遍里尔的工厂、矿区 and 大小村镇，给劳动人民演唱他创作的歌曲，用募捐得来的钱，支持罢工斗争，资助失业工人。

站在无产阶级斗争前列的狄盖特已经懂得，只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指引的方向，走巴黎公社的路，无产阶级才

能彻底解放。为了鼓舞工人群众走这条革命道路，多么需要无产阶级战斗的歌曲啊！这时，工人们在游行示威时所唱的，还是过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赛曲》。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迫切需要新时代的号角，革命的战鼓，觉醒了的无产者需要自己的歌！

1888年6月16日晚上，在工人七弦琴合唱团一次排练以后，法国工人党里尔地区负责人把一本《革命诗歌集》交给木模厂的旋工狄盖特，要他为鲍狄埃的诗歌谱写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狄盖特兴奋地接过诗集。他虽然不曾见过鲍狄埃，但对这位巴黎公社战士和他的诗作，早就怀着由衷的景仰和热爱。回到家里，他拿起诗歌集仔细阅读，立刻被《国际歌》烈火般的诗句所吸引。诗人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革命激情发出的战斗召唤，使这位工人作曲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他顿时想起饥寒交迫、忍受剥削的痛苦生涯，想起千千万万在失业、贫困中挣扎的劳动大军。他仿佛听到亿万无产者在高呼“起来”的声音。巴黎公社战士们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壮烈场面，也展现在他的眼前。感情的闸门顿时启开，使他因忍受剥削压迫而产生的悲和愤，因想到公社战士惨遭杀害而积聚心头的仇和恨，如同滚滚江水，一泻千里。这时，里尔工人住宅区夜深人静，灯光点点，只有远处工厂不时传来机器的转动声。但狄盖特却似乎听见千百万劳动者对吃人的旧世界愤怒的斥责；似乎听到革命导师拨云驱雾、高昂激越的战斗号召；似乎听见无产者千军万马，勇猛向前的进军声。所有这些，在他胸中汇成了威武雄壮、震天撼地的乐声。他再也不能等

待，立即扑向那架伴随他战斗多年的旧风琴，把这战斗的音乐用声符记录下来……。



狄盖特和他谱写《国际歌》用的风琴

狄盖特彻夜未眠，他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写完了《国际歌》的主歌曲谱。这时，窗外已是满天朝霞。当他推开住宅的窗户时，《国际歌》庄严雄伟的歌声仍在耳边回响，一轮光辉灿烂的红日，已从东方冉冉升起。

第二天，狄盖特又为《国际歌》的主歌配上了副歌，然后就把歌谱拿到工人中去试唱、修改。工人们听到雄伟壮阔的曲调，思索着力重千钧的歌词，无不热血沸腾，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优秀的工人作曲家狄盖特在这支不朽的歌曲中，注进了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坚强信念，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憎恨和蔑视，对巴黎公社的怀念和对人类新世界的无限向往。乐曲充分表达了鲍狄埃原作的思想和精神，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

《国际歌》的乐曲，旋律庄严雄伟、高亢激越，节奏深沉有力、铿锵强劲，激情饱满炽烈、豪迈奔放。狄盖特的谱曲赋予了鲍狄埃的《国际歌》崭新的音乐形象。继工人诗人鲍狄埃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之后，工人作曲家狄盖特在世界音乐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摧毁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每当我们听到或唱起《国际歌》时，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国际歌》的音乐表现出“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①的革命无产者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狄盖特谱曲后，《国际歌》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它冲开漫天阴霾，迎来胜利的曙光；它压倒敌人的叫嚣，传来了无产者进军的号角。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请看，当今的时代，“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

（二）《国际歌》传遍全球

1888年6月23日，在里尔卖报工人工会组织的一次庆祝会上，由狄盖特指挥，里尔工人合唱团第一次演唱了《国际歌》，演唱获得了成功。这年年底，该工会第一次出版了《国际歌》，印刷了六千份，它很快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传播开来。

由于创作了《国际歌》的曲谱，狄盖特遭到了他所在工厂的老板的虐待。他被罚作各种杂活，粗活达五年之久。老板故意刁难他，一会儿要他做棺材，一会儿要他做柜台。但他不顾这些冷遇，仍继续利用一切机会为工人解放事业而奋斗。他经常利用下工后的有限的休息时间，亲自到街上去卖《国际歌》歌篇，并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法国工人党。

《国际歌》深受工人群众的热爱。它首先在盖德派力量强大的法国北部工矿区迅速传开，给战斗的法国无产阶级带来了革命的喜悦和必胜的信心。然而，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吓得手忙脚乱，心惊肉跳。他们千方百计，想把刚刚传唱开的《国际歌》扼杀在摇篮里。1894年，法国工人党北部地区的一个区委书记、小学教师戈塞林，再版了《国际歌》。反动的法国政府立即加以“煽动士兵叛乱”的罪名，判戈塞林徒刑和罚款。但是，铁窗关不住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歌声。九月，法国工人党在南特召开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声援戈塞林的声明。在抗议统治者暴行的集会上，工人群众把《国际歌》唱得更加响亮。

1896年7月，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

L'INTERNATIONALE

Musique de Degeyter

Paroles d'Eugène Pottier

S. Marche

De - 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 - re De -
- 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aim. La rei- son l'annee son cro-
- le - re, c'est l'é- rup- tion de la fin. Du pas - se,
faisons le-bien ra - ce. Foulez - clava, de - bout, de -
- bout. Le mon- de va chan- ger, de ba- se, nous ne son-
mes rien, Soy- ons tout, C'est la lut - te, la fu - ra -
- le. Groupes- nous, et de - main l'in - ter - ra - tie -
na - le se - ra le genre hu - main. C'est la lut -
- te fi - na - le. Groupes- nous et de - main l'in - ter -
- na - tio - na - le se - ra le genre hu - main.

1888年出版的第一版配曲的法文《国际歌》

会。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团中，有以威廉·李卜克内西^①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一小撮反动分子和教会相勾结，妄图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破坏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怪声怪气地唱起《马赛曲》。这时，到会的代表群情激愤，立即以洪亮整齐的声音唱起《国际歌》。各国代表为《国际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坚定的胜利信念所激动，都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大合唱。一时歌声大作，势震山岳，把一小撮反动分子吓得惊慌失措，一个个灰溜溜地逃离了会场。

《国际歌》战胜《马赛曲》，表明曾经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马赛曲》，不仅不能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且成了一小撮反动分子用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工具。只有《国际歌》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歌。

会后，代表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把《国际歌》的歌本，带回到巴黎、里昂、格勒诺布尔，带到伦敦、柏林、维也纳……。

1899年12月，在巴黎雅比体育馆召开了法国社会主义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盖德派尖锐批评了机会主义分子参加反动政府担任部长的叛卖行径，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信念把他们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法国，从北方的纺织车间到南方的葡萄园，从工厂矿山到草原森林，到处都能听到这支响彻云霄的无产阶级战歌。这歌声越过国界，传到欧洲各国。从1890年到1907年，《国际歌》先后被译成西班牙文、挪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威文、英文、意大利文、俄文、德文、瑞典文、匈牙利文、丹麦文、芬兰文。狄盖特的曲谱也同时传遍了欧洲。

早在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实际上是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会上的重要决议之一是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到十九世纪末，在欧洲各大城市，每当5月1日到来，工人群众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他们高举红旗，高唱《国际歌》，显示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二十世纪初，《国际歌》传到俄国，在列宁的重视和倡导下，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战斗武器。

1900年，列宁着手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在这年12月的《火星报》创刊号上，列宁在题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中，怒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谰言，号召俄国无产者“**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把沙皇专制枷锁砸个粉碎。就在这个创刊号上，《火星报》介绍了《国际歌》的思想内容，并写道：“让我们在红旗下，在无产阶级的战歌声中，团结起来，去工作，去战斗……”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那时还没有《国际歌》的俄译文^①，这四句叠唱词用的是

① 《国际歌》译成俄文是1902年的事情。但那时只译了法语原歌中的第一、二、六段（及叠唱词）。因此俄语《国际歌》以及某些按照俄语转译成其他语言的《国际歌》都只有三段歌词（及叠唱词）。法语原歌的另外三段（第三、四、五段）是1931年才译成俄语的。

法文原文，仅在脚注里注出这四句的俄译文。就这样，列宁通过《火星报》，将这来自巴黎公社的革命火种，播撒在俄罗斯的大地上。

《国际歌》是列宁最喜爱的歌曲，他常常满怀热情地和同志们一道唱《国际歌》，非常在文章中引用《国际歌》的词句。1905年9月，列宁在《由防御到进攻》这篇战斗檄文的结尾，引用了《国际歌》的俄文歌词，号召俄国工人阶级“以领导者的姿态参加最后的决战。”^①俄国无产者响应列宁这一号召，掀起了伟大的第一次革命。1905年12月，在“波将金”号甲板上，在莫斯科的街垒中，俄国革命者高唱《国际歌》，举行了英勇的起义。虽然这次起义遭到失败，但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1910年10月，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引用《国际歌》词作为第一条首要的经验教训。列宁写道：“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②

1913年，列宁发表了纪念《国际歌》作者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文章《欧仁·鲍狄埃》，高度赞扬了这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③这时，《国际歌》已冲破反动势力重重

① 见《列宁全集》，第九卷，第269页。“最后的决战”（последний и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бой）是法语原歌中 la lutte finale（最后的斗争）的俄译文。

②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296页。

③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阻拦，传到世界各大城市。列宁写道：“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①列宁还在同年发表的《德国工人合唱团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任何警察的无端寻衅，都不能阻止在世界各大城市、在所有的工厂区，而且越来越多地在雇农们的茅舍里，传出歌唱人类不久即将从雇佣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友谊的无产阶级的歌声。”^②

1917年3月10日《真理报》按照列宁的指示，撰文号召人人学唱《国际歌》。文章写道：“在前线，在战壕中，在俄罗斯部队和敌人作战的所有地方，都应该将红旗高举。《国际歌》与红旗有同样的意义。这支歌登在《真理报》第一期上。欧洲的工人唱着这支歌。我们在无产阶级的各种游行集会上也应该唱。这支歌的曲调对各国工人都是亲切的。”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于4月3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在到达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克舍辛斯卡亚宫时，列宁批评了那些只会唱《马赛曲》不会唱《国际歌》的人，要他们赶快学会这支歌。

1917年11月7日，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划时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亲自指挥战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迎接人类新纪元的礼炮，成千上万彼得堡的无产者，高唱《国际歌》，高呼“乌拉”，冲进了临时政府的巢穴——冬宫。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雄伟的《国际歌》响彻云霄。随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际歌》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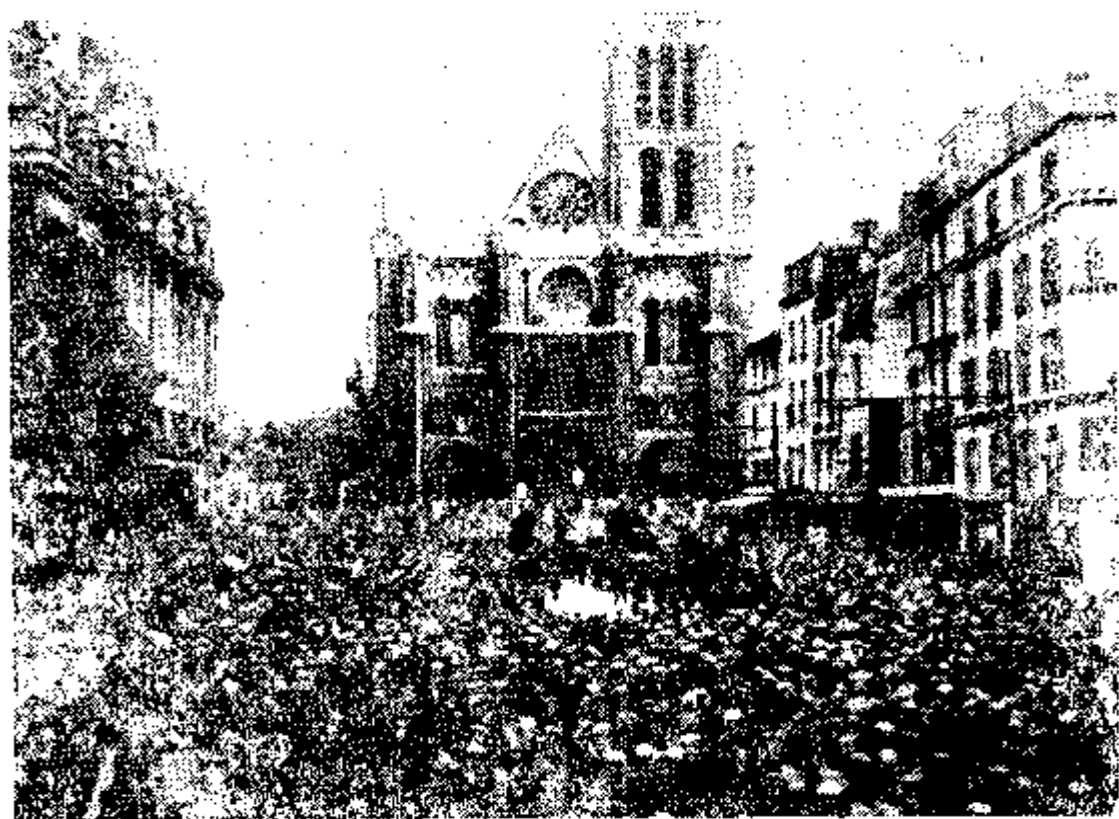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213页。

一度成了苏联的国歌；随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影响的扩大，《国际歌》在全世界也进一步传播开来。

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谱写了许多革命歌曲，其中还有鲍狄埃作词的《起义者》和《工人阶级，向前进！》，但他仍然是一名平凡的点灯工。每当夜幕降临时，居住在巴黎圣丹尼区的狄盖特便将瓦斯路灯一盏一盏的点燃；天亮后，又将它们一盏一盏的熄灭。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狄盖特立即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八十高龄的狄盖特，作为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应斯大林同志邀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上人们用三十多种语言唱起了《国际歌》。莫斯科人民在红场举行了欢迎共产国际的外国代表的盛大典礼。当游行队伍高唱《国际歌》路过主席台，向站在主席台上的狄盖特致意时，这位无产阶级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32年9月26日，伟大的《国际歌》的作曲家狄盖特与世长辞了。法国共产党把这位工人阶级的音乐家安葬在巴黎的工人区——圣丹尼区。举行葬礼的那天，送葬的人有五万之多，其中有经受过革命战火洗礼的巴黎公社老战士。送葬者高举巴黎公社的红旗，高唱《国际歌》，使这天的葬礼成了显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强大示威。1933年5月21日，圣丹尼人民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作曲家狄盖特，将该区的梯也尔广场改名为狄盖特广场。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刽子手遭到人民的唾弃，革命的工人作曲家受到人民永世纪念。



为狄盖特送葬的行列



狄盖特墓

法国无产者为了纪念狄盖特，在巴黎圣丹尼区他的石墓上，用大理石雕刻了镰刀、铁锤和一本展开的书，书上载着《国际歌》歌谱。这首歌，象征着伟大的无产阶级作曲家，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际歌》的传播，永远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三）神州大地的革命风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1920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所创建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组织和动员革命青年，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去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这些革命青年和法国的工人同生活、同劳动，和他们一起参加声势浩大的五一游行，《国际歌》成了他们最喜爱的歌。

在国内，1920年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以《劳动歌》为标题，刊载了《国际歌》的中译文。同年十一月，在法国，由勤工俭学学生出版的《华工旬刊》，也以《劳动国际歌》为题，发表了《国际歌》的中译文。

1921年7月1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她领导着中国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这年秋天，毛主席亲自去安源，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1922年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们高唱《国际歌》，高喊革命口号，

冒着倾盆大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庆祝工人组织的光荣诞生。

1923年，在国外留学的陈乔年等，重新翻译了《国际歌》。这个译文几经修订，一直流传下来。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为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随着激荡神州大地的滚滚革命风雷，《国际歌》在我国广泛传播。

在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国际歌》是共产党人宣传革命真理的有力工具。许多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唱着《国际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由于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1927年4月12日，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祖国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刑场上，他们面对着刽子手的枪口，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7年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并率师上了井冈山，开辟了我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到井冈山和毛主席胜利会师。后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挥师东进，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最爱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手捧《国际歌》歌篇放声歌唱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根据地人民有的把红军留下的《国际歌》歌篇一直珍藏到解放后，当作珍贵的革命文物，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根据地军民高唱《国际歌》，取得了土地革命

和粉碎蒋介石四次反革命围剿的重大胜利。

1934年，由于机会主义头子王明排挤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继续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喜讯传来，全军振奋。战士们在庆祝大会上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誓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开赴抗日战争最前线，拯救民族的危亡。红军战士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沿途唱着《国际歌》，互相鼓励，团结战斗，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粉碎了敌军的层层围追堵截，长驱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随着这次长征的胜利，《国际歌》传到了我国西南壮、瑶、苗、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

蒋匪帮在对革命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围剿”。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鲁迅先生还把《国际歌》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向敌人进击。鲁迅先生1935年编了一套《奴隶丛书》，他说：丛书的名称取义于《国际歌》的第一句，借用过来，说明奴隶已站起来反抗。鲁迅先生还很重视《国际歌》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他满腔热情地向周围的青年介绍这首革命战歌，激励他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①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抗日战争、第

^① 此段材料根据唐弢同志回忆。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际歌》一直都在鼓舞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无数革命的先烈，在他们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时候，都想到这是在“为真理而斗争”，胜利将属于人民，未来将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革命战旗，用可歌可泣的壮举，给《国际歌》增添了无比感人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际歌》又鼓舞着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帝修反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反华反革命逆流，盘踞在台湾的蒋帮也蠢蠢欲动。面对着国内外的反革命黑风恶浪，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迎头痛击了反动派的猖狂挑衅；在国内大抓阶级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新修订了《国际歌》的译词，发表在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上。这时，《国际歌》歌声更加嘹亮，响彻我国的上空，不仅激励了我国人民的斗志，而且也鼓舞着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帝修反进行坚决的斗争。

196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国际歌》。我国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唱《国际歌》，紧跟毛主席，奋勇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战胜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

主义路线，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际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1971年8月至9月，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亲自倡导和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革命歌曲，并亲自讲解。毛主席还号召我们，学习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学唱《国际歌》。

197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登载了列宁为纪念《国际歌》歌词作者逝世二十五周年所撰写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同时又一次刊登了《国际歌》。1971年《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也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并发表短评《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重申学唱这两首革命歌曲的现实意义。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十分重视和喜爱《国际歌》。远在1920年留学法国时，周总理就直接用法文满腔热情地领着大家学唱《国际歌》。1976年1月初，周总理病危时，还满怀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理想和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激情，不时低声吟唱《国际歌》，并对和他一起战斗、生活几十年的邓颖超同志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76年，我国人民经受了空前严重的考验。我们相继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同时还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地震灾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趁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我国上空乌云翻滚，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危急的历史关头，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党一举粉碎了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大曲折，中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中国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当月，即10月22日，新华社重新发表《国际歌》、《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首革命歌曲，刊登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今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正高唱《国际歌》，团结战斗，奋勇前进！

（四）为捍卫《国际歌》而斗争

《国际歌》在革命烈火中诞生，在革命风暴中传播。在《国际歌》传播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不曾停止过。尽管各个时期斗争的形式不一，但捍卫还是阉割《国际歌》的革命灵魂，一直是围绕《国际歌》的斗争的焦点。无政府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直至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都把自己打扮成“热爱”《国际歌》的“革命者”。但他们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把《国际歌》作为他们的装饰品，而实际上却对《国际歌》进行无耻的篡改、歪曲和背叛。

《国际歌》曲谱发表不久，就展开了一场争夺创作权的斗争。作曲者彼埃尔·狄盖特为避免反动派的迫害，在发表时署名用了“狄·盖特”这个由姓改成的笔名。1905年，即法国统一社会党公开分裂以前，曲谱的创作权问题就被右翼社会党人提了出来。他们利用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的弟弟阿多尔夫·狄盖特的名义争夺曲谱创作权。他们干这种无耻的

勾当，是因为他们对同右派坚决斗争的左派彼埃尔·狄盖特早就怀恨在心，更主要的是他们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歌》恨得要死，对革命左派掌握这个强有力的战斗武器怕得要命。他们妄图垄断《国际歌》，扼杀《国际歌》。他们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法，由担任里尔市长的右翼社会党人出面，胁迫狄盖特的弟弟阿多尔夫·狄盖特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伪造证明上签字，并向法院申诉，说《国际歌》的作曲者是右翼社会党人阿多尔夫·狄盖特，而不是左派彼埃尔·狄盖特。诉讼拖延多年未能解决。1920年，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公开分裂，成为多数派的左派组成了法国共产党。这时《国际歌》曲谱的版权问题又被法国社会党人提到巴黎法院。他们声称《国际歌》是社会党人的党歌，不许共产党员唱。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彼埃尔·狄盖特这时看到法国社会党已经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了工人运动的叛徒。他们妄图攫取《国际歌》的版权，要从革命工人群众手里，夺走这个有力的战斗武器，用以掩盖他们的叛徒嘴脸。揭穿这个阴谋，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荣任务。于是狄盖特公布了阿多尔夫1915年临死时写给他的信。阿多尔夫在信中承认，他在市长威胁下，由于害怕解雇，被迫在伪造的证明上签了名。他还明确指出：“我从来没有作过任何曲子，更不用说《国际歌》。”根据阿多尔夫的遗书，巴黎最高法院不得不在1922年9月23日的判决书中，承认彼埃尔·狄盖特是《国际歌》的作曲者。

在《国际歌》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以各种

方式，按照自己的需要肆意篡改《国际歌》歌词。如十九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将鲍狄埃的原诗第三段后三句诗（见左下）篡改为（见右下）：

要平等就得有新的法度：	讲平等就不应有任何法律。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我不再承认任何法律，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我们有的只是权利。

这就充分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的丑恶嘴脸，而为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不齿。

《国际歌》的第五段明确表达了人民反对争夺霸权的战争的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思想。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多数领导人，如伯恩斯坦之流，已堕落为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无耻地为帝国主义的争霸掠夺战争喝彩捧场。他们对这一段歌词尤其怕得要命，或恣意歪曲，或在译文中单单砍掉这一段。

《国际歌》副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系指第一国际。“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意思是说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那些早已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工联主义者，害怕《国际歌》的“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在人民中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故意把这个词改为“工联”。直到现在，某些工联主义组织所用的《国际歌》歌词仍以“国际工联”代替“英特纳雄耐尔”。

今天，那个早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又重施二十年代法国右翼社会党人的故伎，也在搞什么